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舊鈔本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六册，不分卷，此書出於福建故家所藏，前後霉爛，書題四字脫去，末亦有缺文，裝成四册，郵寄北平時，稱爲延平實錄，因「錄」字原文尚隱約可辨，遂錄以此名。余觀此書體例，不以延平一生事蹟爲始末，而以楊英從征目覩爲標準，故此書起於永曆三年九月楊英獻策，而終於永曆十六年四月楊英啟陳農務，而永曆十五年八月杪至十六年四月，約七閱月未有記載，自言：

英染（病），此後不知軍中機宜，不敢冒（載），

而書首又云：

十六年九月先王賓天口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採備造報。

故余改其題爲從征實錄，而冠以楊英二字；傅君孟眞以爲此六字上宜再冠以「延平王某官等字」否則楊爲何人征爲何事，似皆不能引人注意。余甚韙之，因覆孟眞書云：

攷夏琳閩海紀要「永曆十七年十一月，鄭經設六官，以楊英爲戶官。」（閩海紀要卷下）先是「永曆九年，延平王鄭成功承制設六官，時奉詔文武職官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職許設六部主事；又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閩海紀要卷上）楊英在延平王成功時爲戶都事，觀實錄中自稱可知，此書作於嗣王經時，且在英爲戶官後，故書首題「戶部主事楊英」，蓋在鄭氏方面言之，則爲戶官，在行在方面言之，則爲軍前戶部主事，竊擬此書可改爲「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孟眞以爲然，遂定此名云。

此書文辭俚俗，多公牘語，蓋多錄自六官案卷，如云「軍令賞格，俱在兵科」（見第一百三十八葉）而書中所載軍令賞格甚多，知其出於兵科案卷也。所到地方，均記載所得錢糧，計銀若干兩，米若干石，甚覺詳悉，知其出於戶科案卷也。而書中所載行在詔旨及與晉王等來往文書，與夫清廷詔勅及疆吏來往議和文書，蓋皆出於案卷，不然何以能如此之詳備也。書中「調兵」之「調」號作「吊」，「風暴」之「暴」號作「報」，侍衛作「蝦」，為滿洲土語，官家子作「舍」，為福建土語，（見第四十八葉「令內侍蝦鄭渡舍蔭舍來見」又四十九葉「二弟蝦」逆臣傳鄭芝龍傳蝦作「侍衛」；舍為官家子，疑為「少爺」二字之縮音）他如「打仗」「穿帶」「溜下」「閣破」「搬去」「歹天」「手段」等詞，層見疊出，亦其好用俗語之一例也。

書中又多避諱字，如「由」作「繇」（見第一葉，避明思宗安宗昭宗諱）「松」作「嵩」（見第

八十七葉，避安宗諱）「常」作「甞」（見第六葉，避桂恭王常瀛諱）「龍」作「隆」（見第九十六葉「許隆」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皆作「許龍」此避鄭芝龍諱）「功」作「光」（見第十三葉「馬得光」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均作「馬得功」此避鄭成功諱）「經」作「京」（見第三十二葉，「天地之常經」作「天地之甞京」此避鄭經諱，下凡經歷經營會經等字皆作京）「錦」作「金」（見第二十一葉「陳金」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均作「陳錦」此避鄭經小名錦舍諱）書中誤字本多，凡此等字則非誤字，故特拈而出之，亦可見當時藩臣之對於藩主，實與皇帝齊等，觀其稱成功之薨曰「先王賓天」（見第一葉）稱成功之夫人曰「國母」（見第八十七葉）侍從曰「扈駕」（見第九十三葉）此皆過於尊崇而稱謂不當者也。

楊英籍貫，本書不載，不知其爲何地人，其事蹟亦不見於他書，惟夏琳閩海紀要下及連横臺灣通史卷二十九言「楊英爲戶官」而不別綴一辭，本書自紀其獻策上書與夫從征時經理

糧餉甚詳，今列舉如左：

永曆三年九月，藩駕駐中左，初一日，楊英獻策，藩批「着來見」，隨錄任戶科。（第一葉）

永曆五年正月，藩駕至南澳，統師勤王，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時，開駕，遇風，報大作，本藩正副坐船遭險，戶科楊英等隨從在副坐船中，申時方近山，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十五日，傳令攻城，一鼓而下，城中米穀，令戶科楊英分派官船運載。（第十一葉至十三葉）

永曆八年十月，藩駕駐中左，十九日，遣師南下，與晉王（李定國）等會師勤王，官兵數萬，戰船百隻，剋日南征，委忠振伯（洪旭）先到銅山，撥船配兵，議糧，遣戶科楊英同忠振伯招議，發行糧米十個月。（第五十五葉）

永曆九年二月，藩駕駐中左，議設六官并司務，忠振伯洪旭管戶官事，貢生林調鼎為

戶官左司務，參將吳愼爲右司務，楊英凍中出征，加銜司務，（案八年十二月，前鋒鎭文興破同安縣，援勦左鎭林勝破南安縣，中提督甘輝同北鎭陳六御破惠安縣，遂移師興化地方，九年正月破仙遊縣，楊英蓋從甘輝等出征泉州興化也。）後因張名振條陳不宜僭設司務，遂改司務爲都事，（第六十六葉）

永曆十年二月，藩駕駐思明州，令前提督戎旗等鎭棄揭陽縣，登舟下廣，采聽行在聲息；另差戶都事楊英查察張一彬徵收揭邑正供支銷，并察餉司監紀追收米石，配載商船，一盡回州，計餉銀十萬兩，餉米十萬石。（第七十六葉）

永曆十一年七月，本藩興師北征，八月十八日，移師進攻台州府，二十日，虜總鎭李必降，二十六日，知府齊維藩、臨海縣知縣黎獻膺遞府縣正供戶口籍冊，遣戶官都事楊英進城查察倉庫圖籍等項，解出正供銀三千餘兩，版籍稱是。（第八十八至八十九

葉）

永曆十二年正月，藩駕駐思明州，時軍政閒暇，稽查粮餉事務，閱各提督統鎮南下取粮稍裕，恐軍士未免將米粟冒濫，發銀五千兩，初二日，令戶都事楊英縣銅山巡下，與各提督統鎮議就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盡行發糶載來，預給守汎官兵，各官兵俱喜有銀買糴，計運回米五千餘石，并派給後程水武營後衛鎮官兵三個月糧。（第九十四葉）

永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藩駕至舟山烈港，傳令進取長江。（第一百十一葉）七月初四日，本藩督師進取南都。（第一百二十二葉）初十日，行令官兵就鳳儀門登岸，下營獅子山一帶，分程而進；本日，楊戎政報六合縣難船載米萬餘石，係解北京粮運押官搬藏民家，乞差官盤貯，藩委戶都事楊英陣中監盤□□萬□，搬貯在船候支。（

第一百二十四葉）十七日，各提督統領進見，甘輝前曰，大師久屯城下，師老無功，恐援虜日至，多費一番功夫，請速攻拔，別圖進取。藩時以諸將急請攻城，必有緣故，非兵有故，必糧不足，密喚兵都事李胤，戶都事楊英諭曰，爾兵都事往各營訪軍中動作何如，爾戶都事往問糧食何如，并□□□□各各在伍整束如對敵一樣否，已差鄭德去後，不如爾等之□□□□□□□□時各分路訪問去訖，至酉刻回報各甚稱旨，惟楊英□□□□□□□□□□□時問前鋒鎮以對壘之際，緣何聽□兵撒網取魚城□咫尺，□□□□□□□□余新應云軍機通變，總在將妙其用，張飛以疎而獲嚴顏，□□□□而□□□□□□言敢覆藩主可也，藩曰取魚者係伏兵則可，或戰兵則事去矣，立飭差張乳軍傳諭戒余新，并發諭責之。（第一百二十六葉）八月初一日，師回至狼山，上沙時，糧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都事楊英分派各中軍船并各提

督粇鎮船隻運載，預作兵粮各船俱滿載，粮船放回，賜手梢各路粮千餘石。（第一百三十一葉）

永曆十五年二月，藩提師札金門城，進平臺灣，（第一百四十九葉） 四月初一日，藩坐駕船至臺灣，到鹿耳門，是晚，赤嵌城夷長貓難實叮發炮擊我營盤，幷焚馬口口口其赤嵌街係我民居草厝，藩恐被焚燬粮粟，特差戶都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戎政督同援勦後鎮張志官兵看守堵禦，不許官兵混搬，亦不可致紅夷焚燬，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粮食，緣是各街米粟看守完全，無敢侵擾，次日卽令戶都事楊英將街中米粟一盡分發各鎮兵粮，計匀足半個月。（第一百五十葉） 臺灣城未攻，官兵乏粮。 二十二日遣楊戎政幷戶都事楊英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積粟石及糖麥等物，回報發給兵粮，計粟六千石，糖三千餘担。（第一百五十二葉） 八月，戶官運

粮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饑，日憂脫巾之變，藩遣楊府尹同戶都事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粮船，并官私船有東來者，盡行買糶給兵。二十二日，遣戶都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兵粮，並同李胤察訪兵心何如，回報，時粮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沒，兵心嗷嗷。　二十八日，藩令戶都事楊英持金十錠，同楊戎政馳往四社，買糶禾粟，接給兵粮，計可給十日兵食，回報。　隨後英染（病）□□□□□此後不知軍中機宜不敢冒（載）。（第一百五十五葉）

永曆十六年四月，病愈，啓陳農務，中有云，英隨藩主十四年許矣，趣從歷遍，未有如此處土地膏腴饒沃也，英去年四月間，隨駕蚊港，路京四社，頗知土民風俗；至八月，奉旨南社，適登秋收之期，目覩禾稻遍畝，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鈎鐮割穫之便云云。（第一百五十五葉）

綜上觀之，楊英自永曆三年以至十六年，凡大小征戰，幾無役不從，南至潮揭，北至南京，東達臺灣，蓋儼然一軍需要人也。

楊英身任戶都事，而又每逢出征，必經理糧餉，故此書之記載，特專重財政軍事兩端，而財政之記載爲尤詳，此爲本書最精彩處，其他史書，均不能如此詳盡者也。且其職司會計，只知記載之完備，不顧事端之是非，故其搜括民間之米糧，與其取償損失之刼奪，在鄭氏或欲引以爲諱者，彼亦不暇計及，而爲之盡量披露，此眞所謂實錄者也。玆將關於財政之記載，分爲三類，列舉於下：

一、沿海徵取糧餉

自永曆三年至永曆十四年約十二年間，沿海之徵取糧餉，記載最爲詳贍，其間有名爲正供者，

有名爲樂輸者，其實大抵用兵強取也，其地方可分爲福建本省及廣東（潮陽揭陽）江浙（浙江沿海及長江）三區域

甲、福建、

永曆七年閏八月，以和議故，分遣各勳鎮就漳泉派徵樂助兵餉，遣督餉都督黃愷追晉南地方餉二十萬。（第三十六葉）

九月，遣提督黃廷就雲霄地方徵米五萬石。（同上）

十月，遣中權鎮黃興前衝鎮萬禮等統領鎮轄進入龍巖地方，徵餉二十萬。（第三十八葉）

十一月，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衝楊朝棟等，率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徵餉三十萬。（同上）

八年三月，藩以議和乘勢分遣各提督總鎮就福興泉漳屬邑，派助樂輸。（第四十一葉）

四月，遣前提督黄廷前衝鎮萬禮，率韓鎮進入永定地方措餉。（第四十三葉）

六月，遣中提督甘輝同援勦左鎮林勝等出師長樂等處措餉。（第四十四葉）

七月，分遣各提督總鎮就漳泉福興等地方，徵派助餉，以和議未定，虜兵無敢阻抗，追遣益力。（第四十九葉）

十一月，漳屬十邑以次歸附，是年計派漳屬餉銀一百零八萬。（第五十七葉）

十二月，破同安南安惠安，由是安（安溪）、永（永春）德（德化）各縣聞風俱下，是舉計派泉屬助餉七十五萬有奇。（同上）

十年十月，遣師進入福安地方取糧，以多積取者陞賞，時正兵鎮韓英居最。（第八十

一葉）

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圍寧德縣，令各官兵散處取糧，各積足三個月。（第八十二葉）

十一年二月，遣右戎旗鎮周全斌出師福安內港三十里地方取糧，克拮坑寨，積糧三個月。（第八十五葉）

七月初十日，興師北征，集諸將議，遠征當先積糧，爾等當計何處可以取積，諸將各忘所在。藩曰，「處處俱皆輸將，惟興化涵頭黃石地方，大師未有京臨，倚虜未附，饒富貯積，可即取之，我于十二月已令護衛中鎮陳澤密畫地圖，現在分派各鎮架𦩷取糧地方，爾等當依令着力取積可也。」遂分中提督等督師進扎涵頭，本藩督戎旗等鎮進扎黃石地方，十三日，一齊登岸，各撥衛鋒官架𦩷，副鋒伙兵搬運粟石，駐扎三日，各船滿載，虜無敢犯。（第八十八葉）

乙、廣東

永曆三年十一月藩督師進入潮州駐師南洋，令搬運糧粟萬餘石，令督餉黃愷運回中左積貯。（第四葉）

四年四月，攻破揭陽縣，追取正供數萬，俱樂輸。（第七葉）

五年三月，藩勤王班師，論諸將曰「班回殺虜須足糧食先就近處取糧」滿載侯風開駕。（第十四葉）

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遣各提督統領左右戎旗等，就潮揭派取糧餉。（第九十三葉）

十二年正月南下取糧稍裕，議就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聽行發糶，計運回米五千餘石，並派給後程水武營後衝鎮官兵三個月糧。（第九十四葉）

四月，藩令各師沿路取糧，並令攻克澄海縣。（第九十七葉）

十四年二月，遣前提督黃廷等下揭取糧。（第一百三十六葉）

丙、江浙

永曆九年九月，北上師阻風乏糧，就溫台取糧。（第七十二葉）

十一年正月，遣北征水師往溫州福寧州牙城激寨等地方，取積糧餉，二月師至溫州金鄉衛，卽議攻城，虜遊擊翟永壽獻城迎降，所報城內米粟甚多，客商湖絲三百餘担，藩遣船運載勻給。（第八十五葉）

十二年五月，北征議就溫州界屬登岸，攻復郡邑，取足糧食。（第一百葉）

六月，行令各官兵取足七個月糧食，候令載往三盤卸貯，如無足七月之糧，究處將領，後各鎭俱報足七個月糧。（第一百一葉）

八月，羊山遇颶風，損失船隻甚多，九月，藩駕在舟山，集各將議曰，官兵船隻破損，糧食不足，須入溫台各港，奪船取糧，再圖進取。（第一百五葉）

十三年五月，官兵乏糧，到順江洲，就太（泰）興縣地方取糧。（第一百十四葉）

七月初九日進泊鳳儀門，下六合縣，鹽船載米萬餘石，係解北京糧運，押官搬藏民家，藩令戶都事搬貯在船候支。（第一百二十四葉）

八月，師回至狼山，上沙時，糧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都事楊英分派各中軍船并各提督統鎮船隻迯載，預作兵糧，各船俱滿載，糧船放回，賜手梢各路糧千餘石。（第一百三十一葉）

十四年七月，遣右武衞周全斌等北征，略地取糧。（第一百四十七葉）

觀以上所舉，可知鄭氏所以能給合廿餘萬水陸縱橫之兵，維持其十餘年南北攻戰之勢者，其

給養大都恃乎沿海之糧餉，此獻策清廷者所以有「五省沿海遷民立界，以爲堅壁清野」之舉也。

二、中左海澄所失積貯，公然劫掠取償。

黃梧以海澄降清，所失糧米二十五萬，軍器衣甲銃器不計其數，本書記載頗詳。（見第七十三葉）惟馮得光襲破中左所時，僅言鄭芝莞遁，太夫人（成功夫人董氏）同世藩（經）棄其輜重，只攜祖宗神主登舟，（見第十三葉）而不詳言所失之數，攷本書成功報其父書云「己丑歲襲破我中左，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見第三十四葉）又鄭鴻逵致其兄書亦言「寶物黃金計近百萬」（見第五十葉）。此二書所言損失數目，可補其敘事之疏漏。

中左之所失，爲成功全部之家貲，芝龍一生所積蓄，清軍此舉，積怨成功甚深，故沈雲臺灣

鄭氏始末云：

劉清泰奉密諭察奏稱「廈門左右，故鄭氏地，非他僭竊者比，撫臣張學聖，道臣黃澍，鎮臣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襲取，悉其家貲，致鄭逆修怨索償，海疆淪陷，」命褫三人及革按臣王應元職，解京嚴訊。（鄭氏始末卷三）

日本川口長孺臺灣紀事卷中引三朝實錄，與沈說略同，而互有詳略，皆可證明中左所失之巨，積怨之深，且可見襲取之陰謀出於張黃馬之垂涎金穴，而當時成功叔芝莞及鴻逵之縱去馬得功，所以一見殺，一沒齒不相合也。今將其規掠取償之事蹟，列之於下：

甲、中左所

永曆五年四月，時官兵扎後院埔，乏糧，集諸鎮議曰：「中左積米數十萬，被海邊戰虜搬去，今官兵乏糧，當取之海邊。」五月初四日，藩督大師掠永寧、崇武二城，所獲頗多

而回。（第十六葉）

乙、海澄城

永曆十年七月，藩付一札與中提督張五軍林戎旗等，且諭之曰，「至蕨羅灣即集諸鎮拆看，一一當照吾令而行。」初四日，隨至蕨羅灣，依令而行，直入閩安鎮，逼至福州南臺城下，大掠而回。時官兵船隻滿載輜重，寶物不計，足償海澄之失。（第七十九至八十葉）

海澄之失，成功歎曰，「吾意海澄城爲關中、河內，故諸凡盡積之。」（見七十八葉）黃梧因此封海澄公，可見海澄之失，足以挫成功進取之謀，其積恨甚深，故永曆二十九年，嗣王經得海澄，梧子芳度投井死，沒其家，剖梧棺，戮屍，斬首，及芳度首，揭竿以徇衆。（見海上見聞錄卷下）嗟乎，洵如司馬遷所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三、經營東西洋商船及各商行，

鄭氏養兵數十萬，固全恃沿海之徵取糧餉，然非經營東西洋商業及商行，亦不能措置裕如，蓋成功藉芝龍餘業，經商亦其家傳，花村談往云：

海有十寨，飛黃（芝龍字）富逾十主，輦金還家，置蘇杭兩京細軟寶玩，興販琉球外國等物。（飛黃始末條）

不特芝龍如此，即其叔輩亦嘗以商業爲務，如：

鴻逵復書芝龍云：「督舟入揭，通商濟糴」，「擇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戰艦，並爲漁商，（謂或爲漁船或爲商船也）與地方相安者已三載矣」。（第五十一葉）

藩督後衝鎭周瑞等往圍頭接太夫人，澄濟伯（鄭芝豹）洋船二隻，助洋銀十餘萬（於）太夫人，並送太監楊進、胡安國等至，（第十葉）

然則芝龍昆弟本精商業，至於成功，則更擴而充之，本書云：

藩行令稽算東西二洋船本利息（言東西兩洋，各有商船，其數頗多，不僅二艘，蓋自南洋各島，東及日本琉球，皆有商船往還，絡繹不絕，散見各書，茲不具引。）并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第八十六葉）

觀此，則當時東西兩洋，皆有商船，經營商販，而內地則有商行，以通貿易，故成功與其父書云「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見本書第三十五葉）黃梧條陳平海策，謂「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沒收。」（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然沒收其內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蓋在海外轉輾貿易，仍甚裕如，且因通商之故，而得臺灣，適以延其世祚，本書言：

永曆十一年六月，藩駕駐思明州，臺灣紅夷酋長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啓藩，年

願納貢和港通商，幷陳外國貨物，許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紅夷每多留難，本藩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繇是禁絕兩年，船隻不通，貨物湧貴，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輸餉五千兩，箭柸十萬枝，硫磺千担，遂許通商。（第八十七葉）

魏源聖武記謂：

時荷蘭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漸成都會，適其主計之臣，負帑二十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投成功，請為兵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聖武記卷八）

觀此則通商之事，亦成功事業中最重大者，亦不可不記載，此書雖不甚詳，然已能識其大矣。

此書記載軍事，雖皆爲其從征時所目覩，頗覺詳盡，然較其記載財政，則反覺失之繁蕪，而不得要領，且有漏其機要，失其眞相者，今舉例如下：

一、南京之戰

南京之戰，所占篇幅甚長，然其載甘輝之謀，僅得其片段，而又不甚明瞭，如云：

甘輝進曰，兵貴神速，乘此大勝，狡虜亡魂喪胆，無暇預備，繇陸長驅，晝夜倍道，兼程而進，逼取南都，倘敢迎戰，破竹之勢，一鼓而收，不則圍攻其城，以絕援兵，先破其郡，則孤城不攻自下；若繇水而進，則此時風信不順，時日稽遲，彼必號集援虜，探城固守，相口口戰，我亦多一番功夫矣。（第一百二十一葉）

而夏琳記甘輝之言，則較完備而明瞭，今錄於下，以資比較：

瓜鎭既破，甘輝進謂成功曰，「瓜鎭南北咽喉，但坐鎭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

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勞而定矣」成功不聽。將進兵，甘輝又請陸路而行，以為乘破竹之勢，一鼓可下，或攻取其附近州縣，以絕援兵，則南京勢孤，自必難守；若由水路，恐風信稽遲，援兵四集，又費工力。（閩海紀要卷上）

南京之戰，以甘輝為最重要人物，而其謀畫及其死節，皆不為之詳載，故闇然而無光彩也。

二、漳州海門之戰

漳州海門之戰，清兵由漳港同安港兩路出師，而各有重要人物主持，此書對於兩港主要敵帥，既不明敘，已無知彼知己之明，又不能先提綱領，再為分敘，遂致兩港人物，時有混淆，如敘漳港之師，而言黃梧施琅等不敢前進，只在觀望，（見第一百四十二葉）而阮旻錫敘此戰，則較明晰，如云：

漳州港內，先遣大船一百號，配以漢兵部院李率泰同海澄公黃梧督之，出海澄港，同

安港收拾小船，滿將軍達素同同安總鎭施琅，配以滿兵，橫渡高崎。（見海上見聞錄上）

三、增築海澄城

增築海澄城，此書記載甚略，似不知其重要，其言曰：

令馮工官吊民夫，增築海澄短牆。（第二十八葉）

阮旻錫記此役，則較詳，其言曰：

築海澄城，所屬地方，每家各出民夫一名，城高二丈餘，舊有五都土城，連而爲一，皆用灰石砌成，并築短牆，安大小銃三千餘號，周圍環以港水，巨浸茫茫，外通舟楫，內積米穀軍器，據潮州之咽喉，與廈金二門相爲表裏，以爲長守之計，命馮澄世督其工。（海上見聞錄上）

據阮氏之記載，則更可見海澄之失，不特喪其輜重軍器爲可惜也。

四、毀漳泉各邑城

此書記載漳泉各屬邑毀城事，頗有失實之處，如

永曆九年六月，藩駕駐漳州，時因和議不成，虜多阻我餉道，又增兵入關，故令福泉興之兵盡抽回漳，傳令徵餉屬邑一盡拆毀平地，使虜無城可恃，以便追殺。又傳令拆毀漳城。（第七十葉）

九月，藩駕駐思明州，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報拆完平地。（第七十一葉）

然夏琳沈雲所記則異，是夏氏云

九年六月，成功毀安平鎮，安平距泉州六十里，芝龍置第其中，人煙繁華，勝於郡城。至是聞貝子王統大兵將至，乃墮其城，并毀漳府及惠安同安三城，歛兵回廈。（閩海紀

要十）

沈氏云：

成功令兄泰移安平輜重於金門，徙泉屬士民渡金廈，空府藏，墮漳府惠安同安諸縣城。（臺灣鄭氏始末三）

據此則所墮不過一府二縣一鎮城耳，此云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拆完，則是有一府十餘縣城矣恐非實錄。

上列四端不過偶爾舉例，已可見其對於兵事之記載，臨事既不能深知底蘊，事後又未嘗參攷他書，但采集案卷及其記憶所得之表面事實而已，如黃梧以海澄降後，其所獻平海五大策，實影響於成功，此後一切戰守事宜，如此重大事實，且不記載，則知其於歷史因果之關係及事蹟輕重之標準，皆朦無所知者也。

財政軍事而外，對於軍國重要史實，亦多言及，然亦有因史料關係有偶爾中律者有極不中律者，茲分別觀察，各為舉例，以明其概：

一、極不中律者

甲、成功殺其族兄聯并其軍，此書諱而不言其死。

永曆四年七月，藩駕回至中左，欲與建國公鄭彩等會師，適建國先數日前出師北上，會其弟定遠侯鄭聯，藩勸令改兵柄合師共濟，聯亦聽從，令其轄將陳俸藍衍黃興吳豪等歸附。（第九葉）

殺鄭聯事，惟阮旻錫直書之而不諱，其言曰：

成功殺定遠侯鄭聯，并其軍，建國公鄭彩逃於南海，將佐多降。（海上見聞錄上）

阮氏亦爲成功故吏，其作史頗多直筆，楊氏對之有餘愧矣。溫睿臨鄭彩傳云：

庚寅，與鄭成功搆釁，成功擊走之，襲執其妻子，成功祖母責其孫，善遇之，得釋還。彩漂泊海中無所適，成功以書招之，乃歸，死於家云。（南疆逸史列傳三十九）

楊氏既諱聯之被殺，又諱彩之擊走，文過飾非，毫無微辭，此其一例也。

乙、成功因其叔鴻逵縱去馬得功，絕之，終身不合。此書於鴻逵卒，諱不書。

永曆五年四月，藩駕到中左，定國公（鴻逵）致書差人請藩入城，不從，且曰：「定國公與虜通好，請我似無好意，回報定國，謂不殺虜，無相見期」。定國知藩意難合，即移屯白沙，因再與一書曰：「馬虜之歸，蓋以吾兄身在於清，重以母命故耳，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侄有疑吾之言，不亦錯乎」。是日，往白沙。（第十四葉）

鴻逵答芝龍書云：「自放馬得光之後，擇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戰艦，盡爲漁商，

與地方相安已三載矣，弟受本朝寵遇，官居上爵，義無悖舊恩而貪新榮，總之靜處白沙，樂天養病，若地方仍復相激，則弟惟有揚帆遠避，雖涉波濤，亦所甘心。」（第五十七葉）

十年四月，虜世子犯白沙。（第七十七葉）

攷虜犯白沙鴻逵移居金門，養病，（見閩海紀要上）至永曆十一年丁酉三月，鴻逵卒於金門，（見海上見聞錄上閩海紀要上南疆逸史鄭成功傳）此書皆不載，蓋以成功與之不合，不欲書其事以彰成功之過也。然追溯成功賜姓之由，全由於鴻逵擁戴紹宗所致；芝龍之降也，欲挾成功見清貝勒博洛，鴻逵陰縱之入海，至昭宗時，成功南下勤王，鴻逵亦出兵相助，觀其與芝龍書，眷念舊恩，不貪新榮，散軍艦爲商漁，居白沙以韜晦，暗中迴護成功，沒齒無怨，而成功則以家產之喪亡，殺芝莞以洩恨（臺灣外紀曰「芝豹因護庇施琅，成功怒之，後見芝莞被殺，乃乘招撫

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鴻逵跳身白沙，幸而免戮，忘大德而不赦小過，此施琅黃梧輩所以寧反面事仇也。及至黃梧獻平海五策，於是芝龍被殺，祖墳被掘，內地絕其商販，沿海遷其居民，於是大軍之給養已絕，不得不退闢臺灣，鬱怒之餘，致病肝急，（見沈雲臺灣鄭氏始末卷五）以致濫用權威，人多思叛，王欲以小過殺其子經及妻董氏，骨肉且不能容，而何況乎他人！於是衆叛親離，反以自戕其身，成功英年得志，局量未弘，中道摧折，不竟其業，誠可惜也。而楊氏之匿過諱惡，其於鴻逵猶其小焉者也；至芝龍之被殺於北京，在永曆十五年十月，成功遣官殺其子經及妻董氏在十六年四月，（此書四月事雖有缺葉，吾料其必不記載五月成功之卒，亦必不敘述矣。）此書皆託病不敢記載，此皆巧而傷直者也。

丙、魯王來中左所，此書言成功以臣禮奉之，則失之誣。

永曆四年十月，魯王同閣部會櫻等至中左，藩執臣禮奉之，厚待會閣部。（第十葉）

攷江日昇臺灣外紀與此說異，其言曰：

永曆六年，魯王至廈門，成功集諸參軍議接魯王禮，潘賡鐘曰：「魯王雖曾監國浙右，而藩主現奉粵西（據小腆紀年補此二字）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論之，魯王尊也，況經監國，若用賓主禮，是輕之，輕之是綱紀混矣，吾當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諸參軍拜服其論。（外紀卷七）

徐鼒小腆紀年，汪鏞鐘延平忠節王始末皆取斯說，則言以臣禮事之者誣也。

丁、設六官不言承制跡似專擅

永曆九年二月，藩以和議不就，必東征西討，事務繁多，議設六官及察言承宣審理等官，分隸庶事。（第六十六葉）

攷南疆逸史鄭成功傳云：

先是隆武之以總統命成功也許立武職得至一品文職至六品至是兵勢既盛乃設六官分理庶事。(逸史列傳二十八)

閩海紀要則記載尤詳其言已略見上文今更詳舉之、

永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設六官初成功以明主行在遙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時不及奏聞明主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銜許設六部主事。成功復疏請以六部主事銜卑難以彈壓明主乃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員外於是設六官。

由此觀之文武各職便宜委用在隆武時已然此南疆逸史所設足補閩海紀要之缺焉而閩海紀要則詳記永曆時疏請詔許情節亦足以補南疆逸史之缺。總之設六官事確係承制非如楊氏所記之自置而出於專擅也。

二　偶爾中律者

楊氏身任戶官，六官案卷，調取甚易，而又從征所至，身經目覩，故其所得史料，往往極可珍祕，他家史書所求之不可得者，而楊氏實錄中，則瓌寶山積，觸目燦然，蓋其所值者多，偶爾采擷，雖玉石不分，金沙雜揉，然而渾金璞玉，往往而在，楊氏之書，其價値全在於此而已，茲亦略舉數要例如下：

甲、書南下勤王之經過及原委，較他書爲詳備。

成功南下勤王，計有二次，一親征，一遣將，他書記載皆語焉不詳，茲分列比較如下：

第一次勤王

海上見聞錄云：

永曆四年十一月，成功至潮陽，閏十一月，成功令各鎭兵在船聽令，南下勤王。

其下僅云抵揭陽至南海，（當依本書作南澳）至白沙河颶風大作別無言其結果者閩海紀要略同且僅言南下而不言勤王更不知其因何出師。此書記成功南下勤王約一千二三百字，首述成功至潮陽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滿騎數萬寇廣州有旨令成功入援成功即傳令各鎮官兵催完各寨餉米束裝行李聽令南下勤王次述定國公（鴻逵）至南澳會師並送鎮將蕭拱辰沈奇等効忠勤王；又述陳豹請見告以「廣州已破杜永和入瓊南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不如將此南澳聽藩主居中調度豹願前驅督同各鎮南下會師，候有信請藩親行未晚」成功曰：

爾固効忠但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軀難報今有旨吊師，雖越山踰海，猶當趨赴，豈暇謀及身家爾當暫固地方，中左有急馳赴援防可也。（第十一葉）

又述成功至白沙湖遇颶風幾覆正副坐船，詳述遇險及受餓狀況。又言中左所爲清師襲破從

國公遣使請班師，成功曰：

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願之何益！且咫尺天顏，豈可半途而廢，國難未報，遑顧家爲！（第十四葉）

終言將士思歸，脫巾難禁，不得已班師，成功又南向拜陳班師之意，揮淚痛哭，三軍哀慟，此篇實爲成功大增光彩。

第二次勤王

海上見聞錄云

永曆八年十月，遣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戎旗鎮王秀奇左先鋒蘇茂，統陸師，率五鎮營官兵戰船百餘艘南下勤王，差効用官林雲瑞奉勤王表詣行在，并持書知會西寧王。（李定國） 九年五月，總督南征林察等班師回，稱西寧王戰敗，退梧州，應援不

及賜姓大怒，降責有差。

閩海紀要略同，惟班師後，有再致李定國一書，却爲本書所不載；而本書則載出師時致李定國一書。書中所言各事，於史料極爲重要，又詳叙南征將帥職責，林察爲水陸總督，提調軍中一切事宜，周瑞爲水師統領，王秀奇爲陸師左統領，蘇茂爲陸師右統領，其下尙有三鎭三營將領姓名，且發糧米十個月。又叙班師後，周瑞削職奪爵及其他賞罰頗詳。此皆他書之所無，吾人對於勤王之師，苦無詳確記載，此書則差堪饜望者焉。

乙、與李定國往還書札，締結婚姻，共奬王室。

西寧王李定國與延平王鄭成功，實昭宗時西南東南之雙柱，其兵威皆能震懾水陸，其忠義皆能昭人耳目，當時二雄若能溝通廣州，連兵北伐，則淸廷必不能安枕而臥也。故成功之屢屢南下潮揭，定國之屢屢東侵肇廣，其中實有線索在焉。舊時各史記載，皆昧於此，故兩處之師，

往往視爲閒着，而不甚重視，無他，以不知二王之暗通約束也。今觀此書所載二王來往書札，乃始知東西之會合夾攻，實有深遠之謀畫存，惜乎成功屢愆師期，始終如參商之不相見，豈非大不幸之事哉！ 茲考李鄭遣使往來，並其書札，先爲一目如下：

一、永曆六年十一月，安西王李定國復廣西，殺僞王孔有德，遣使會師。（來書本書不載）藩遣効用官李景往廣西約師會期。（復書本書不載，第二十八葉）

二、永曆七年五月，行在遣兵部萬年英齎勅冊封藩延平王，藩遣監督張自新同萬兵部繇水赴行在回奏，另遣監督池仕紳齎表繇路（陸）詣行在，并會平西等兵馬行軍事宜，時晉王定國蜀王文秀俱有書來會師。（李定國來書誤載於下四十七葉） 藩餙書答之。（復書本書不載，第三十三葉）

三、永曆八年四月，定國遣使來。（此事本書不載，八年九月，定國來書言「孟夏遣使帆

海詒鈴閣」，則知其有使有書也。見第四十六葉）　十月十九日，藩遣使林察等率師南下，與晉王等會師勤王，又差効用官林雲瑞齎勤王師表詣行在，并持書會晉王。（本書誤載此次書於定國季秋第二次來書後，見第五十五葉）

四、永曆八年九月，李景自西師回，晉王定國差官同景至，齎書來會師。（書見第四十六七葉，此書達到蓋在十月已出師後，此書載在九月，恐誤。）

五、永曆八年二月，時永曆行在安龍州，晉王定國蜀王文秀有差官齎書來會師。（來書，載第四十葉，案書中明言「六飛夙駕，以四月如滇」，則此書當在永曆十年四月入滇之後，不在安龍州矣。）藩復晉王書。（書載第四十一葉）考赧灰錄永明王始末及南疆逸史李定國傳，永曆四年，封李定國為西寧王，十年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本書於永曆九年以前，稱李定國為安西王，或為晉王，皆誤也。李鄭二王來

往書札，次叙顛倒，年月錯亂，其事蹟亦因而淆混，余別有明晉王與延平王來往書札攷證，玆不贅述。

觀定國致成功諸書，頗欲連師閩粵，濟其肘腋，然後長驅建業，且欲與成功聯姻，共奬王室；而成功專顧根本之地，不肯長離閩海，且牽於清廷和議，故屢愆師期，雖遣林察等偶爾會師，然旣已愆期，又不親征，徒爾塞責，班師致罰，亦聊以掩人耳目而已。雖使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亦定國所謂「緩於今日發粵之舉」一矣！初，周全斌以三策干成功，謂：

大將軍志在勤王，當以計間孔尙吳使反正，檄孫可望李定國分兵川楚，連師閩粵。一道出湖北，徑取南鄖，窺洛陽，拊其背；一由巴蜀，搗關中，封函谷，扼其項；一浮長江，畫南都，遏其饋，以虛其腹，此上策也。會孫李師分克楚粵巴蜀，由黃梅分克太湖潛山懷化，

建昌，一趨南贛，一趨合肥，粵師由南雄會閩師，浙師左右之，而又分南贛之師，道浙浮江，分下大江南北而下楚蜀之米以蘇閩浙不時之需，此中策也。若夫棲兵各島，以間蠶食浙粵沿海諸郡邑，陸取南贛汀邵，觀釁乘便，此下策也。（沈雲臺灣鄭氏始末卷五）

成功專取下策，不能高瞻遠矚，以赴時機，昧定國之良圖，棄全城之上算，徃徃欲爲孤注之擲，而致獨占之功，（清史稿張煌言鄭成功傳言「張名振三入長江，成功嫉之，倩和議召還名振，俄遇毒死，或曰成功酖之」）此言雖不可盡信，然名振爲魯王臣，不肯使其獨當一面，盡量以助其進取，則無可疑。）觀於南京一役，清廷西征之師，適已凱還，遂致大敗，其不能東西呼應，常失時機，彰彰明甚，定國書中借他人諷以「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又戒以「勿然諾浮沈，致貽耽閣！」（見第四十六葉）亦有以窺見其隱衷也。

丙、　與清廷議和始末及文件載之最詳。

議和二字，在清廷則謂之招撫，其視鄭氏受撫，曰歸順，劉清泰書所謂「膺此閩浙之任，并拜招撫之諭」（見本書第三十六葉）又謂「歸順人衆具數奏聞」是也。（第四十二葉）在鄭氏則謂之和議，蓋自以代表明朝而與清爲對等之國也；嚴格言之，成功旣奉明正朔，則帝在安隆，和議之事，自當稟承帝命而行，若清廷專與鄭氏言和，撤東南之師以併攻西南，則帝室危亡可立而待，幸而成功以三省相要，和議不成，後世猶留忠節之名，（清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諡成功曰「忠節」）若其成也，豈竟如成功所謂「清朝若信吾言，則爲清人；若不信吾言，則爲明臣」耶！（見第五十葉成功與其弟渡舍書，又見五十三葉復其父書）抑竟如劉清泰所議「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棄彼而忠於我」耶！（見第五十五葉劉清泰書）蓋和議二字，在當時不過爲率爾相稱之辭，對清廷不過爲緩兵取糧之計。當和議初起時，成功卽謂

「清朝亦欲詒我乎，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第三十四葉）故此事只可作為行軍之詐計，不可視為正式之和議，蓋觀於成功之屢次與其父書而眞心見矣。永曆七年八月與其父書曰：

清朝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啗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父在本朝，豈非堂堂一平國公哉，即歸清朝，豈在人後哉，夫歸之最早者且然，而況於最後者！　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前啗父者，今轉而啗兒，兒非不信父言，而實有難信父言者。（第三十四五葉）

永曆八年九月與其父書曰：

和議實非初心，不然，豈有甘受招撫，而詞意如彼，不待明言而可知矣，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殼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兒只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第五十三四葉）

同時又與其弟渡舍書曰：

吾弟善事父母，盡厥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為念，蜀漢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間，各行其志，各盡其職焉，兄敢不勉，弟其勉之。（第五十葉）

觀上列數語，便可知成功之於和議，實係詐計，非其眞心，故不可以春秋之義責之也，此書對於和議一事，自永曆七年正月至十三年十二月，前後七年，若斷若續，來往文書有二十餘件之多，余別有延平王與清和議始末攷，蓋和議文書，此書所載，最為詳備，十之七八，皆他書所未見；然亦尚有遺漏未載者三四篇，且與他書所載文書有異同者，非攷對之一，不足以見其眞相，此不

能贊述矣。

丁、書初取臺灣時之困苦艱難，皆他書所未見，蓋非身歷其境，不能道也。

一、將士多不願行

永曆十五年正月，藩集諸將密議曰：「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製器，吾民鱗集，所優爲者。近爲紅夷占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以爲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并可生聚教訓。」一時衆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宣毅後鎮吳豪京（經）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藩心含之，謂其有阻貳師也。（第一百四十八九葉）

三月初十日，藩駕駐料羅，侯順風開駕。時官兵多以過洋爲難，思逃者多，隨委英兵鎮陳瑞搜獲捉解。（第一百四十九葉）

案阮旻錫記此事，亦有足補此書之缺者，如云：

永曆十五年十二月，改臺灣名東寧，時以各社土田分給與水陸諸提鎮，而令各搬其家眷至東寧居住，令兵丁俱各屯墾，初至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懼，諸將解體。永曆十六年正月，賜姓嚴諭搬眷，鄭泰洪旭黃廷等皆不欲行，於是不發一船至臺灣，而差船來吊監紀洪初闢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島上信息隔絕。（海上見聞錄卷二）

觀此則初闢台灣時，將士多不願行，卽行矣，仍有「生入玉門」之意，故不肯遷移家眷，甚至留守之鄭泰洪旭等，據思明金門而抗令，封鎖船艦，截留監紀，成功之發憤以卒，此亦其最大原因也，殺經之事不過爲其導火之線耳。

二、糧米時虞匱乏

永曆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師開駕至柑桔嶼，阻風，又收回彭湖嶼內嶼，時官兵多不帶行糧，因何廷斌稱「數日到臺灣，糧米不竭」至是阻風乏糧，藩令戶都事洪遊擊就彭湖三十六嶼徵取行糧，時吊集各澳長追取接給，各澳長搜索二日，回稱各嶼並無田園可種禾粟，惟蕃薯大麥黍稷，升斗湊解，有百餘石，不足當大師一餐之用，藩驚乏糧，又恐北風無期，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時風報未息，風雨陰霧，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第一百四十九葉）

七月，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不至，官兵乏糧，每鄉斗價至四五錢不等，令民間輸納雜子蕃薯，發給兵糧。（第一百五十四葉）

八月，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饑，且憂脫巾之變，遣楊府尹同戶都事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船，并官私船有東來者，盡行買糴給兵，時糧米不

給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歿，兵心散敗。（第一百五十五葉）

案缺糧之厄，此下若何，楊英染病，未曾記載，蓋至十六年正月，思明金門不發一船至臺灣，則臺灣已受經濟封鎖，其時開墾未多，且未至收獲之時，自當坐以待斃矣。

觀上列二事，已足見成功開闢臺灣之不易，加以疾疫喪亡，番社叛變，其平定荷蘭二城之困難，尚不與焉。成功既薨，世子經入臺灣，平定擁立世襲之亂，即回駐思明，而沿海既已遷界，不能掠取糧餉，未幾，思明金門又失，退守銅山，諸軍乏糧，時臺灣開墾之遺業，已有成效，民業趨之，永曆十八年三月，經率眾回東寧，陳永華秉政，課耕種，通魚鹽，安撫土番，貿易外國，繼成功之鴻烈，延祚二世，闢利萬禩，然後知非常之功，不世之業，非有卓識之豪傑，不能排萬難而力行之也。成功開闢臺灣之功，於是乎不朽矣。魏源謂「明有鄭和騁兵舶於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嶼，彼二鄭者，內中國之一奇也！」（聖武紀卷八）信哉！至今談臺灣鄭氏者，猶有東南屏敵之餘

思，而爲國際重要之歷史，設非楊英從征目覩之所記，則向之艱苦備嘗之勞績，亦已湮沒無聞，而又何知其締造之艱難哉。

余於二十年前留學日本，得彼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始治臺灣鄭氏史，然以鄰國所著我國史，雖詳贍而多異聞，終不免有傳聞之誤；其後得康熙時閩人江日昇臺灣外紀，時地皆與鄭氏相接，雖親切而多可信，然爲小說體，終不免有鋪張之處；既而得沈雲臺灣鄭氏始末，汪鏞鑄延平忠節王始末，而沈書潤色江氏外紀，汪書勤據小腆紀年，其他乾隆以後新出之作，倘有多種，大率稗販舊史，絕少新材；惟近日連橫之臺灣通史，中載鄭氏事蹟，採輯較豐；其出於康熙時者，有黃宗羲之賜姓始末，鄭亦鄒之鄭成功傳，郁永河之僞鄭逸事，鄭達之海東紀事，雖皆失之太略，時有謬誤，然轉多異聞；而阮旻錫有海上見聞錄，夏琳有閩海紀要，二人皆爲閩產，阮

爲延平故吏，夏亦疑多目覩此二書者，爲臺灣鄭氏史之最簡要而明塙者，余治此史頗多引二家以爲權衡。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得臺灣鄭氏史二種，皆二百數十年來人所未覩者：一爲內閣大庫中之平定海寇方略，新改名爲清代官書記臺灣鄭氏亡事，惟詳於嗣王經及克塽二代，雖爲清廷官書，偏而不實，要亦不失爲敵國所記之反證史料；一卽爲楊英從征實錄，惟詳延平王成功一代，而皆得於從征目覩，最可信據，且多出於六官案卷，尤可寶貴。余妄爲作序，評論其得失，不覺其辭之費也。而余尙有一奢望者，苟能得林時山之明季紀事一書，則臺灣鄭氏史事，必更多所發見。劉獻廷廣陽雜記謂：

>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烺，烺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記載詳明。楊千兩在都門曾見之。（雜記二）

攻海上見聞錄「隆武帝初即位，封平國公部將林習山爲忠定伯。永曆元年，賜姓以林習山爲樓船鎭進兵攻海澄。永曆五年五月，令右先鋒黃廷執施瑱交忠定伯林習山，拘在船中，令副將吳芳看守；瑱逃。賜姓怒甚，欲斬林習山，未果，殺吳芳妻子，令芳跟尋。」廣陽雜記所稱林時山，蓋卽林習山，爲樓船鎭，而非字樓船；放逃施瑱，而非保舉施瑱；以功封伯，卽所謂忠定伯也。臺灣外紀謂綑林習山欲殺，廣陽雜記謂遭杖削職，語互有詳略耳；惟其時未得臺灣，謂在臺灣以功封伯者誤也。劉氏作雜記，往往得之傳聞，率爾操觚，偶或致誤，亦未可知。又案乾隆禁書總目，有明末紀事，注不知何人所輯，此明末紀事，或卽爲明季紀事之誤，猶夏琳閩海紀要，禁書總目亦誤作閩海紀略，不著作者名氏也。總之，此書必曾遭禁燬，故傳世甚少；世苟尚有其書，余當不遠千里，不惜兼金以訪之，購之或借鈔之矣。海內外藏書家，其或有以詔我乎！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海鹽朱希祖作於北平。

戶部主事楊英爲輯造

事蹟將永曆叁年己丑九月陳策從 王十月初一日纂錄明

六年壬寅五月

先王賓天 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抹備造報以 下吏

永曆叁年己丑九月 藩駕住中左初一日楊英獻策爲有

藩批著來見隨錄任戶料

初三日虜鎮守漳浦副將王起俸慕義歡歸先遣人

許之約日進兵城下外攻內應克拔浦邑得糧

日隨兵 示登 門

出綠西錄

卯賓授都督同知職　　紹肇王帶職　　八會北標將王次年以當

宮閣女主配之其轄將吳大明等陞賜有差　協鎮六　與湘人等騎　吳大明全
馬兵仍亦善騎

十月　藩駕駐中左

初六日傳令官兵在船出征　初八日進入海澄港津處吊到各邑處兵援防

初九早傳令藩出乘風直進雲霄港　初十日隸白塔登岸分三路進兵以左先鋒

援勦左鎮黃廷前衝鎮阮引正兵營盧愛綠左而進右先鋒楊才援勦右鎮黃

鎮周瑞左衛鎮林義右衛鎮洪習山隸右而進

由自率統領戎旗中軍康明中衝鎮　宸樞親丁鎮張進隸中而進是十

張國柱千總吳義柯虎督馬步兵于□□城五里列陣迎戰遣旗鼓中軍
兵守城時右先鋒鎮撞遇國柱兵馬遂即交鋒約戰數合右先鋒鎮
左先鋒鎮劉將顏羅馬提刀直衝其陣□□馳馬交迎被顏□□一刀砍
馬下我兵乘勢殺虜遂潰散盡被我兵殺死積屍滿野時施郎轄下親隨洪羽被殺下
哨官黃安戰功居多 藩遂知名 大藩遂揮軍乘勝進兵攻城姚國泰□□一拒
守在衛鎮林義中衛鎮柯宸樞等□□從西北□□城其城遂拔姚國泰被亂兵所
殺義死屍中時 藩頗聞國泰名令搜索得之撞至遍身殺傷□□ □面銅山之
也□□□□明□延醫調治愈之□前授用 國泰 武陵人善騎射 勇登
命將
諸將議□
□復督兵□

〻〻勞致所憂之然後〻䣊進攻淳滀如不敢來分兵〻　陀嶺然後〻
縣以與復明渊兵併定國公左昌通援共圍進取可也諸將曰然
二十日偵淳虜無敢來犯　藩邊將督中衛〻鎮到盤陀嶺分〻隘　〻截虜援〻
嶺高而險兩邊俱峻山深坑中惟大〻路通淳　〻〻指諸將曰可謂險要所云一夫
守隘萬夫不敢過是也爾等嚴守以〻枝　〻候克詔日卯會兵前來進取滀邑吾擇
爾等守之其必勉之爾中衛鎮柯宸滀智勇有古諸當一面督轄下當札嶺路左山
處勒左鎮黃廷亦衛鎮洪習山戰守便宜〻　督轄下合札嶺路右〻〻樹木柵
主相為犄角書者衛左則右援若衛右則左援若從中路則互擊俱要同心協
把守為主有功不賞罰有罰嶺門〻〻可通詔邑獨〻衛鎮周瑞前衛〻〻〻院引督

前往防守令正兵營盧齊賢帶兵　嶺下以為兩路應援併馳護御流守

海駛回營

六日　蕃賢師進圍詔安札營龍茶磁灶等處虜守將吾叔四知議

兵不止至彰降　漳虜王之綱王邦俊等吊集邑虜赫文興魏標謝予達等亦于是日

齊到會後盤陀嶺分作四股來犯一股從祖嶺門一股截右敵左援右衛二鎮一股

繇左敵中衛鎮一股繇中路截我往應援為以宗澄守虜赫文興一股從山下爬

上抄出中衛鎮之後

二十八早黎明虜來衝犯時潑雲不相照應援勦左右衛二鎮被其衝霧突進

對峙遂合衝左邊先被中衛鎮殺退及後各虜會集　寡不敵

衛鎮、河宸樞同胞弟中軍柯宸梅力戰不支死之

告以是日潮露不及接戰而敗敘之不究聞宸樞〻弟陣亡嘆曰彼沉毅有謀方

共成大業豈期至此兄弟俱殞行令恤其家仍令其子柯平襲

十一月初一日　藩令改詔園督師又錄分水陸進入潮州艍師攻普閩時潮屬不

清不明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當南則有掛征南印黃海如南洋有許

隆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　藩次第收平之將武毅伯施天福同黃

來見　藩令天福典兵柄辭以老從之謂海如曰我舉義以來所得屢失乃

所今大師至此欲擇一處以為練兵措餉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潮屬惠來之

素稱饒沃近為各處土豪山寨所據稅多不入官　藩主第而收服之藉其兵

忍其餉糈恢復可預期也　藩曰〻〻亦思之但潮郡〻屬明末忠爲也時參軍擣
曰曰宜先事入告然後號召其出師從王順者撫之逆者討之　藩主奉旨尚
〻今大師咫尺南洋許隆不勞師郊迎聲義問罪誰其不然　藩曰〻〻且國之許隆
何足云也海如又曰駐軍措餉莫如潮陽縣蓋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且近海口有海
門所達濠浦可以拋泊海艘通運糧米　以近〻山土豪數年雖據祖業負固山寨邑
長不敢問今駐節邑中撫順勦逆兵食〻裕如但須〻道南洋縣〻灣過達濠浦至〻
恐許隆張禮梗道也　藩曰自有以處之于〻〻命諭許隆令除道併備〻船以候過
師傅令移師駐札南洋山頭仔言隆果抗命仍敢出兵拒施　藩怒令舟師進襲
港〻仁師搗其巢穴

初八日許隆出兵來迎我師一鼓而 許隆僅身免走遯 藩駐岸上有數猛伏在岸邊認是 之藩突衝犯駕生馬驚跳野下賊猛舉刃將刺幸班蔡巧李長等迎接刺殺之得保無事此一險也 藩駐師南洋令撥運糧粟萬餘石餘軍器船隻稱是其粟石令督餉官愷派撥運回中左交鄭四鎮積貯海陽舊時陳試來歸試身大十圍力舉千斤一號 以兵營叉勁鎮事澄海都督楊廣亦來附初廣與試有隙

之面酒解釋之後協力共事南陽唐玉亦來歸海山都督吳堯來附各得其兵衆頗

八 藩駕駐南洋發諭張禮備船渡載禮拒命 令楊廣備船并移書定國公

船渡載

十九日　藩移師烏灣過達濠埔此處有三寨曰達濠曰霞美曰青林每寨千餘人固自恃不隸版圖每截海標掠先年經與　定國公為難至是仍復自逞不遵諭令。

藩到達濠觀度形勢即告諭諸將曰三寨相為犄角鏈路相通其受敵之處必我地夠淺隘須以計取免傷吾兵聞張禮據守咏海欲出擒之須先攻達濠而二寨不用兵臨彼必併力來援也着周瑞阮引黃山霞美督輅兵伏於中寨之左右須示弱以誘之待進攻時彼必出兵然後衝其中截使首尾不相顧仍各撥一二翼兵如法行裂其城狀似其柚田防城彼自無心戀戰則併力追殺可盡殲也爾等當遵令而爾於設并左右二鋒等鎮須用炮攻次先拿地民究問溝下

以避察何

導
遵照後進兵安炮攻打遵令而行
十二月初二日傳令發炮攻達濠寨張禮果發兵出援被周瑞等依計殺敗張殺〻
盡達濠寨中看見驚惶　藩號令登城右先鋒楊才并戎旗親隨等鎮蜂擁登埤上
破達濠霞美二寨即合兵進攻青林張禮見勢不支城上呼降　藩令陳斌招諭之
准其待罪歸命達濠遂平
初八日　三鎮洪忠振伯奉　藩令來至軍前并柯宸樞于柯平俱到令忠振伯發助
喪銀叁百兩付平買米回家以示優恤　定國公聞達濠已平張禮乞降致書來賀
請面會機宜并借張禮一觀　遣援勦右鎮黃山督率後衛鎮周瑞左衛鎮林義正
兵營盧爵往靖海衛并遂下惠來縣俱歸順以中軍汪匯之理惠來縣以正兵營盧

嵜鎮守其城吊黃山等四攻南山寨破之

十四日　藩移師入揭陽會定國公并帶張禮往見定國言潮鎮郝尚久併誅車都督占踞潮郡每起兵與我為難意欲　本藩合兵向問何如　藩曰彼尚藉明號宣可自著矛盾俟其踪跡敗露無從聲罪師出有名佳當任之定國曰然時揭邑白灰寨李芳等附固不服徵輸定國請師討之

藩令左先鋒鎮率兵一鼓而破其寨李芳正罪餘寨懾服時定幕陳四明家屬被張禮所掠陳請救之隨沉之水致書謂禮酒醉沒海

藩悔曰吾送去若失人必謂吾怨于復將何以招降納叛而使投降定國待人丁

四年庚寅正月　藩發為示湖陽知縣龔裴風率父老郭迎陳鄘外鄉寨頑

藩隨藩師征剿〻圍頑寨徵輸糧米時以運轉〻〻未有的員諭令三鎮洪忠將

駐鎮湖陽以軍器糧務委付任理徵輸轉運不竭深倚重之委右衛鎮洪習山鎮守

達濠地方以副將甘輝任右衛鎮事　藩督師攻和平寨此寨三面環水惟西面受

敵恃險抗拒輸攻之數日不克一日

藩督師攻打與潘泰軍偶立然轉身一動一銃彈打中潘泰軍右指乃

藩所立處若未轉則帳中矣亦一險也　藩見難攻傳令抽調〻先鋒楊才進曰似

此梗也不攻將何徵輸我願督兵進克限明早若不破城願還先鋒之印

藩許之次早右先鋒楊才率先冒矢石登陴連砍數賊衆等吞進遂破其寨盡殺之

左先鋒施郎攻破溪頭寨復[illegible]鎮陳斌克獅頭寨　賊首黃亮来聞風驚懼求陳斌

納降

藩許之令其招兵授鎮焉

二月　藩督師進入洋烏洑水平山冠有[illegible]山寨和尚寨恃險不服攻之左衛鎮林

義率先登寨傷銃而死北將吴仕標亦[illegible]　藩擇令名鎮將寨掘平之男婦一盡

勦殺無遺餘寨聞風歸順

藩巡師之棉湖寨普寧縣地方俱向化委監督程應璠管地方事徵收正供

以統領戎旗[illegible]中軍[illegible]明為左衛鎮以正總班[illegible]勝管中軍事

右先鋒楊才病卒以親[illegible]二總班林勇為右先鋒[illegible]　[illegible]六陣亡兵勝逆[illegible]首示[illegible]

以正總班林勝代其缺　□右衛鎮甘輝□□丁鎮以正兵盧爵管右衛鎮
以援勦左鎮□□管右先鋒鎮　以左先鋒鎮副將施顯管援勦左鎮
四月　藩督師往平九軍破其溪頭寨之□恐而險要者九軍首人□瑞劉公顯等
畏服投順令監督陳六御派徵助餉先是九軍首亂攻破揭陽縣復擁揆抗納官租
至是追取正供穀為俱樂輸　陸監督□奇　□戎旗鎮管親隨林勝為中協陳瑞
為右協
藩移師到揭　定國公言新墟寨負碩已久不服輸將每與□□合兵為梗
二十五日　藩隨與定國公合□□□尤恃險未服我兵攻打定國公周□　嘖擊手
□戍隨赴　藩乞降許之抽其寨中之壯勇者四百人充兵令施顯管轄都尚久出

吳棧新墟

藩回部虜我逆加兵擒而戮之　　州右吳隨令移營迎敵令親丁鎮林輝伏石場

寨右　右先鋒黃廷伏寨右邊親率諸鎮迎戰部尚久率馬步就千前來

本藩揮令左先鋒施郎後勁鎮陳斌等向　鳥交一合左右伏兵起出陳斌　羅

馬衝入陣中砍殺鋒不可當虜遂潰走擒　入中軍陳祿而回諸將繼進追殺橫

屍遍野尚久僅以身免藉師班回

是月漳虜王邦俊率兵攻銅山所営理地方事陳明登於的黃懂先遁　至軍前

藩怒欲罪之　彼等　無兵何能久守　宥之以忠匡伯張進営銅

方事時虜犯銅山　因守後忠　陳豹率兵來援虜驚遁　無恙

伍月　藩駕駐烏石圍　　　　水仔萬禮等秉附施郎招出

六月諭諸將曰又不不明順助逆徑出兵我欲圍之計將安出陳斌進

曰斌潮人也頗知潮地利潮邑東面環溪一浮橋通漳大路惟西南北平地可

攻擊必須斷其浮橋以絕援兵然後移於西南收圍內之糧穫外無救兵不降何待

本藩從之隨統師先札溪東葫蘆山都尚久　大戰

本藩令王起俸伏兵山下候接戰抄出　斌等迎敵虜見我兵強壯伏兵四起潰

亂而走殺死不計隨令左先鋒施郎督先斷橋緣橋只一條難容兵馬虜就橋

中敵　守對岸十三日不　　本藩即傳令曰一橋難拔尚欲圍大今日

為親督有奮勇拔克者重賞推退卻者不論總鎮官兵立即示時左先鋒親

〻何義陳法林椿等十數人冒死先進懸梯攀連而下虜走吾大兵殺傷〻〻死者

不言〻〻〻攻陷即燒斷井石松〻　〻流殺虜撥兵退守

本藩隨移師屯扎西南北重圍數匝築炮攻打一日　本藩[illegible]〻〻四同諸鎮在城

邊高山松石下飲酒虜偵知駐節次所〻　〻大炮〻忽聽響一聲其管家阿三傍

藩身邊提壺被炮打碎身死

藩主與各鎮無碍即移避之虜偵知驚恨謂王者不死隨往潮請救援城固守

七月二十日韃虜赫文興家後許隆從〻〻　一城剃久削髮歸清錄是固困三個月〻

下　本藩〻〻〻天氣熱〻〻亡多〻　解圍暫抽退潮〻〻〻冤黃亮來等又叛抗截而來

令親丁鎮甘煇等討王

〻〻〻

八月分遣各鎮派〻米〻〻〻親到地方兵戶糧餉事〻同率戶官王　壽　欽

周瑞前　鎮阮引等屯紮回中左

十五日　藩駕回至中左欲與建國公鄭〻等會師適建國先數日已出師北上令

其弟定遠伯鄭聯　藩勸令改兵柄合師共濟聯亦聽從令其轄將陳俸藍衍黃興

吳豪等歸附　本藩令陳俸為戎旗鎮前協〻〻〻為後協吳豪為副將黃興為中衛

鎮督兵中軍

以四鎮鄭芝莞管理中左地〻事　忠靖伯陳輝為水師一鎮

九月　藩駐中左設壇請兵部〻〻〻宣　勅行禮祭太夫人

時建國公回師共圖恢復定〻被風飄至廣海不遇而還其將〻〻楊朝棟王勝楊

杜蔡新等來見後以柳標為表武營以王勝等管理水師　藩將黃營來見授援勦
後鎮黃從副將授周全斌為左先鋒一軍　某將督兵鎮守中左　二十八日藩六集
山冦攻陷惠來縣汪滙之子　甯等不屈死之
十月　藩督後衛鎮周瑞等往圍頭接々々人潘濟伯洋船二隻助洋銀十餘萬
太夫人并送太監楊進胡安國等至　後衛鎮周瑞病卒以何德為後衛鎮
忠振伯報潮陽山賊復起不復追繳　藩令再往潮陽諭鄭地方曰前建國等在中
左虜不敢犯今建國南下定遠水師已亂々我我欲往潮虜若來犯責將何守爾其
往否忠告曰
藩若設水陸官兵　々藩防守虜々今以犯不先顧依軍令

藩曰可隨以前程款式　係蕉水以從劉後鎮藍登為前師督事
官典防守中左聽鄭四鎮調遣標宣　留太夫人董氏同世子監守中左
魯王同閣部曹樸并劉安侯周瑞衛印黃大振等泉中左
藩執臣禮公之禮待曾閣部以周瑞為水師右軍黃大振為護衛前鎮
十一月初二日　藩駕至潮陽棉塘黃文白　行在來報稱有旨詔藩入援係王精
二王兼滿騎殺為犯廣州復之　與藩聲氣大師南下會勦甚切令二鎮王兵馬來
至廣東先遣藩將克復潮惠潮飛師為難　藩知之傳令各鎮往完各寨糧餉齊
交忠振伯林察運赴中左忠振自發门口縣餉未約完十分七八所欠者窮苦貧民耳
藩遣吩之若而能奸吝之殺不如出赦以彰浩蕩之仁　藩從之　以柯鵬仕右

戶鎮事

閏十一月　藩駕駐潮陽傳令各鎮督兵來蒙行李聽令在船南下勤王時施郎兄

弟俱握兵權每有跋扈之狀動多倚兵凌人各鎮俱受下風惟郝勤陳斌每與之抗

曰彼恃兵力吾兵足與敵若彼手段雖見掌吾用足手撲滅之郝知之亦讓之但每

懟于　藩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審啓一稟陳所逃緣錄　藩心含之

十二月　藩駕祇揭陽與定國公議曰本藩之自　行在來二酋已下廣州即到廣省

既復惠潮矣又鄭尊鄭清此處熟非久居叔父暫回中左居守任練兵以下勤王矣

為兩利定國曰住有此舉社稷靈貺實式憑之我當駕回中左協防也

二十日　藩令[illegible]時文[illegible]　標兵駕斷之曰奉旨勤王事不[illegible]

達濠城中吾自𢧐　下等㕥心㕥人心堅守不容人與壹翼鳳率民社所守

二十一日　藩師自達濠開駕約定國公至南澳會師

後勁鎮陳斌入潮陽城鎮守虜乞歸之

黃海如才過濠欲謀叛敗露　藩令洪習山賜之死

五年辛卯正月初四日　藩駕至南澳鎮守南澳地方忠勇侯陳豹求見告曰

藩主統師勤王先帝在天之靈實鑒臨之但聞二酋已破廣州杜永和入瓊南矣此

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難捨也不如將此南澳地方聽　藩主駐節居中調度

豹願前驅帶同各鎮南下諸會王師成有信請　藩親行未晚也　藩曰爾固効忠

主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軀難報今有旨吊師雖越山踰海義不辭豈暇謀及身

客爾當暫回地方中左有急馳赴援防可也藩知
藩意已堅從之　左先鋒施郎入言以勤王臣子職分但郎昨夜一夢似大不利乞
藩主思之藩知來意亦許之遂令將左先鋒印并兵將令副將蘇茂管轄其後營
萬禮吊入戎旗親隨協將　定國公遣鎮將蕭拱宸沈奇等願効忠勤王
藩納之以蕭拱宸為中衝鎮沈奇陞為護衛右鎮衆同南下監督張英為正中[illegible]
二十七日　藩駕開發南灣　定國公忠振伯施郎帶陳煇鄭文星等俱回中左
二月、藩駕至白沙湖　二十五日卯時傳令開駕遇風報大作各船難駛俱收入
鹽州港惟　本藩正副坐駕風大收灣不得無奈坐帆溜下管坐中軍船內司部督
蔡進福副中軍船　次　藩一日一夜、駕一晚適至萊蕪風浪忽大桅[illegible]折

驚危蔡進福篤五

藩破浪過舟施舉船隨飄離浪大不見山嶼收泊姑駕出外洋截戧夜分風雨益烈
幾覆屢次其船艙上器物一盡浮水船中百餘人愴惶無地直至鶏鳴雲收雨散風
浪頗恬

藩起視呼進福曰此遭頗險今無虞矣未知副坐駕何如船中多錢糧冊籍也福曰
此番若非　藩主忠義天地呵護亦難保全矣今船中器灶水桶俱失無可待炊其
副坐駕桅門擺折再用一門不則棄桅牽頸帆順溜施舉幸凡人素善慣海船務約
保無事也迨天亮只有坐駕一船近仁彭山戧駛遂令進福駛下尋蹤跡船中無水
可炊

藩亦各撥二艘至申時方近山尋見我船而劉生駕亦來見

藩喜甚查問當時在船同險何員役從鋼樁大滕户科楊英工科范斌賓客司張恢

等俱在船與焉　班回日陞蔡進福為水師內司鎮　諸舉為水師後鎮

三月初十日　藩駕至大星所有廣東烏尾船數十隻在港伏兵登岸想探虜兵同

百姓來逆　藩怒傳令札營攻打所城令左提督施顯縣木奪船各官兵錄陸攻城

令協將萬禮率轄下往僻處伏截惠州援虜分撥已定時萬禮欲建奇功諭轄下曰

惠虜必入隊來援

藩只令我三百人伏截視吾手段問土民稱惠路只有龍盤徑最為險要虜諒我未

知地利不敢離汛 [illegible] 必待其過半 爾等從中截擊一半 [illegible]前一半殺

淺彼首尾不能札 須可盡殲也○○虜果由龍崗一帶而來被其截殺無遺
十五日傳令攻城黃山等揮兵攻城一鼓而下城中米穀令户科楊英分派官船運載
是月福省偽撫張學聖令吊虜馬得光漳虜王邦俊合師犯中左令澄濟伯撥船以
截澄濟以太師在京無柰從之
十四日虜通中左前衛鎮阮引後衛鎮何德等水師不敵而泛亮亦遁
太夫人同 世藩棄其輜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 定國公師亦至中左分發水師
犯截五通高崎等處自以大船泊守神前港令小哨從港來探息候馳報
本藩班回勤戚 時左先鋒施郎率 隊標鄭文星等數十人與虜戰敗之追至城下
二十二日定國公遣都督鄭德同援勦後鎮中軍翼將周全斌船到大星報稱三月

十四日偽部院張學聖令衆虜將馬得光潭虜將王邦俊襲破中左水師前衛鎮阮引後衛鎮何德等退敵不支俱出浯洲百姓望救定國公特甚斌等拋海前來請藩主班師　本藩諭曰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顧之何益且咫尺天顔豈可半途而廢周雖未報違顧家為特三軍知之哭聲遍聞諸鎮亦來勸駕回棹謂三軍各懷家屬脫巾亦是可虞

藩無奈始南向拜曰臣冒涉波濤冀近天顔以佐恢復不意中左失守將士思歸脫巾難禁非臣不忠勢使然也揮淚痛哭三軍哀慟又諭諸將曰班回敵虜須足糧食先就近處取糧滿載候風開駕何如諸將曰可

二十五日　藩令班師開駕是日旬只岷發各船開洋直溜小縣安溪以糧

藩姑同腙駕回

四月初一日　藩駕到中左泊五與虜己於數日前挾定國公以太師敕令渡過江矣

藩聞之不勝髮指引刀自斷其髮誓必殺虜又傳令不許芝莞及定國與諸親相

曰渡虜來者澄濟叔渡虜去者定國叔棄城與虜者芝莞功叔家門為難與爾何干

定國公致書差人請　藩入城不從且諭差員曰定國公與虜通好請我似無好意

回報定國謂不殺虜無相見、　也定國亦知渡虜之失　藩意難舍即移屯白沙因

再與一書曰馬虜之歸蓋以吾兄身在於清重以母命遣可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

但有疑吾之言不亦錯乎是日往白沙

初十日　藩移駕廈門港札營澳仔召諸鎮集議失守劉罪先賞苑即花紅銀二百

兩加二級轄下陳勳等一百兩即以中左已失虜又生還辭不受

藩曰虜先渡海水陸失守該鎮假回閩員目擊虜亂身率數十人與虜對敵追逼城下使藍登水陸諸人如是虜無隻還矣功而不賞罰於何施

吊鄭芝莞至責曰吾南下時未敢以地方城池付汝是汝自請水陸提調有失依軍令今有何說莞歸罪阮引　藩曰水師未敗而汝先搬物身已在船矣三令推出斬之諸將跪告不得竟狥軍中次日阮引梟示何德綑責一百二十棍革職

殺其副將楊朞藍登免罪

陞協將萬禮為前衝鎮　援勦右鎮副將陳朝為後衝鎮

命忠振伯管理中左地方事一應兵糧船器械委任、

藩移師後埔札營操練穗即不從請啓削髮爲僧先[illegible] 而[illegible] 劉王清示

穗戎代將意班四日心復歸營也至是 藩不與又援其屬副將萬禮爲鎮已令同

住即有悔色因啓請爲僧以搖 藩意 藩諭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鎮即不報[illegible]

削髮不赴見

藩心啣之一日家丁與右先鋒黃廷兵爭競小故即徑率兵直至黃廷行營[illegible]罵

弃辟其家器送忍避之密啓 藩遣黃山仝黃愷諭之竟面從[illegible]即有親兵曾

德赴

藩求救親隨 藩與之即探知即出令箭將曾德拿回立斬之

藩啣之尤來發諭其弟顯勸告之曰 藩無能作傷恩事也即益無忌

時官兵札後院捕之糧集諸鎮議曰中左積米數十萬故海逆載虜掠去今官兵之
糧當取之海逆

頒定殺虜大敵中敵賞格　初設前鋒營　設督陣官

五月初四日　藩督大師掠永寧崇武二城所獲頗多而回　施郎[illegible]頗露益與
弟顯無忌

二十日傳令在船聽令出軍各鎮分所船撥調以黄山提調援剿左鎮施顯令宣令
參達持令箭催施顯赴提調衙聽出軍機宜顯至船黄山傳令教官綑縛幽之船倉
又令右先鋒黄廷圍厝拿施郎令親隨黄昌圍拿施郎父大宜并家屬施郎交忠定
伯林習山轟船中山令副將吳芳看守之一日有人[illegible]蒋[illegible]施[illegible]

吳芳不疑即與登岸至僻靜處將吳芳同押人才[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　[illegible]越日渡[illegible]

海援之不得

藩怒習山計故欲殺之未果殺吳芳妻子二人令芳跟尋越日押大宣於市殺訖[illegible]

於曾厝垵

陸戎旗中協林勝為援勦左鎮

二十二日　藩督師海澄磁灶地方漳總鎮王邦俊率海澄馬步兵[illegible]千于二十六日亦來扎近磁灶對壘　藩諭諸將曰欲南進取先殺漳兵起手此番殺他一陣則漳處攝服集兵裕餉候後有基也[illegible]等勉之衆俱曰然[illegible]是隨撥戎旗鎮伏磁灶山坑南援勦右鎮黃山伏坑北左先鋒蘇茂援勦左鎮林勝俱伏磁灶社內令親丁鎮

并揮前衝鎮萬禮右衝鎮柯鵬等接迎敵

二十七日王邦俊衆由社前大路而來左先鋒等即迎敵交鋒虜勢已卻繼而親丁

前衝等鎮繼進虜則潰敗不敢敵被蕭茂林勝等殺奪具[illegible] [illegible]殺傷遍野獲其馬匹輜

重而回

六月初二日隨回中左陞賞蕭茂林勝二鎮為首功并揮宣兵為副功萬禮柯鵬官

兵為又副功俱中敵賞 外仍行五軍張英督陣官袁進池仕紳張銘依首副功

賞銀加級

是月舊將黃興來歸授中權鎮舊將黃梧來歸賞銀二百兩撥入中權鎮為副將

初設五營陞戎旗前協陳俸為禮武營後協藍衍[illegible] 右[illegible]鋒 [illegible]將陳澤為[illegible]

信武營援勦左下副將吳豪為仁武營北將吳郭[illegible]為義武營

援監督陳六御為北鎮管理北兵騎射事

七月劉五店弁石潯地棍陳春等多給廣船在海截劫我舟

藩遣援勦右黃山提調前衝鎮萬禮北鎮陳六御中權鎮黃興等追捕陳春等逃走

追至小崎驚生其船數十隻殺掠甚多同安虞馬直追來援破萬禮陳六御等分道

埋伏誘至龍窟與戰盡被我兵伏殺無遺

八月再設五營陞中權鎮左營黃梧為英兵營舊將王世珍為遊兵營戎旗正總班

楊祖為奇兵營賜名祖林文燦為仁兵營陳壎為正兵營

委陳啓設局督造軍器藤牌戰被火箭火筒火礶等項

定國送結將沉明來見援護衛左鎮沉奇為右鎮陳魁為後勁鎮

九月 本藩督師 地方王邦俊同援虜陳尚智復吊集馬兵數千步兵數千同援虜陳尚智來札錢山與我師對壘列陳 藩閱集諸鎮議曰王邦俊伎倆可見陳尚智無名小將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若又來對某等為埋伏 付為抄後截擊某等為勁敵俱各賈勇齊擊殺其片甲不回勝此一着則渾虜膽破援守不暇浦詔和等邑可指掌而 矣諸將奮曰此番我等盡欲得功虜必無生回矣

二十五日虜列大隊直逼我營壘 本藩麾令迎擊戎旗五鎮勦左林勝并蘇茂等先搗其鋒即被戎 師截殺次則親丁鎮前衝援勦右等鎮繼殺其後虜狼奔逃竄殺死不計我兵直追至龍井方回所獲馬匹軍器不計另撥迎擊王邦

陳尚智奪路而走僅以身免時潭府道闔閉城門下惟進城　藩臺子呂隆

降其部下將卒數百人隨傳令班師

十月班師田中左路京霞帳寨札營伏兵取疏薪被寨民從鎮以告

藩曰小民無知諭之我師殺害非殺民也遣諭彷遲不遜　藩怒令破其寨頭民以

險拒敵自辰至巳我兵殺傷甚多　藩臺於親督攻打千長阮瑞李[illegible]等冒矢登擇

殺其寨酋餘將繼進遂破其寨勦殺無遺　藩駕田中左陞賞殺　幼官兵焰大

敵賞格而行

親隨營李長疾退以黃昌為戎旗鎮隨營

十一月潭府王邦俊二次被我師殺敗馳報偽院求師援防遂遣偽將楊名皐帶馬

步數千入援
藩集諸將議曰名皋不知我手段以為然輕敵我須畧地取擅誘其來戰先須占據險
要迎殺爾等此番用力殲擊勝此一着則援虜計窮喪衆不攻自下矣懋功懋賞
本藩斷不爾靳如不用命齒殺無赦　本藩躬親督戰目睹難掩〻〻　將俱曰〻
議出師地方　藩遂督師縣九都登岸泚水小盈嶺待敵同諸將相度地利分派札
伏援勦右鎮黃山督正兵營陳壎等伏鵠鳥山下令右先鋒黃廷督左衛鎮康明
等札東邊嶺下拒截果〻虜
本藩率戎旗鎮札嶺上其餘左先鋒援勦左右鎮等官兵札西邊嶺下另遣親丁鎮
甘輝督中衝鎮蕭拱宸遊兵營吳世珍奇兵〻　〻〻等趕殺〻〻漸〻〻〻上兵

四股兵馬分遣已定是日名卑分三股而進々　　　　山々々榆山來抄我陣後亢

一股來衝正兵營

奴令未准出戰至三股齊犯遂揮我旗鎮共同援剿左鎮等々　兵迎擊中股援剿

右鎮等擊左左先鋒等擊右我兵奮勇冒矢衝過虜遂少却　本藩馳赴

益力諸將無不鼓奮虜遂不支被我殺々　追逐擒殺不計其數榆山來抄陣々　營中

衝鎮遊兵營徑先遇敵被其遂退不支奇兵營楊祖率兵赴戰殺々　追當祖身々

箭尚奮勇殺死虜將一員至親丁鎮其輝趕至遂同中折遊兵奮進虜即潰敗亦被

我兵追殺不計遂合兵一處直々　乞　馬層卷而回名卑陞身兇

藩令班師回至中左所大敵陞賞以楊祖為首功其輝援剿左右正　一　先鋒等為

次功祖掛服戎印賜蟒玉改 奇兵營為奇兵鎮中衛鎮遊兵營降司 綱書

十二月舊將陳堯策先投虜協虜將楊世德防守漳浦縣遣人密叩納浦事宜

藩約日許之

十五日 藩督師至舊鎮港登岸御杖馳至城下圍堯策獻城納降令戎旗鎮

守將楊世德驚懼自刎投入河戎旗三正 班黃安救活之解見 本藩 慰諭之

加其忠令醫治并護其家眷授大監督職知縣范進貴偽印赴軍門降諭 以厚待之

委參軍舉人林其昌蒞縣事委張英同潘庚鐘追虜紳助餉陞 以陳堯策協守南印

管護衛前鎮炤舊鎮守漳浦

遣右先鋒黃廷督護衛左右鎮等巡復詔安 鎮黃興督英兵營

廻復平和縣倶各次第報平
二十四日　藩督師録陞四中左　左衛[illegible]康　以老告閒拔副將楊琦任左衛鎮事
二十九日海澄虜守將赫文興密遣中軍胡安然叩見約開城納降以[illegible]決為贄
藩許之賜安然金五錠以八寶還帶賜復之約日進兵
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崔周之英義伯阮駿等倶來歸以名振管水師前[illegible]權之管
水師後軍阮駿為水師前鎮
六年壬辰正月初二日　藩督師揚帆進入海澄港原港內水淺大船難以進港
是日潮水漲起數尺　藩坐駕直入泊中權關下澄人驚訝從古未有真水堅可渡
之符也赫文興開城率將士詣軍前納誠隨賞將領官兵銀[illegible]　與五千兩

授前鋒鎮驍掛破虜將軍印蟒王其泰幕毛恒并將領各陞擢有差[illegible]軍都督張

英督兵鎮守泰軍黃維璟掌縣印隨增築城池爲關中河內令薛總鎮并將領四中

左宜棹家眷勵兵出征

初十日　藩督師進入江東遣各鎮官兵攻長泰縣

十七日至溪西地方漳援虜馬步數千來迎戰適親丁鎮甘輝率禮武營[illegible]等戰

數合我兵未集衆寡不敵少却甘輝奮身臨陣身中二箭陳俸繼進被傷四箭時大

督陣王孔震督官兵奮勇前進退却即斬親丁鎮副將殷斌[illegible]直衝虜陣殺死馬

將二員虜隨奔潰我兵趕殺虜溺水死者[illegible]而回時親丁鎮前鋒營將陳震

總班曾猛退卻登時陣前梟示

二十三日援虜數千再至被弍旗鎮王秀奇等擊卻

本藩札營泰邑東門石高山製造雲梯攻扌之一具令各鎮圍困數匝攻打數次城堅

未易遽拔

義師兵部職方司主事陳韻率兵丁數千來附 藩委用之令隸入前軍定西侯張

名振管轄

二月初二日藩令攻城遊兵營吳世珍奮勇登城被炮擊下身死以黃元為遊兵營

遂傳令攻城為下以計取之遣弍旗鎮移鎮北門高埠處駐地道通城令神器營何

明選善火器洪善用地雷擊破開鑿半月方達城

三月初四日報偽院陳金督馬步數萬來援到同安住札

本藩傳令地雷即發城崩則進城以殺援虜如未達城則移出江上〻[illegible]　路迎敵〻
初七早地雷發不及城而止　是日遂移師札江東山
是年漳浦詔安海澄平和俱〻克復及園圍長泰虜亦撤召潮汀兩路馬兵并吊集
水師建國叛將蔡興章雲飛等及陳金親督來援　本藩隨遣護衛左右鎮沈明沈
奇等屯札詔安拒潮援虜遣總督中權鎮黃興督護衛前陳堯策英兵營黃梧等屯
札南靖平和拒汀援虜遣援勦前鎮黃大振同平夷侯關安伕等轄將拒泉港章雲
飛水師又遣北鎮陳六御督信武營陳澤守海澄　本藩自統〻八師屯札江東待敵
初八日藩同各鎮相度地利視其迎敵據險設伏之處四即傳令曰東北大山下係
通漳大路當先據〻其險不可致令敵札據高〻下馮右〻先鋒黃廷督左衛鎮楊琦書〻

兵鎮楊祖等札空營山頂多樹旗幟伏精兵於山傍待敵另選戎旗內壯勇衝鋒三百人埋伏虎渡橋南北與楊琦等為應援犄角以絕潭城之東南一帶山埠堪戰之地爾左先鋒蘇茂伏札東尾寨內外爾親丁鎮甘輝督禮武鎮陳俸等札當頭查敵道之衝次爾援勦左鎮林勝接之又次爾前衝鎮萬禮并正兵營陳魁接之戎旗中軍營則札各營之中繼連援勦後右衝中衝等鎮接其右勢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又爾前鋒鎮蘇文興號為兵十餘伏中軍營前樹林以為各路衝突應援又爾援勦右鎮黃[illegible]埋伏深青橋鴻漸尾一帶截其歸路時中軍各營前附山後背[illegible]傳令各船放出無得复留[illegible]胆怯者思退走亦淮陰背水陣法也又傳各營盤中豎牒望桿高數丈牒官帶大號三枝昭者中軍營第一樣[illegible]號起是虜出

兵各穿帶衣甲軍器拈鬮貼立木栅邊第二枝火號起係虜逼近營盤鳴金貼立木
栅邊篠內以逸待勞挫其銳鋒俟第三枝火號起即齊擁殺敵頭疊用大筒火箭神
機銃器次疊用牌被鎗刀叉々 令曰此番殺虜係大敵賞罰格副將以下退卻者許
督陣監營登壇懸示統領總鎮登時調鮮軍前懸示調遣士札已定虜陳全初十日
來擇營於對面之牛歸山相拒有五里我師已占得地利矣至十三午晝率馬步縣
東南山埠而來見頭疊各營寂然不動未敢逼進直至正兵營中即近砍斬木栅
本藩即發第三枝火號各營蜂擁而出虜遂分路迎敵未分勝負 本藩親督弍旗
鎮官兵勇向而進虜始少卻禮武陳衷親丁鎮甘輝右先鋒黃廷并蔡苡林勝等首
尾兵將會前夾圍而赤文興又督馬步搗其中虜遂披靡退敗我兵追至牛歸山老

營各鎮齊集一晝殺人積屍遍野陳金盡棄其衣甲輜重奔命而走至夜分又被黃
山伏兵追殺陳金僅以身免此一敗也虜全軍覆沒獲衣甲輜重不計
本藩隨照大敵陞賞有差以禮武鎮陳俸并輝黃廷黃山等為首功陞右先鋒黃廷
為提督前并輝為提督中黃山為提督右以副將廖敬管右先鋒鎮戚斌管親丁鎮
余新署援剿右鎮正兵營陞為正兵鎮
偽陳金敗兵大將不敢進入同安札營城外被家丁李進宗等刺死進宗等來歸初
寵用之後況進宗恭水以背才主故之也
十三日我師既敗陳金是夜長泰守將并縣官聞知棄城而逃百姓迎請鎮守
藩委參軍馮舉人知縣[illegible]臧衛右沈奇駐札防守

四月　藩督師進攻漳州

是月兵衆雲集閩設・十八宿營角宿戴捷亢宿林德氐宿鄭榮房宿周全斌心宿周勝尾宿楊正箕宿鄭之罡・斗林功牛宿謝對女宿蔡科虛宿洪承寵危宿賴策室宿康彪壁宿唐邦杰奎宿華章昴宿杜輝柳宿姚國泰井宿陳習山進攻漳州守將王邦俊攖城固守上下請援

本藩隨分兵重圍數匝困之遣仁武營吳豪義武營楊朝棟專札西門營盤堵禦以前衝鎮萬禮禮武鎮陳俸尾宿營楊正為應援另撥戎旗鎮王秀奇提調兼應援西門有失則罪王秀奇護衛左鎮沈明正兵營陳壎親丁鎮歐斌專札北門營盤堵禦以左衝鎮楊瑞右衝鎮柯鵬亢宿營林德為應援另撥從督前黃廷為提調兼應援

北門有失則罪黃安　護衛前鎮陳堯策角宿營戴捷專札東門營盤堵禦以援勦左林勝中衛鎮蕭拱辰後衛鎮陳朝八　宿營周騰為應援以提督右黃山提調兼應援東門有失則罪黃山其南門專札營盤以遊兵營黃元札新橋頭後鎮陳魁札舊橋頭信武營陳澤二武營藍衍為應援另撥北鎮陳六御提調兼應援南門有失則罪六御又撥氐宿營鄭榮柳宿營姚國泰專札八角樓營盤堵禦以英兵營黃梧為應援又　張名振為提調八角亭有失則罪名振奇兵鎮楊祖援勦後藍登房宿營周全斌專札東撥一萬　六路堵禦援兵以中權鎮黃興提調兼應援大路有失則罪黃興另撥親隨營李長提督前黃廷提督中甘輝鐵騎鎮劉有才昴宿營杜輝兼各處應援遊兵

本藩駐札南院調遣其餘各鎮分守漳浦海澄詔安長泰平和南靖等縣

五月虜援兵金衢馬王淳隨會王邦俊督兵縣東門進戰　本藩隨撥房宿營周全斌援勦後蓋登伏東嶽左〻　井宿營謝對援勦右余新伏右邊大師屯札市尾兩邊待敵虜〻入而進　本藩督令戎旗鎮親隨營黃昌前提督中提督等賈勇殺進而房宿井宿兩邊衝擊虜隨敗走擒其副將金屬投獲甚多後退守城中不敢復出

藩論功陞賞各有差傳令各築營盤圍困其營盤外開河濠一丈鹿角一重木柵一重木柵内則豎蓮蓧每蓮蓧三個隔一位設一銅百子銃另築短墻如城一樣圍守之比比將王有才所畫之傳各營如〻〻而行以為久困之計虜援絕不敢出戰仍堅閉固守

是月前軍定西侯張名振議就鎮門築水滙淺漳抗隊工力浩大水滿難防棄之

漳平縣虜守將廉彪來見彪自大戰刃旅力遁能左右射百發百中入因副將蔡勤引見

藩稽叙之授室宿營令回札茶坊崗招募克復上遊

陳金毅敗金衛馬等來援亦被殺退漳圍未改遂集舟師數百隻來犯中左攻吾所

必救以改漳圍　藩令一鎮陳輝為總督率右軍閩安侯後軍〻〻崔之左軍輔明侯

前鎮阮〻〻〻洪旭洪暴等水師百餘號往迎之遇敵於崇武〻〻虜舟據上流順風衝下

我師少却至流退風轉陽〻〻渾全衛李周瑞周旭舉二生駕揚帆衝入虜陣奮擊虜

不敢當避而各船湧進協擊虜遂披靡退走虜縣崇武登岸而逃奪其大船十餘隻

而回

六月　藩駕如浯州青嶼灣賞罰水師官兵傳令漳城圍困將領加謹　毋致疎
虞賞右軍周瑞後鎮施舉首功殺其退却副將四員傳令烙頭防守泉港虜船自是
虜船再出來犯被我舟師〻〻焚其舟并殺其副將蘇是虜水師不敢復逞
親丁鎮〻〻〻〻故以郭廷為親丁鎮
七月　藩督師圍困漳州時城中之粮至食人肉百姓多餓死王邦俊等遣蒲騎欲
潛出寨中取討粮米被我官兵伏殺無回虜聞知不敢再出堅守餓待援
八月　藩督師圍困漳州時粮米盡盡百姓餓死過半虜兵有至食萍老鐵者有逃
出降者供稱欲奪路共逃亦有欲降者　〻〻藩傳令攻城撤去西北兩門營壘任兵
環攻東南聽其夜逃〻〻半路截殺虜偵知亦不敢逃只得餓守

九月十八日報金固山礪統滿漢馬騎萬匹大戶里夜入援至來駐札

本藩集諸將謀曰攻城未下援兵已至留此解圍軍于江東以待之如敗陳金一樣

則漳城亦如長泰不攻自下矣諸將曰可時金固山聞鑒江東殘撤不敢直進竟程

繇長泰小路。

藩偵知隨于二十六日解圍擇札古縣地方據險以待[illegible]亦于是日進城

藩下營[illegible]高埠尾左邊撥中提督甘輝統親丁鎮郭[illegible]左提前衝中衝等鎮札

于山頂伏松栢林內右邊撥右提督黃山統右提勒余新右衝鎮柯鵬後衝右洪承

寵禮武鎮陳俸等陣于田中作頸　實以後衝鎮蕭[illegible]衝左不衝等為應援撥前提督黃

廷督右先鋒廖敬允宿營林勝等往來馳援右邊撥前鋒鎮赫文興為驍騎中馳擊

應援左邊

本鎮自督我旗鎮馳援左右甚布乙定金固山邊率城守弁援兵萬餘騎前來對敵

十月初一日虜札營對壘與我營伍星布碁峙未敢輕進至初三早西北風盛發占據風上遊分、一賊而來先以一股衝我左邊中援督撣兵〻戰約數合勝負未分繼而我林內兵抄斷其後合兵邊進虜遂披靡被我兵逐〻死者過半餘者敗回作一堆齊擁直衝我右邊右援督撣兵接戰我用大箭大炮神器齊發一時西風猛烈大烟被風打回對面昏黑遮不見人虜遂乘烟突衝我兵不能相顧潰散而走

藩親督我旗等繼進已無及矣虜遂追野追來我兵且戰且退　藩駕隨回札海澄

是晚查點不見右援督黃山禮武鎮陳俸右先鋒康〻親丁鎮郭廷護衛右鎮洪承

龍等回已戰沒陣中矣

藩集諸將併述喪師之罪盡殺之甘輝言曰此番非人力不齊將士不用命乃反風所誤天時不順地利失據以至敗回亦天未厭亂也　藩默思良久曰爾言固是但我見陣中旗幟未接即退者此等不殺將何以治兵於是定元宿營林德先退梟示狗軍中右衛鎮柯鵬綑責削職

另議優卹陣亡文武官兵并令禮官議禮迎入忠臣廟祭祀

藩駕擬回中左派撥屯守沿邊遣行前鋒鎮蘇文興提調房宿營周全斌智武營藍衍防守東門義武營楊朝棟提調亢鎮中協唐邦杰柳宿營姚國泰氐宿營鄭崇防守南門黃應援又以援剿後鎮藍登中權鎮黃興協守西北門以副將蔡勤同謝子達

協礮西門小水門城内春布已密又撥都督王明駕銃船為首程提督中鎮為二程
防守烏礁水師撥援勦左鎮林勝親隨營黃昌為二程援勦前鎮為三程仁武營吳
豪為四程防守中洲水師調遣已定隨率鎮將四中左并調遣南北征勦　令馮工
官吊民々々晋々々每獻復擣

十一月　藩駕駐中左　陞義武營楊朝棟為右衛鎮々　衛鎮副將陳鵬為義武營
其二十八甫營督撥歸鎮親丁鎮不設右先鋒禮武等鎮俟員另補
道中權鎮黃興為正提調前衛鎮萬禮為副提調率援勦右余新護衛前陳堯策鎮
衛右沈明英兵營黃梧々々旗一營王怡、三營陳瑞恢撫虞若驥等往詔安九甲平和
等處募地措粮　是月秦王孫可望移檄會師安西々々李定國復廣西殺僞王孔有

有德遣使會師　藩遣勁用官李景往廣西約師會剿
十二月　藩駕駐中左　知海澄縣事參軍黃維景失職不謹逮繫羈留寺丞中軍
都督張英理縣事　虜傾知黃興等駐師平和遂遣三大人帶馬步數十前往追逐
一枝逐至大小塔地方正提調黃興等據險迎敵虜不知地利被我師用伏擊殺退
敗而走一枝追至松柏坑被副提調萬禮據險設伏擒斬殆盡虜遂奔回
七年癸巳正月　藩移駐中左　漳虜大隊到石碼鎮被我官兵逐殺之盡焚民居
店舍奔回　藩令中軍張英招徠安集如故　太師平國公差周繼武至自燕京傳
清朝欲來議和令藩議就之
藩差李德奉書稟復　太師言兄南下數年已作方外之人張學聖無故擅發大難

之端見不得不應令騎虎難下兵集難散云云

二月　藩駕駐中左　中權鎮黃興等率衆自詔安回　藩召集責之曰未聞帥令擅自歸回是欲何為問誰為唱首衆俱以王怡若驥對王怡令推出斬之若驥細責革職派以從征年終將領俱降級有差　委五鎮余寬鎮守三都等處地方

三月　藩駕駐中左　遣前軍定西侯等水師恢復浙直先時定西啓曰名根生長江南將兵數十年今虜各處兵將多係舊屬蘇金茜既併力於閩勢必空虛浙直我以百艘來此長風破浪直入長江號召舊時手足攻城掠野因時制宜搗其心腹虜無暇南顧　藩主得以恢復閩省會師浙直可指日待也　藩從而遣之并遣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知[illegible]營監符後鎮施舉等一齊進

入長江

四月報囤山金礪吊集水陸官兵船隻欲寇海澄中左即遣左軍輔明侯林察右軍周瑞後軍周崔之前鎮阮駿援勦前鎮黃大振等督率官兵船隻前往堵禦虜船後過颶風觸明侯林察船漂入興化港被虜拘禁於獄至鄭貫來議和出之

十八日報虜吊集十縣民夫二萬擡運攻城器械于是日同馬步數萬出城駐札敎場齊犯海澄 藩亦吊令辦守城器械以待之

二十八日虜札營祖山頭 後衛鎮陳緺病故以業章管理後衛鎮事

五月 藩駕到海澄令王中軍張英催督守城民夫器械撥北鎮陳六御督義武營仁武營智武營防守縣內撥援勦左林勝堵禦南門外橋頭撥左先鋒鎮營。

外敵廟、前撥護衛左鎮沈明守中權關撥正兵哥兵等鎮守土城九都城撥前鋒鎮

赫文興戎旗鎮王秀哥護衛前鎮陳堯策守罌鎮達寨前衛鎮萬禮帮守鎮達寨外

撥前提督黄廷中提督甘輝札守關帝廟前木柵連接鎮達寨

本藩、、札媽、、虎行訟戰

又令水師楊權蔡新等駕船擊其旁虜移炮擊我水師楊權被擊死

初四日全國山率馬步數萬札營媽宮前離我營半里之地　藩令我師擊其營虜

是晚即逼營安遵餘大小銃炮數百號日夜速擊無歇息間斷打透我營中官兵多

被擊傷而死王遵餘木柵多被打碎崩壞　藩傳令立刻修葺完固至初五午諸將

請令曰虜炮連續不絕遵餘多被擊碎無可容身各、兵俱願出決一戰不、坐受

其擊　藩問誰敢領頭叠衝擊後勁鎮陳魁後衝鎮蔡章等向前願領于是通令諸
鎮各選精勇壹百名合力秉炮烟衝進虜見我兵出營炮銃齊發我兵又多中傷後
衝鎮葉章被銃打死後勁鎮陳魁右腿擊折
藩令收兵而退只得固守　枝用全斌署理後衝鎮事楊正管理後勁鎮事種望葉
章陳魁發回中左調治　虜連擊兩日夜我營壘整而又壞官兵無可躦立損傷者
多兵將當俱[illegible]各無守志　藩頗聞之
初六早　藩見營壘難堪官兵面面驚惶遂喚旗鼓張光啓往各營傳令光啓不敢
往再喚宣令廖達進曰可往遍傳大小將領官兵此城不守尚南恢復再遲早晚本
藩有計較虜令其片甲不回如有不敢守者即報名來聽其回去本藩于此土生死

以之決無抽回之理也時參軍馮舉人參贊營中亦言雖死無可去之理恐將領未喻

滂意耳于是再諭參軍曰爾為我持此格討之印遍諭軍中朝廷以此畀我我惟有効死勿去而已諸將之有能率衆得功者願以此題敘于是參軍持印傳諭軍中無不感奮諸將齊到請令　滂勞以酒并提督對衆激言曰古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測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合聲齊應曰此城是大家今日死忠營也

滂壯兵志令人酬飲　滂遂率諸將上敵臺觀敵諸將告以銃炮叢多不可登危

滂曰死生有命在天虜炮如我何于是上臺指虜觀視虜見之知其國姓移炮向擊

叢天向射時與膳從蘇責持戰被向韻中提督擠　落下臺忽聲炮響音中擊
落座此一除也又新鎮逐塞逆新築遮條擊碎崩壞平地
落令各掘地窩藏身隨諭諸將傳令曰虜吊許多精銳只攻此木柵邊條數日夜開
過墳炮不知裝千遍今雖如此手把未敢通戰者一則知我手段二則意我必退回
中左昨偵探來報虜營中大藥錢糧不繼盡在早晚一決我諒今晚必大擊一番明
早黎明必停、或決一戰如不勝必退走矣虜之伎倆在吾掌中料之審矣爾等須
諭將領明早的來臨營後若欲過河時必用空炮動其聲勢惑我耳目斷無自擊之
理爾等須攢隊站立各執大刀大斧如耙上劈去不准追逐候虜齊過河乾攢定時
用大攻齊發一盡焚去方准併力殺出進前重賞退後立斬各依軍令軍法而行可

也于是令諸將各回營隨令我旗神器鎮何朋率洪善等將所有大藥就夜分時一盡埋伏河濱近其藥心相續如地道埋藏法候令而發虜果於初六晚迅炮大擊連夜須刻不絕營壘一連盡如平地官兵多閒藏地窖中不傷其所埋大藥亦無防碍至五鼓虜果於空炮作營逼進先用民夫扛運過河車頭叠用漢兵二叠俱滿兵湧逼直進我兵死敵用大斧砍下三退三進殺傷相當時我旗鎮內班將蔡文王朋中提督班將鄭仁李昴前提督下賴使楊正前鋒鎮下蕭自啓等貫勇百倍砍殺尤多虜見勁敵連三叠滿將蜂擁繼進盡過河濱矢如雨下人難站立我兵站生死拒時天暂亮瞭見虜已過河　落令發起地炮一連將在過河之虜一盡燒死並填河內盡皆疊滿遂令我兵一擁衝出其未過河殘虜狼奔而走擒殺無遺回山隨令民夫

逆炮走回此一敵也死中得生何啻背水之戰非本藩善戰親督不至是也

十二日　藩駕回中左到教場設宴犒大敵格論功陞賞　先時署海澄縣叅軍舉人黃維璟因失地方事不理逮繫至是聲罪與將誅之　陞賞中提督甘輝前提督黃廷前鋒鎮赫文興前衝鎮萬禮戎旗鎮王秀奇等為首勲擬題伯爵叅軍馮舉人運籌决勝題授監軍御史　陞蔡文王朋鄭仁謝任楊使蕭自啓等超授都督僉事餘各犒級陞賞有差

是月行在遣兵部萬年英齎勅冊封　藩延平王　制曰克敘彝倫首重君臣之義有功世道在嚴夷夏之防蓋天地之常經實邦家之良榦爾漳國公賜姓忠猷愷摯壯畧沉雄方閩浙之飛塵痛長汀之鳴鏑登舟灑泣聯袍澤以同仇嚙臂盟心謝辰

皆於異域而乃戈船浪泊轉戰千年孅表興元開行萬里絕燕山之僞欺覆虎穴之名茍作砥柱於東南叢遺民以弁冕弘勲有莫若節彌貞惟移忠以作孝斯為大孝蓋忠家而許國乃克承家銘具金石之誠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錫以冊封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脩茅戟丕建犂庭之業永承胙土之麻尚敬之哉　藩拜表辭不敢受　另遣監督張自新同萬兵部綠水赴行在回奏題叙海澄捷膚功次請勑各鎮勲爵後即勅封甘輝為崇明伯黄廷永安伯王秀奇慶都伯赫文興祥符伯萬禮建安伯馮參軍監軍御史餘各陞級有差　另遣監督池仕紳齎表繇路詣行在弁會平西等兵馬行軍事宜時晉王定國蜀王文秀俱有書來會師　藩脩書答之漳報金酋奉旨班回　藩集諸將議曰金酋敗班回必有一番說話厲不足慮矣

我欲興問罪之師於潮揭一則使郝尚久不敢援郡歸清二則鷗汀逆寨委截粮道應當掃平也諸將俱曰可隨以中提督甘輝督義武等營鎮守海澄縣以後衛鎮周全斌督水師鎮守烏礁另委忠振伯鎮守中左總督策應戰守兵粮事宜撥水師右後軍前後鎮堵禦泉港

六月　藩督舟師南下先攻鷗汀逆寨其寨築在田中四畔泥深只一路可行進攻未下一日

藩集諸將在寨外樹下坐議伐樹架銃攻打逆民移銃向擊忽一彈子中傷本藩左脚指上幾傷要處後醫愈亦一險也

藩以兩田泥深攻打又難姑抽回入揭徵助行粮并移諭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

可惜叛歸清尚久不報

七月　藩駕駐揭陽門闢徵輸行糧各寨樂輸

八月　藩駕回中左　太師平國公差李德周繼武等齎手書到稱清朝欲賜地來和欲差二大人齎海澄公印勅以一府地方安插又係劉清泰保認先差德等來探可否回報然後方令詔使賚來　藩曰清朝亦欲貽我乎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遂回稟與平國公令李德星馳赴京回報稟云違侍膝下八年於茲矣但吾父既不以兒為子兒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問候濶絕即一字亦不相通總緣時勢殊異以致骨肉懸隔蓋自古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兒初識字輒佩服春秋之義自丙戌冬父駕入京時兒既籌之熟而行之決矣忽承嚴諭欲兒移忠作孝仍傳

清朝面諭有原係侯伯卽與加銜等語夫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
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
至喻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
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卽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父在本朝豈非
堂堂一平國公哉卽歸清朝豈在人後乎夫歸之最早者且然而況於最後者又可
咲者兒先遣王裕入京不過因有訛傳父信聊差員探息輒縶之於獄備極箠楚夫
一王裕亦做得甚事而吹禁射影若是其他可知雖然兒於乙丑歲亦已揚帆入粵
屯田數載矣不意秉兒遠出妄啓干戈襲破我中左蹂躪我疆土虔劉我士民擄辱
我婦女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

錢穀何可勝計彼聞見將田乞憐於四叔幸四叔猶存餘地得以嚴歸乃歸而又相貳啓釁我將士痛念國恥衆亡咸怨髮指冠是以有漳泉之師陳金之援首楊名阜等之屢敗固自出爾反爾之當且不特此也異國之兵如日本東埔寨等諸夷兵旦晚早至亦欲行春秋大義失信如父命及清諭猶且兩難而以父所傳之論若此乃抄劉郡阮劉清泰所賣之勅若彼前後之言自相剌謬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其育以生生者反而受制於人乎且以閩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餘里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則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比

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時生鎮閩粵山海寧謐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能効本朝之妙算而勞師遠涉年年空費無益之貲將何以善其後乎其或者將以三省之虛名前啗父者今轉而啗兒兒非不信父言而實有難信父言者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三省地方相畀則山海無竊發之虞清朝無南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涉空費帑金萬萬者乎況時下我兵數十萬勢亦難散散之則各自嘯聚地方不寧聚之則師旅繁多日費巨萬若無省會地方錢糧是真知前者啗父故智也父既悞於前兒豈復再悞乎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復有加者乎況兒功名之念素澹若復作馮婦更非本心此

可為智者道耳不然懸烏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實禍而人心思奮江南亦難久安也
嵩東道李德賫稟入京
閏八月　藩駕駐中左以和議故分遣各勲鎮就漳泉派徵樂助兵餉達督餉都督
黃愷追晉南地方餉二十萬
九月　藩駕駐中左遣前提督黃廷就雲霄地方徵米五萬石
時和議未就徵派四出偽院劉清泰聞知遣書　本藩曰從來、、　夫舉事必使功
業有所歸身名無所累而後奮臂一往以求白于天下可也今令尊公以身依日月
之傍令祖母年逾桑榆之景更思海上有事以來冒費者何地之金錢塗炭者何方
之膏血足下英雄之姿忠孝之性豈甘一時之倔強而冒青史之譏咫尺之飄搖而

釀赤族之禍也哉如惟揆戈為孤注何若使其子弟以歸倘疑赴闕為畏途何妨請
命於桑土而守不俟以平生忠朴久見諒於聖明皆能為足下一一剖心以吁籲者
倘有言之不應不但非男子且無以質鬼神章決裁鑒易書與定國公求相勸免書
云足下以韜略起家廉勇報國素振海句之威久著樓船之譽　僕雖遼隔於山河
而實邇聞於異代丈夫功名事業如足下添亦可為不負生平矣不佞章句寒才備
員侍從一旦膺此閩浙之任并拜招撫之諭責綦重心綦苦矣故秉大兵未集兼程
入境意欲早定海上之事早報聖明之命以早結足下一門父子兄弟忠孝之局耳
前日令兄老先生家報之後先以一函達令姪字字通家骨肉之言亦字字今日時
勢之言也不意令姪即昧進止又涉誇浮蓋驕子之。啼本不可聞之君父而荒唐之

説豈所以執論於從常足下身京軍旅之艱目極興亡之變如此大事必伏老成乃特剖心相告幸亟呼令侄與部落族黨而諭之爲身島外既非英雄結局之據回首京華終是天倫缺陷之恨況朝廷浩蕩周至之恩亦史書所未載往事所難遇矣固山之兵露刄於漳濱南至之師立馬于泉界有不能頃刻待者倘遷回以動群策之挨展周以激聖明之怒令兄前此之綢繆與不侫桜此之挽回俱付之東流而不可問矣唯是足下于令姪以參差之鴈羽而同風雨之鳩巢撫事、、或自不能掉臂而為孤注若其不成又安能袖手而付之傍觀乎不若於今中摇摇未定時或力挽以同歸或獨先以就議不侫與足下交道之始即勲業之終矣從來乘氣運者後代之事也足下於此日之天時人事諒籌之久且熟矣至於措置、、以妥之計良、可以王成

必竭綿力仰一言之不應不但非男子披瀝肝膈之衆且何以施面目 見神於滬
湛之下耶幸足下裁鑒以決行止竚候好音 定國公復書於清泰曰仰荷明令速
辱大教新朝浩蕩之恩與先公祖優渥之愛閭門頌鏤如何可言第不佞病積沉房
京羊林簀久見踪於當道漁竿樵斧尚弗克負荷況軒冕之榮耶若漫然濫竽是妄
論隸於草莽矣向已敬陳蕪詳遵使想往王涵至於舍姪壯年鋭志頗足有為君父
命重罔敢不遵第以數千萬之衆仰給於一府安頓不易哼散堪憂彼時預越咨將
誰任又體統事權之間舊例新恩不無稍礙用是趑趄以為新朝實開誠布公而于
推心置腹以有未然其未敢拜揚誠命出自其衷且揆之事勢亦不得不爾者老公
祖其別有以教之否

十月　藩駕駐中左遣中權鎮黃興前衛鎮萬禮等統領轄鎮進入龍巖地方徵餉二十萬

十一月　藩駕駐中左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衛楊朝棟等率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徵餉三十萬

十二月　本藩親統戎旗等官兵巡到泉州惠安討叛逆頑寨而回

八年甲午正月　藩駕駐中左　太師平國公又差李德賫手書到稱清朝遣鄭賈二使賫海澄公印并興泉漳潮四府聽我安插兵　月抄到省　本藩隨令副中軍掛顕義軍門印常壽寧為正使典伎所鄭奇逢為副使前往福省接待因太師之命欲其忠孝兩全也與壽寧等諭之曰議和之事主宰已定　須爾等言詞應對只是

禮節要做好方不可失我朝體統應抗應以因時酌行不辱命可也

二月初一日報壽寧到省二使令按察司道黃澍接待議相見禮澍曰今日內院大人欽命天使爾等應行腳門參謁寧曰今日俱兩國命使况掛印賜王我朝庶尸之理賓主抗禮足矣澍回二使二使不肯澍又曰大人辭京至本省為爾 藩主撫事而來爾來 藩令有主道焉暫宜少屈寧曰本省屬之明朝則我為主若寄清朝今日我等至此駐為賓矣且和事出自清朝非我 藩主求之也二使欲先屈我是無意于和我等回歸復命矣澍再回二使稱不肯屈亦不敢强只令同回寧等回見

藩述抗禮事稱其能使

初六日 隨帶奇兵鎮楊祖從衛鎮周全斌親隨營黃昌等兵馬前往安平札東山書

院與清使朋見　次日二使將印勅交投々未開讀逐次入賜宴次早二使歎回京復

命乞示旨意

藩云兵馬叢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另督外國賚員以贈之

初十日二使回京復命　藩駕回中左

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等督師進入長江奪虜舟百餘隻々兵四起歸附遣艱

標營顧忠入天津奪運粮船百餘艘名振直至金山寺致祭先帝而回虜聞風驚懼

順治海澄公勅諭朕惟閩海粵區兵戎書寄宜資勲冑以靖封疆爾某乃我朝世々家

同安侯鄭某之子纂大兵下閩某等首來歸順雖京收錄未稱報功緣墨勒根王々

心輕聽不計㒺全忌養以致疑懼淹留踪跡　海中情其化外朕念之一々論慈孝之

性父既為功臣之子且願作敵但道阻且脩爾心無繇上達乃者李率
朕令內院大臣細詢言語悉爾至情朕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舊即
定防鎮亦必需才與其另擇他人豈如任用爾等且爾父舉不避親力為保任居固
加之封爵畀以事權幸同開國之功特錫承家之慶茲封爾為海澄公賜之勅印鎮
守泉州等處地方祿俸如例閩境海寇投誠似宜防勦海洋船隻俱令管理稽察收
納稅課所部官員照舊管轄以俟叙錄歸順人衆具數奏聞以便安插地方官評民
詞訟錢糧凡有職掌自有督撫管理爾服此寵受茲信任務殫竭心力以圖報稱
海濱寧謐惟爾之功毋替朕命　另勅撫院劉清泰　近日海寇鄭某屢次騷擾沿
海郡縣本當勦除朕但思昔日大兵下閩伊父　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

兄獨生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并張某某等有心向化無路上達又見伊父歸順之後臺勒根王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許籍親人作何安插恩養致某等疑懼反側朕又思父先歸順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王勤若某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某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諭及伊弟鄭某等知悉如執迷不悟爾即進勦如家人回信到閩某等果能以心悔罪爾即一面奏報一面遣才幹官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某某等赦罪授官仍聽駐札原於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閩廣東海疆俱責成防勦其往來洋船俱著總理稽察奸宄輸納租課若能擒獲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勿墮狡謀[illegible][illegible]以諭

時永曆行在[illegible]晉王定國蜀王文秀有差官賫書來會師 尊遣官[illegible]字異
同赴行在復書往會定國來書云蒙者高涼遣候極目惠風約不如期頓成後阻詳
大機宜徒深悵望嗣駐胡寧復通密耗乃於秋冬始審興居所荷遠貽佳佳得之海
上傳聞求其並躪達檣再續五羊之役弗可得[illegible]今春楚虜[illegible]首合師往還狩嶽濱
我行義維時聲援犄角落落難呼因[illegible]寧即空兩粵以長驅而將乾弗及引
安龍渴蹟遠遁愀心先事迎鑾君子宜有同心也比月陛見天語諄詳廷訊茲舉允
符宸斷即日六飛風駕以四月如滇時廣宣聖[illegible]丕暢皇靈潛躍依光鼠狐改步三
百年興感人懷于斯可振而廟謨乾斷煥然紀綱社稷靈長無容翹卜矣惟念聖恩
廣大賫格遐涯如不報答不督其長年之徒勞[illegible]一日之蹇員甚而桂樹蒼積

冊以丹書頒此非賞盍摺懷及公將何以為報崇詡　無嘉猷茂伐頻達朝廷奠煩
饒舌惟衆事輔車之誼潮患疊奏之勳是固不容已於對揚者上每召問拊髀久之
用特寄初逸頒冀公於咫尺
天顏枕戈靡懈耳宸居巽定捷伐丞申拜成命以將　天威分誼攸篤共內安而即
外攘特勢維宜公其整帆飭旅布號宣戒待戎於長洋把臂揖論心一償夙願不
亦快哉惟蔭尺鯉願得時告勿憚用吝不盡
藩侯晉王書云　數遣信使祇候好音山川脩阻或達或否計在老親翁焰中苟粵
東之役不俟立調水師期會五羊進止相左深用扼腕然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桑榆
想淶遙々　漠狐蒐改步東西南北共帶宗周此社稷之靈而齊々君相々々拊抃々

之熟不悟　王　聞識首威醜首數矣拜聆鴻猷殊深喜悅今宸居既定羣情向畜
業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機胡運值將盡之時宜速乘勢併力齊舉茲不候現
提水陸精銳收復閩浙蕭風威發指日北向願老親翁擐甲長驅鼓行迅掣苗民交
攻兵焚濟河之舟表裡合應立洗腥膻之穴然後掃清宮闕恭迎鑾輿豈不大符民
願哉　是月　藩駕往安平謀和晉南師々留黃愷遊派積行審安常壽亭查察回
報究擬

三月　藩以和議方就秉勢分遣各提督總鎮々福興泉漳屬邑派取樂輸恐其出
兵相阻即移書於督撫劉清泰曰以數十萬之衆按甲待和雖議可俟而勝決不可
將稍就各郡邑權宜待餉以濟兵糧可也　清泰覆　云　頃接華翰并讀家報之

憲台衰矣前令親筆賫勅印到不佞已度其事之〻　華英議之確在尊公老先生
於君臣之際父子之間寔費大力苦心矣但勅印未於萬里既不便久為虛懸事勢
既已垂成更何必稍存芥蒂且勅中歸順人衆只數奏聞安插地方會同督撫詳細
報聞之語何嘗不為斟酌次第商及乎今一拜詔不但台臺可以特疏不佞亦當補
牘矣倘必緩成命以待議持家書以入告於台臺多一番形跡在尊公多一番綢繆
此不佞中夜代籌至悉至篤之論想英雄豁達之見不以為　言之迂月濶也不佞
濡筆以俟裁決萬勿遊移耳至所言取餉一事不佞亦動一得焉今日聯異姓於同
舟化國家為骨肉則地方者各有關係之地方人民者各有聯屬之人民也留得一
人他日〻　之、留得一土他日多一生聚況台臺於桑梓朋友之間更須調護此

又無煩不〻請懇矣不佞以侍從舊人偶蒞封疆去就猶如然得始終此事自不

敢貪天以為己功但可告無罪於尊公握手時則厚幸矣餘何計哉臨楮待命

是月　藩得書覲督大師題歷民情動餉順逆以定勦撫先錄南安小路達至枋、亭

登舟至鎮東海口等衛地方駐札先時海壇松下大小址等〻芒民每年識我南洋

船隻至是發龠該諭之　松下逆民狂逞不服徑出旗號備敵　藩遣中提督甘輝

前鋒鎮赫文興左衛鎮楊琦等從陸路抄進　藩督戎旗鎮從右抄進時　兵齊會

逆民不支俱被勦殺并焚其鄉社亦徹隨移師進攻海壇山逆首陳西賓亦擁集逆

民來迎敵被我師一鼓敗之陳西賓自縛乞降甯之二處素逆俱平　委後軍平羌

侯周崔之鎮守海壇地方達援勦前鎮黃大振揆〻　八之作為不軌毀義叔掠鉛

使　藩巡歷至是知之遣中提督甘輝逮繫治罪　副將戴捷管理援勦前鎮事

四月　藩駕自海澄班回中左賜黃大振死　遣前提督黃廷前衛鎮萬禮率轄鎮進入永定地方指餉眷兵汀虜將王進功率兵數千阻截餉道前提督得旨迎敵之敗其師於雷胡地方擒斬虜馬兵不計各寨聽令追徵　白土寨頑抗萬禮等亦敗之

五月　藩駕駐中左　藩再馳書與清泰必有三省方許和劉清泰馳書來復書云遠接侯札以為必有以慰不佞之殷殷而不為尚搖搖於行止也不佞屢往入閩激切致書莫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聖明之命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何足下之所答依然毫厘千里耶天下事情理與勢而已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令祖母年逼風燭之時念　先人土非足下胞絡所瘞則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忍尺弄兵削棘其上

在尊公之靈魂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富
貴功名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困山枕戈久矣今大兵駐焉於潭
畔勁師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者蓋不佞之御命意主於撫困山之振旅力主
於攻在足下奄浮恍惚不佞焉敢執為必撫以止其攻倘[illegible]而綏撫局之[illegible]尤可
言也一攻而遂以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此之綢繆與不佞後此之挽回俱無所用
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況足下家報所陳來札所對皆足以啓群議之排而[illegible]門
之怨不佞繕疏而入紫貴降緒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因足下所言再為披瀝所云不
知有父[illegible]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亦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為明孝重臣以
國亡而擇主非背恩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 [illegible]得藏不易之親而從不

必然之義耶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者幾無據矣在於今　才以三省相畀之說斯言胡為乎乎於今天下中外貼然十載而足下身羈海角猶欲招抹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服之版圖惟正之財賦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亦無此遠籌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則棄彼而忠於我乎此皆拂情影借之言而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朝廷加恩一番尊公京營一番不佞來此調停區畫一番天下事寧可瓦全勿為玉碎足下或諭之族黨談之老方務必開心見誠勿得藏頭換面勿再以不可告之言必不可行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論議而終於坐失事機也不佞言至此心力已竭他日見尊公于班聯之間亦可以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并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屢

其責甚盡執其咎歟惟足下裁之

是月常壽寧回報黃憧逆流橫行種種難枚又山海等餉多徵少報計十餘萬頓

藩查實有據令殺之又告示有清朝賜地之句　藩〻并疑其掌案及戶房二人沒

家資十餘萬

六月　藩駕駐中左遣中提督甘輝同援勦左鎮林勝等出師長樂等處措餉資兵

佟國器馳書求情書云　閩鷁首揚帆而歸上府料斷將祗受寵命正在阿日懸肅

之候也今據標將謝燦報稱得賁差林雲瓊傳台臺發甘林二鎮殲除山寇于長樂

等處不法〻感台臺安攘至意但恐山隅百姓倏見海兵驚惶無措茲時正當稼植

未免奔竄田間且不侵羣正在整兵殲除山寇以〻　葉〻知台臺所欲殲者何姓

之山私不復第當開命而從事焉莫若請廢機課回　〻示止戈之義則開闢幸
伍歲叢〻之〻洪恩耳　藩不報終亦不敢抗拒
七月　藩駕駐中左報清朝添設兵馬入閩　藩分遣各提督總鎮韓潭泉福興等
地方徼沿汛餉以和議未定虜兵無敢阻抗進遣益力
八月　藩駕駐中左京報清朝又遣內院葉同鄭阿賫四府安撫兵持勅入閩議和
初六日送國姓駙書來會書云久不通候正在鵠伺明旨今八月四日內院學士葉
內侍衛鄭理事官阿特賫勅諭過衢星赴台臺處其中機宜天使自能面傳不必不
佞異詞矣尚此馳聞以便預為祗迎到後更望詳示可懸懸切
十九日李德周繼武等到中左稱渡令旨　〻人到省欲招鄭貴例若員去請

方可下來　藩知先剃髮後受詔不許矣　云只作小啓令周繼武往請狀云不
倭浪志海隅伏節方外無意人世之功名久矣不意丘園辱貴寵命頻來重之綜紛
推之以心腹詎更何辭矣手劄香草珍肴軺車尚有不營衆言當面承商確祈在風
篤慰此懸懸思庶發東南　止戈賴使君一書以定而遠近懷忠義伴幽情篤ゝ在發中也
二十四日葉成格阿小到泉令周繼武來言謂　藩不剃頭不接詔不剃頭亦不必
相見　藩叱之亦未答他語使駐泉待報
九月　藩駐中左李景自西師回　晉王定國差官同景至齎書來會師書云孟夏
遣使訖汎ゝ詔敕隨悉探務并候興居擬閏月可得旋不圖至今尚稽遲貴壁今差員
李景至始知前此遣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ゝ　云師高涼祿勵養銳惟候貴

爵若信邪會學長驅以求合擊蓋不欲俾虜有喘息〻近辰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
勅書切〻以任東為計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爰遂水陸二師齊發新摩扎
扯有初兩見成績蓋殄虜於長洋敗李蘭於瑞水而會城兩虜恃海樓城尚稽我索
茲不穀已駐興邑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根據儲糧依資是〇悉所
精神援餉不絕不穀之意欲先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在
彼望風而息遁陸知難遂恃長舸艦堵我舟師非藉貴爵星言發之其誰以此一捷
也企慕甚殷宜有關切至於粤東水師官義抗虜降虜者莫不齊遣告勞然詳所舉
止多倫覲望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積之足道哉惟
貴爵為此宣意以慰恩各部則五等上之
國恩祇報在茲而不謂不穀之功罪

可混也至渙虜之來向亦畧聞其槩哉云〻　虜再無敢謹之隙且精者今安在哉
識來當盡歸以報知己其楚豫之間偵使頻繁大畧學事諳而閩浙直爭傳一檄所
謂張侯爵焚稱而前要知亦疑於今日發學之舉時棄其所急名高於易抵執事寧
悉置之吉員稱貴爵從漸惡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速臨新正為限均
希相要旦旦足役至誠雲臺虛左不穀實屬望於公也暫復不備　又書云聖睪艱
危不可言喻勒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
來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
恐無濟以〻未宜矣
安西落亦書來會書云　國姓大將軍麾下從來天下豪傑必乎其時之可為具可

為之資者必憑其勢之可藉當今之世之二者惟公有焉溯自三百年深仁厚澤匹
夫匹婦共不子若孫以承之至其賾與奇榮則元勲之錫止于茅土固未有以臣民
而上侔天潢者言及斯遍稽綱目幾千百年間殆不數數見也夫恩重則報稱必宏
寵隆則休戚愈切艱茲國步孤嫠猶傷周室之衰恤此人心父老猶仰漢官之儀吾
知公厥衷必有大不自安者枕戈待旦此其時乎不穀慚以薄才謬膺巨任咸命授
以討虜寄書載在常征所得與四方勲鎮通縣糾合者天子之靈也容或因粵誅逆
奸之孔蕃仲冬衡陽梟首謹之真虜舉九年腥濁以來為朝廷彰撻伐者僅茲兩役
然今皇廓運底乎攻取固未敢謂其謀之允臧要亦見虜之無難撲滅耳茲以懷志
兩粵東南新附曾經長驅建業不容肘腋無疑況其智力首不可與桂林湖南同日

以語又何輦而不芟荊削棘續通周道也式用以函奠薄端域因其殘孽方獲虜禦
前車之戒婺城井巾幗之遺薰以霖雨環江致我戰攻少需時日調饑方愁而水師
義旅同日揄揚謂公青省黃龍如飛如翰將一憑虛而至虜膽殊寒首稿遺顱只今
在潮惠之間不殺聞之不覺望洋起舞知公嚮昔之愆期若有俟不敢令茲之少遲
誠有待也緣托一鴻敬遞弁寫公誠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長則五羊赤海佇睹揚帆
半壁長城中心是睨否則中興告成京觀勝紀而雲臺香宇千載傳流國姓不預其
何以仰對殊眷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日望之餘言幸炤　藩得會師二書即欲
調兵南下諭王以虜使在泉今若暫住金門
初四日　藩遣禮樣辦呂太同李德入泉送禮盤外國所送珍寶炫耀之二使以和

事未就未敢受吕太住泉待報

初七日二使又令内侍蝦鄭渡舍薩舍来見渡舍見　藩覌下涕泣淚縺稱父在京許多幹旋此番不就全家難保乞勉強受詔　藩曰爾凡子未知世事從古易代待降人者多無結局惟漢光武不殺見之既悞於前我豈蹈其後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我若苟且受詔剃髮則父子俱難料也爾勿多言我豈非人類而忘父耶箇中事未易未易日令藏酒以樂其心俾勿言和事

十一日達渡舍四象復二使約期到安平相面言先受詔而諸　剃髮事

十七日二使到安平鎮發吕太禮物不収帶回報命　藩令人設供帳於報恩寺二使不肯駐宿只就市帆安駐詔勅　藩見其來意只伐不肯受詔

二十日二使回泉送知　藩無削髮之理故也

二十一日　藩又差官林候同渡舍持書并禮物再遞送二使二使益不敢受

藩書云皇華旌旆萬里驅馳弗獲祗迎歉慊耿耿前月抄差官李德來知台旆抵省政擬肅員敦候而到來之報已至近二舍弟來見不佞囑其致意約以訂期相面而台旌又自即到安平在台臺星言夙駕遄於太縣在不佞脂車不遑致踈禮應禮節之畧冀以情亮日接劉郭院來翰云其中機宜天使能面傳又二舍弟及李德周繼武等稱台臺一路來道有約實話欲對不佞面悉非渠輩所當知而傳述者未審果否不佞一一片鄙悰政為面罄非筆墨所能悉者業已卜期掃榻石前致一芹未荷槩納茲脩不腆少伸主道統祈鑒茹臨頴瞻潮　二使復書云九重詔下快睹安瀾第

等何緣茶達武事昨抵三山即令李德周繼武等先行八月二十四抵泉又着二令弟與黃茂明相繼前往預揚朝廷德意不謂失於傳宣紆回已久弟對候至九月十二日黃徵明回十三日令二弟蝦亦回未言接詔剃頭來請弟等相會故於十七日往安海十八十九李德黃徵明到言不接詔不剃髮弟是以二十日回泉也頃又來翰復云卜期不識黃李二差前言之謬抑公今日始議剃頭接詔耶若台翰中剃部院云云與令二弟道達途中有的實話此弟所不解者即使相晤間不過宣傳皇上浩蕩德意與公剃髮後上謝恩本將貴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設防數目條入而已他復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傳語及也弟以一介微軀而膺朝命欽限在十月內回京何敢稽延以身試法伏祈早決一言俾得星馳復命矣速路殷遙用以印信官封柢

復免其傳聞之悞計程往還此月二十四台音可至江邊亦不過二十五矣若前後
隆重已既斷不敢先私情而後朝廷藉護完上統惟諒之
二十四夜渡舍蓬舍同周繼武李德黄徵明等又來啼泣懇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
回大事難矣我等復命必無生理并太師老爺亦難　藩曰更活許多更易許多哉
意已決無多言也
二十六日　藩又差旗鼓史謙鄭哥遷等再請二使來安平計議二使亦知
藩欲留難他返史謙等回報
二十九日二使促渡舍李德周繼武黄徵明并顧太夫人等回京復命和議不成矣
黄徵明求　藩書回復太師與之書云三十年所對表台之書兩邊情理所易行者

己詞盡而意決雖天翻地覆誓無更改表臺可呈速往泉見二詔使只以從早所言決之以破其牢恐遇渡弟李德等要來中左不與之同來前書已決餘無別言嶽蘇張復生豈能動搖吾心哉若詔使決意回京亦可持此書以回奏矣　藩又與渡舍書云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勸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堅貞自持不恃利害不能以動其心即斧刃加吾頸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緒盡在父親徒衆中弟聞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則為清人若不信兄言則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蓋業阿哥為大臣奉勅入閩不惟傳宣德意而將以奠安兆民不為終始之圖徒為輕率之舉不為國家虛心相商徒以躁氣叠加兄行　暴烈舉動疑忌忽然而來忿

然而去海外遥遠其令人應接不暇矣此弟所目睹　總其立心只用恨之一字而已若用扶則當用之干戈不當用之兼阿為也况兄豈可扶之人也哉且四府地方糧餉僅足以養一萬之兵外此數十萬之衆何處取給將何安插即使不逼之以剿尚且不能况其追之者乎又况其畫餅者乎夫虎豹生於深山百物懼焉一入檻阱之中搖尾而乞憐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鳳凰翱翔於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間任其縱橫而所之者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聞華夷久矣用兵知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從此之後勿以兄為念噫漢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間各行其志各盡其職焉兄敢不勉弟其勉之因使賊別不盡願言

時平國公亦有書與定國令勸　藩受詔另清朝亦欲授定國數爵至是定國回書後之書云自丙戌冬發江淚別兄顏弟與諸將靜安島上矜望歸期眼幾欲穿不意宿遭亂建寧途梗杳無音信致各將士懷疑頓慮弟乃督舟入揭道商濟糴屈指八載不敢晏寧脩候者總為時勢使然耳辛卯春本省撫鎮道觀大姪屯田於粵化掠中左男女遺慘不可勝數寶物黃金計以百萬各將士聞父母妻孥被禍憤恨欲絕星夜班師救島眾鎮馬得先貪戀無厭尚留島上被各舟師重圍三戰三北撲絕勢孤乃乞命於弟弟憐沿海百萬生靈紛紛逃竄不得安生樂業姑許其請遂縱舟全渡人馬使得先生還泉郡弟之力也及大姪督師繼至聞得先渡脫尋有見訝島上被慘莫怪其然也馬得先既脫大姪與將士憤氣之　以有攻郡取邑之舉在弟則

因足疾艱楚自致馬得光之後擇地白沙粗建茅屋　日大小戰艦盡燕滄浪等
方相安者已三載矣此人人所耳而目者年內新正連接兄諭并抄旨諭及劉部院
所賞勒書有云原駐地方不必來京原係侯伯今再加叙蓋弟以十餘載足疾日深
日甚非今日始書凡移寸步皆用兩人扶掖故功名之念久灰丙戌春雷識印削髮
辭官矣天下人所共知亦吾兄所深知者況弟受本朝寵遇官居上爵義無悖舊恩
而貪新榮總之靜處白沙樂天養病與地方相安而已聞洋事務容寬圍之爵祿一
節弟斷不敢受亦不能受至白沙乃海濱斥鹵之地寮適桑梓弟前閱詔凡前朝文
武息兵田籍地方官即與安插之條今復讀諭旨中聽其原駐地方之句弟之措身
處地政相符合劉部院不日到閩耳目所能及地方官所能言也惟是弟素性迂拙

加以疾病纏楚不能與地方官往來通候或因而見辭致此心跡莫白耳至於大姪
一事弟在白沙姪在中左相去既遠兼弟病足艱於寸步姪行軍所居無定相見尤
罕此番吾兄書到弟即扶病艤舟極力言勸大姪云大義滅親籌之早而計之決矣
彼素不聽吾兄之言豈肯聽弟之言乎姜貢回忽持此稟復希特弟情入告若從之處
白沙而地方仍復相激則弟惟有揚帆遠避雖涉險波濤亦所甘心遠遙筆短未遑
所言幸惟鑒炤不勝跂仰
時黃徵明奉太師命并偽旨來議不就而回無復命并無復太師求　藩復書
藩復稟與太師稟云　兒戊子年差王裕入京問候父親福履以致父親被囹王裕
被梏從此而後隻字不敢相通不特無差敢往亦然　前也壬辰年杪忽然周繼武

等賫到父信兒且駭且疑繼而李業師等賫書陸至兒疑信參半乃差李德進京省

前傳聞父親已無其人試往覘之果在與否修稟聊述素志和議實非初心不然豈

有甘授招撫而詞意如彼不待明言而可知矣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突至

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

方原為安插數十萬兵眾圍圍善後　言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

無加增而四府竟屬畫餅欲效前啗吾父故智不出兒平日之所料遠然薙髮之說

一下三軍為之衝冠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亦不得而

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清朝羅人才以華封

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蘇民生故必藉土地今清朝斤斤以剃髮為辭天下

問豈有未受地而遽稱臣者乎天下問豈有未稱臣而輕剃髮者乎天下問豈有彼不以實求而此以實應者乎天下問豈有不相信以心而期信以髮者乎天下問豈有事體未明而可以糊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猜疑清朝若能信兒言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矣八月十九日李德周繼武等自京回中左道詔使抵省渡弟李德周繼武等與葉阿兮面議欲照前使鄭貫例候兒差人去請然後下來政欲差官往省敦請而詔使已於八月廿四日到泉矣忽聞到泉的確九月初四日辰時即差李德同差官呂太入泉送禮渡弟九月初七日來見九月十一日即回兒囑其致意詔使約期相面而詔使忽於九月十七日遂到安平貳投供帳于報恩寺安頓乃詔使不敢住宿哨馬四出布帆山狀舉動十分疑忌以勅書之

之輩等成何體統且奉勅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況生疑豈能無妄乎九月一
九日辰時見再差官林侯賫書送禮往安平請詔使訂九月二十五日的的相見而
詔使遂於九月二十日回衆忽然而來忽然而去不知何解亦真令人接應不暇矣
九月二十一日林侯不得已賫書同渡弟進城再送程禮而詔使回帖回書卜期未
定九月二十四夜渡弟及周繼武再到中左衣見得息九月二十五日巳時先令周
繼武回報詔使云欲接詔欲剃髮先接詔安在安平署中其剃髮萬分大事非[illegible]
苟且之事須與詔使面議十分妥當奉旨命下然後放心剃髮猶恐周繼武傳述未
賫投書一稿為據九月二十六日辰時渡弟自中左回又差旗鼓史謙鄭奇逢等同
渡弟進城再請詔使來安平議接詔剃頭事九月二十九日辰時詔使遂史謙等回

又接李德周繼武來稟德等廿九早見二大人被他兇留仍差撥雜庫催迫起身不容刻緩廿九下午二大人先出西門立待德等齊行德等稱說夫馬未便限三十早起身九月三十日酉時李春吳文橋等來報詔使已於九月廿九日午後四省去矣

蓋業阿身為大臣奉勅入閩不惟傳宣德意亦將以奠安兆民今百姓困苦兒將士如此繁多在泉月餘目睹幌巾情形未聞與兒商量官兵如何安插糧餉如何設處輒以剃髮二字相來逼挾兒一身剃髮即令諸將剃髮亦即令一日數十萬俱剃髮亦未安其心即落其形能保不激變乎業阿不為始終之畫徒出輕率之語不為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即李德亦見甚也與詔使一路同來動輒凌厲李德何罪彼非欲扶李德實欲挾兒也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未接詔之前貞

致慈慈總接詔之後輒肆逼挾使臣尚如此朝廷可知矣能令人無忌乎能令人心悟乎況兒名聞華夷若使苟且從事不特不見重於清朝亦貽笑於天下矣大抵清朝外以隆貌待吾父內實以奇貨視吾父今此番之勅書與詔使之動舉明明欲借父以挾乎一挾則無所不挾而兒豈可挾之人哉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天亦命也兒只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又據報督撫行文各府辦馬料草應大兵李德周繼武等來稟逆兵部領、已到關外此即是前日劉部院與金国山一和一攻今日葉阿與清兵一剿一挾前後同一轍也兒此時惟有抹厲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兒本不敢回稟緣貴六來痛哭流涕必欲得兒一字回奏始詳悉顛末統惟尊慈垂炤

是月前提督攻破詔安溪南寨以抗餉故

十月　藩駕駐中左

十九日　藩遣師南下與晉王等會師勤王　委左軍輔明侯林察為水陸總督提調軍中一切機宜委右軍閩安侯周瑞為水師統領委戎旗鎮王秀奇為陸師左統領左先鋒鎮蘇茂為陸師右統領督率屐於宮林文燦遊兵營黃元正兵鎮陳熏護衛左鎮杜輝後勁鎮楊正信武營陳澤等官兵數萬戰艦百隻尅日南征另委忠振伯先到銅山撥船配兵議糧遣戶科楊英聽同忠振伯炤議計發行糧米十個月又差効用官林雲瓚賫勤王師表詣行在并持書會晉王等書云季秋幸接尊使賫翰教諄諄脩矛戟而奏膚公大符夙願又重以婚姻之約情誼綢繆雖隔在一方而

神交不啻面談矣竊聞方召並駕而獫狁于襄秦晉締盟而周邦咸賴古人美績何
多讓歟第十年京營十年攻戰正欲得一同袍同氣者共殲醜類而朝夕茲壹承太
教寧恐濡滯以自失事機柰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于北伐而未利於南征
故再發舟師令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等復出長江水陸並進規取金陵使彼
胸腹受創則手足自亂即欲遣師南下與來言去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便於師尤
恐久懸尊慮先遣敝員林祚李景等賫小函奉候諒達台覽矣茲屆 冬北風飈起
即令輔明侯林察閔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雖娓非順昌旗幟然勉効一臂之
力水師攻其三四陸師盡其一綱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至於連姻一議聞命欣慰
惟有祇承第小女長者已先許人茲有兄弟之女欲以托蔦蘿弟性篤天倫雖兄弟

之女不殊已女但事須光明不敢不以實告惟在裁擇焉未訂朱陳之諾本未敢遽附姻稱但尊誼山重意氣之雅猶金石也欲托姻末諒無唐突之誚否辱承厚貺如捧瓔瑤對使拜登玲瓏金頂猞猁大帽碧鞋蒂囊環金珠四色銘謝曷既另附戔戔匪云將報聊申絡毛之薦異達明信之忱伏惟崇慈俯垂鑒茹餘情縷縷恨未能令飛促膝面罄尊使四日自能代悉

是月　藩令錄陣亡忠臣後入育胄館柯平洪彥林鴻猷等在焉又考諸生及優行者入儲賢館洪初聞楊京陳昌言等在焉

十一月初二日漳州協守清將劉國軒獻城歸正先時國軒慕義欲歸　藩下未得其使至是月乘總鎮張世耀新任兵將未協先遣母舅江振嶽江振暉等密來見

藩約日兵臨城下獻城歸降
藩令密款之惟君忠振伯私議曰國軒漳中一小將焉能做此大事況虜撥新鎮然
至豈有如此殊虜莫是此中有詐否必我親行識詐將計就計詐無所施爾意何如
忠振曰　藩主何用輕出是真是詐　藩主密授機宜遣數鎮付旭提調依期抵臨
城下隨機應變迎檄而來會下漳城報命可也　藩然之曰非爾代行不可於是
密令調中提督甘輝援勦左鎮林勝援勦前鎮戴捷等初一夜直至城下雲梯登南
門城國軒已令人牽引而上總鎮張世耀協將魏標朴世用知府房星燁理刑王于
漸知縣邢虞建等已知我兵進城是早俱來降忠振伯入城安輯秋毫不犯文武官
無有驚惶皆忠振伯節制有方也是日馳報　本藩

初四日　藩駕抵漳授劉國軒都督僉事管護衛後鎮事江振曦大監督其轄下將領陞賞金帛有差歸降文武官照舊任事惟總鎮張世耀吊軍前任用　以護衛前鎮戴捷鎮守漳城

行忠振伯派漳城唐紳富户助餉時漳宦多無出仕清朝惟張月俊一人派及焉餘如陳天定張若仲若化等潔身山棲　藩遣人問候餽贈之　屬十邑以次附

是年計派漳屬餉銀一百零八萬

十二月　藩駕駐中左遣前鋒鎮赫文興襲破同安縣守將楊其志知縣于元鎮歸降援勦左鎮林勝等襲破南安縣　中提督同北鎮陳六御等襲破惠安縣縣是安永德各縣聞風俱下是舉計派眾屬助餉七十五萬有奇　遂移師至興化地方

九年乙未正月　藩駕駐中左

初五日攻破仙遊縣焚殺甚慘明兵部尚書唐顯悅之子亦死焉今　藩之外父之

先時虜兵據守招諭不降攻打不下　藩聞知勅諭五軍正中軍張英北鎮陳六御

并援勦左林勝等玩寇之眾林勝遂用地道法令洪善用火攻從地道破其城至是

克之

藩令南安縣周瓊持書與軍門佟國器書云自去歲議和之後不侵遂按兵不動即

江淮截運之師亦暫吊回遣進浙西之旅亦戒安輯孫李請援之兵亦停未舉此示

信於清朝不可為不昭矣但以數十萬之兵衣收斂待嘀議可俟而腹不可枵故借

食民間亦權宜之至計實所以堅明信而姑為此委曲也乃不侵以信相期而清朝

以詐相待虛糜名爵不定要挾一不可信也空糜兵衆不誅支給二不可信也既未成議而調補兵將疊疊種至三不可信也最可異者葉阿奉使而來動輒厲氣相加至猜忌多端去來不測此何為耶又葉阿未到之先白己至省三日而回此何為耶葉阿將到之時聲言大兵入閩各府催追糧料急如星火又各府縣修城浚河撥兵守堞樹旗發銃此何為耶葉阿既到之後旋催補衆鎮而以前日馬得光任、此何為耶馬得光亦請圍隨二百此何為耶是清朝明明欲棄其信欲褰其瑞能令天下豪傑不自寒心哉夫英雄舉事堂堂正正欲和則和欲戰則戰無不裕如寧有依違乎清朝亦試自揣將來將帥果有如陳金之鴟張者乎滿漢兵將果有如金礪之萃集者乎而陳金今何在耶即金礪之衆今何存哉即令清朝遂八旗滿漢為今調南

淅疲卒其伎倆止此耳不待所預計而知者惟有祿屬從事兵諱勞諱逸諱賦諱貢有不待再決耳況清朝近來時勢比十年前日異而月不同矣且以清朝人事論之陝西為天下元首現今西虜傾國入河州地方方剿全陝清朝若從之則潰裂立見也若不從之則潰裂立見也其元首之決壞如此者湖廣為天下腹心前敗諱之兵精而且多全軍覆沒今洪承疇烏合之衆戰敗困其宜也其腹心之決壞如此者廣東為天下手足現今西寧王攻破肇慶羊城亡在旦夕清朝應援之兵披甲不滿三千足驅犬羊而赴虎群稍飽其腹耳其手足之決壞如此者更以清朝天時論之數年河北人民半付水國江南百姓多化魃鬼河決地震災異非常不雷春秋山崩川竭之徵適符胡元日食星變之條聖賢所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其言已明驗矣天

時艱如此人事又如此政智者觀變立起之會然不傒按兵不動者實實欲昭吾明信耳豈料清朝竟自失策不以誠心相期而以詐術相欺不傒安能更守尾生之愚信而中清朝之彀中哉用是南北齊發水陸咸驅擊其一方而旁及四國將見吾兵抵吳而吳靡入浙而浙摧至粵而粵破動閩而閩瓦解此非不傒誇言也實斷時必然之勢耳天不特此也江北錢糧皆取給之南鹽課艚糧關係國命我師特扼江淮不特南北截為兩斷將見飛輓立覺矣如春夏間焚毀糧鹽諸船頗見其一端也乃不慮及此為清朝謀事者不亦疎乎且地方各官不為百姓謀安靜而為國家構難端至各府縣公文塘報出語不遜動曰海寇藉口盤詰不論真偽或盤或殺搶其意以地方不擾無所恣其狼貪豈知欲自肥其囊橐先不保其身家不使用兵十餘

人計發已熟籌矣亦聊用吾兵左驅右馳使清朝稍知痛癢地方各官亦

困苦台臺若自度德量力能與我戰則可速來一決雌雄不能與我戰則宜早從吾

言將地方可靜錢糧可輸百姓可安此實清朝之大利不侫亦何難再申前信以紓

東南之民命也惟早圖之勿生後悔　佟國器復書云日接下游塘報執事襲破清

漳連陷各邑不侫深為悅惜以垂成之撫局尊翁苦心嘔血而一旦決裂至此將以

為侍計乎二十日之夕周令賷到手書篝燈展視知台臺於順逆存亡之機不終情

情而父子兄弟之情尚不忍遽割然也我皇上定鼎以來不嘗用兵德威所訖無遠

弗屆東至高麗窩兒哈魚皮諸國西至於插漢烟笛諸國南至于土苗洞蠻諸司北

至於河套海西諸國率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即如孔耿尚吳諸藩封無不崇膺茅

主專任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而未書惓惓於信詐之間是自疑貳也天時人事吻口而談驕奢滿於殊甚嘖飯不倿暑一折之大元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即如周武之一戎衣猶因小腆未靖作多士多方八篇以曉告之楚粵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除致煩王師戡定耳近報執賊獻俘風飈箕捲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响而台臺伏處海濱見聞不遠一二遊食之徒好事造言以相簧鼓此如山村野落傳說市井咄咄稱怪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溢閩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愛人主故特出災異以誡之春秋末年災異不一見以此見天之純愛人主也自古殷憂啓聖無論堯湯之世水旱爲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貞觀之治千古稱最宣帝時五鳳至麟一至仁柔不振卒以短祚災瑞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者

之人矣其不能離於海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深謀以為興師動衆於淵波浩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御居民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所以綸恩頻頒詔使疊至而台臺錯認以為窮洋孤島洵是萬里長城艨艟桿櫓可作長生寶籙意甚驕而念愈侈不亦殊乎且聖天子車書一統海宇率俾猶且溫辭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倔強鷺島之中期期不奉詔艇塞恣肆此真夜郎王問漢使者曰漢何如我大也豪傑舉動似不如是然不佞以為尚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既撫之後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骯髒男子哉第既破之甑挽回甚難為今之計果能不殺戮人民不凌辱有司不動搖庫藏獄囚不擅建年號衣冠斂兵而退以待天朝之命則猶可改也昔日之議剳制臺領其事原非不佞楷任今承書教即行進剿第

跋扈睥睨之語未必蒙聖明霽顏耳如果定志來歸披肝瀝膽自處無疑之地不僅以心任之補牘上請亦何靳焉從違之機悉聽審擇內斷於志勿為旁議所奪即全天倫之恩復膺帶礪之錫鐵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但珥筆天臣不敢望即從龍諸勳底血戰數十年不易致者而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丈夫之偉業矣若乃據烏合之衆吞螳臂之勢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大師南指豈尚有逆（代）義類行者乎抑或懸五等之賞以待海上之士執事肘腋之間豈無有懷哉好言者乎利害存亡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語出蘇衷並無欺飾仰祈裁察可勝企祝

藩又與泉鎮韓尚亮札云不僅桑梓關念豈忍以鋒鏑相加特在今日不得不以戰為和自當人觀之必以戰則和不成不知戰則和益速而信益也

自不相妨清朝到底必來戰和此可為智者道耳近馬得光將來鎮泉今又已
旨清朝必和之意亦大畧可見矣漳泉土地皆我土地人民皆我人民不侵此舉不
過畧施指撝使清朝稍知痛癢凡接戰之地兵不血刃漳州各官文則依舊任事武
則從重擢用仍與以原轄兵馬另行優債此推心置腹所可肝胆相照者也貴鎮屬英
材俊畧不愧名將之風不侫拊髀興思企慕非一日矣然勤宣吾家八載於茲而信
不過恭將清朝之無論公令人扼腕茲大師已臨貴鎮能全城而歸保全數十萬生
靈又不失功名富貴泉鎮之任虛左已待泉州兵馬盡歸統轄賞以萬金爵以五等
斷斷不爽豈不身名俱泰哉且和議克諧之日貴鎮全城保民可以有功於清朝此
有利而無害亦彰明較著者矣抑貴鎮攖城自守首鼠兩端其意不過望援耳省兵

寥寥固守省會猶恐不保至浙直兵馬亦且空虛必無舍彼來此之理若待京師之
援往反半載河清難俟況京師虛耗當四方有事之際如陝西湖廣廣東處處厄解
已詳在佟撫書中必無重兵可以遠救萬里之外不待智者而知也貴鎮則勉支時
日然守一日則害一日之民命守一城而害萬命仁者不為異日和議既成土地仍
歸吾有殃民之罪貴鎮何辭以對百姓何顏以見不佞縱能守此不失然且有害而
無利況馬步不滿二千萬萬不可守欲以寥寥之兵抗我大師城下之日噬臍有所遺
欲如漳州之安全決不可得矣是其禍福利害判若列眉有識者自能熟思而審處
之不佞諄諄之意一為念桑梓一為愛貴鎮若漳州未下之先不佞豈肯捏汕一言
我昨已遣知縣周瓔賫書與佟撫詳陳以戰為和之意使清朝曙知吾手段將如以[illegible]

以實心相待而不敢輕言剃頭不然豈區區戀斗漳泉二域哉茲特寬二日之、、

待回音若不早為身家所關民命猶繫毋貽噬臍之悔　韓尚亮復稟云本月十四

日捧讀檄諭良為痛切隻字片言可服可佩計當日議成之初漳泉寸壤久畀湯沐

朝廷綸綍未寒而諸當道之蠱煩猶馨也最後詔使馳至寄聲問對傳意　雖致遲

疑未決遽爾遄歸是以操戈相向有今日也然善大英雄通必遠慮戢不忘和猶見

始終誠信至意漫謂無關萬里情隔九閽設有毅然仔肩者披抒愚陋直節陳書畢

達幽隱而終君臣父子之懿倫似亦未晚尚亮出身田野從事戎行尸素閩泉歷今

九載梗拙之衷不惟諸上臺頗相原炤即同安侯太師亦式念及若敢傾此腔血矣

口讜言庶幾乎罕有重相猜訝者夫事不有遺珠於賢聖而竟爲於芻蕘者乎竊慮

閣下以尚虎蒲貢孤戎之微而因不足以輕重棄之也今　閣下取澤下意定其屬邑兵臨來境宛諭書言尚虎雖身長百夫而目無一字譁聽之餘殊深感佩且歎以一旅覊縻之師而拒投鞭斷流之衆事食人之食事人之事枕戈待旦盡其所職而已成敗利鈍豈敢問哉雖然澤泉實　閣下之土地而人民多屬貴國待之不過楚有楚弓攻之未免損耗士卒且辭其願受而繼以逆取是前後相戾也況馬鐵既有緩至之患朝廷已無爽約之舉又從而勞師動衆震驚於井里之間舍忠臣孝子之誼而傷天地太和之氣知　閣下聰明慈惠所不忍爲者也夫全勲業終富貴修名立行原借和平以致福又何忍戕之數年而委於一旦國之堂陛而棄之中野豈不殊哉伏望　閣下少加納察欽其夙霆歸休士馬以完信誠之名以結之

亮雖人微言輕當不惜冒昧控觧俾朝廷洞悉真戀再修前好則地方幸[illegible]
甚矣尚亮鄙野之習中心坦率詞語戇肆實出肝膈惟 藩下宥之禮法之外固所
禱也
藩再論耿尚亮云貴鎮篤實老成熟嫻世務兵民相安本藩所敬愛也適者貴鎮方
寸錯亂舉動乖張想以地方失守故免強以求巧耳但本藩以大義大信自持豈効
清朝刻印吝賞失信於天下人耶以故漳州府知府暨全屬各照舊供職守備劉良
驛沈啓王愛民等改授漳浦長泰永春等縣其餘各將領願受職者加陞數級不願者
贈金數百兩鄉紳士民毫釐不費商賈各安其業想皆衆中所稔聞也本藩不過欲
清朝踐割地之信其道鎮文武等官皆藩下之將吏也清朝雖欲究失守之愆本藩

能代文武定其此〻　鎮失守之不足慮也今貴鎮面許而心違言語歧悟此來巧而反拙也今以三事詰貴鎮清朝章恩大婚二詔除失守城池丸〻　奸貪不赦外貴鎮署右路漳州十邑莆田一府永之六縣悉在本藩之域中矣貴鎮何法以解此峽削之網歸清之必無生理者一也聞貴鎮佳兒佳婦合眷悉在溫陵尤恐城破之時本藩固愛爾文武等官其素兵輩之不相識何貴鎮須為子孫計其不可死者二也況貴鎮乃史閣部標下參將為李成棟所賠而降虜勞征苦戰萬死一生九載功勲仍舊參將今日欲為清朝一死固不免有傷勇之譏尤不知何面目於地下見貴恩相不可死者三也且貴鎮歷盡世務昔日歸清時勢也今兩虜悉有泰地摩虜失守李率太僅以身免羊城危在旦夕李兩藩兵聽南雄南贛南昌風鶴膺寧此亦清〻〻

也今泉中文武面目不磨少正衣冠則體氣盡除雲臺麟像流芳百世貴鎮慶長之
光景覺勝於對簿書作失守之罪囚乎
本藩有舞干之舉貴鎮勿以水山自恃昔錢越王應天順人率全錢塘之人免於鋒
鏑至今武林廟宇血食光輝願貴鎮速効之溫陵士民尸祝者豈少減於錢氏哉勉
之勉之
藩又發諭泉州府知府申儒抱云不侵桑梓關念豈忍以鋒鏑相加特在今日不得
不以戰為和自常人觀之必以戰則和不成不知戰則和益速而信益堅戰和寓不
相妨清朝到底必來就和此可為智者道耳近馬得光將來鎮泉今又傳留侯旨清
朝必和之〻〻亦入界可見矣不侵此舉界號指揮使清朝稍知痛癢控試之地矣不

血及漳州　　官文則紹舊任華武則從重擢用另作優賞此推心致腹所謂肝膽相

照者也貴府素已愛民撫循地方真不媿古循良之選不僕嘉慕之忱非一日矣茲大

師已臨貴府能與泉鎮全城而歸保全數十萬生靈不惟泉府之任紹舊倚仗并當

為貴府稍寬其民力士民戴德身名俱泰豈不休哉抑欲嬰城自守首鼠兩端其意

不過望援耳省兵寥寥固守省會猶恐不保至於浙直兵馬亦且空虛必無舍彼求

此之理若待京師之援往反半載河清難俟況京師當虛耗有事之際必無重兵可

以遠救萬里之外不待智者而知也勢力不支徒自荼毒七〻不以〻〻德清朝亦不

以為功異日和議之成土城仍歸吾有清朝若問殃民之罪誰其任之不僕諄諄至

意一為念桑梓一為愛庶能若漳州恭下之先不僕豈肯輕出一言昨已遣知縣周

瓊齎書與佟撫詳陳以戰為和之意而使清朝為知吾手段將後來以實心相加而不敢輕言判題不然豈區區懸此津泉二城哉茲特寬一二日之面以俟回音若不審圖欲以寥寥之兵抗我大師城下之日雖有孑遺欲如今日之安全必不可得矣身家所關民命攸係毋貽噬臍之悔

申偉抱復稟云嘗聞有興有廢天道之常有信有義人事之京而信者又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者也偉抱嘗讀公之書有云不失信於清朝又云衆人虛為之不武公之言炳若日星公之信堅若金石矣不意津惠失守傳者謂公必乘虛而危溫陵偉抱實未敢盡信蓋以自信者信公也今果欲稱兵相向以為清朝失信偉抱屬臣子何敢輕發一

又有不得不言者自業阿二貂使回京屢指啟及兩月朝端正在相

議從此定ツ 蘇福且尊大人同安侯諜周萬全自然有始有終春仲之間可期來命
以時則不違以勢則必諧此正公昭明信之一會也況象民象地朝廷原以畀公儒
抱雖以菲材而守茲土一意撫綏盡末疏藿不忍貽累民間竊幸風荷電照故一旦
忍以鋒鏑相加擾害生靈為耶即云人力或可勝天惟効死勿去儒抱之職也然而
公所云不失信者似未足服儒抱之心厥用是冒昧直陳幸即罷兵恤民以俟綸音
之來彼此一家不特侯之心安而公之大信益明矣千古忠臣孝子誰能與公匹休
哉謹薰沐報命願垂鑒原儒抱臨稟曷勝顒望之至
二月　落駕駐中左　藩以和議不就必東征西討事務殷多議設六官并司務及
察言承宣審理等官分隸庶事令各官會舉而行遂以參軍舉人潘庚鍾管吏官事

張玉為吏官左司務忠振伯洪旭　户官事貢生林調鼎為户官左司務參將吳慎為右司務楊英隨中出征加銜司務以參軍舉人鄭擎柱管禮官事呂紘為禮官左司務以指揮都督張光啓任兵官事黃璋為兵官左司務方胤為右司務以都督程應璠管刑官事楊秉樞為刑官左司務蔡政加銜司務張義為刑知事以參軍舉人馮澄世任工官事舉人李贊元為工官左司務范斌謝繩俱司務後因張名振條陳不宜僭設司務遂改司務為都事掛印常壽寧為察言司舉人鄭愈為承宣司葉亨為承宣知事舉人鄭會思生張一彬為正副審理以參軍舉人林其昌代馮工官理海澄縣事

三月　藩　左議設六察官俾其數陳庶事譏察利弊以葉茂時趙威周耆沈

馮工官起蓋演武亭成先時　藩以、夜出督操練往還殊難命馮工官就灣仔操
場築演武亭樓臺以便駐宿教練觀兵至是告成一日　藩在樓觀各兵陣操有未
微妙者于是再變五梅花操法日親臨督操步伐止齊進隊指示計半月官兵方操
習如法始集各鎮合操法并設水師水操法俱有刻版通行　六察官周素業茂特
等條陳中左興王之地不宜因循舊址顧名思義請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亦如新豐
故事也　藩從而改之後有一老儒亦上一條陳改同當吃、宜改作思字徒思何
益思盡即止也衆叱之不敢繳進錄今追推老儒不謂無見亦有數存焉耳
四月　藩駕駐思明州勤撫伯周全斌太監劉國柱自行在至州賫勅印頒發敕爵

晉封　藩主洪、王忠振伯加少師晉甘輝崇明伯王秀奇慶都伯赫文興祥符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參軍馮舉人監軍御史　藩令受封藐若爵惟潮王辭不敢受改授赫文興前鋒鎮為左提督以援勦右鎮余新任前鋒鎮、改前衛鎮萬禮任後提督以英兵鎮黃梧任前衛鎮擬改戎旗鎮王秀奇為右提督因南征未回故也拔授援勦左鎮林勝為戎旗鎮以戎旗親隨營黃昌管理援勦左鎮事

通行各提督統領挑選精銳官兵撥入戎旗鎮鎮內京制設關五協每協五正領十副領每副領管五十員協將授副總兵銜正副領參將銜班長守備銜鋒官把總銜拔洪復管中協王朋管前協江春〻左協黃安管右協江文英管後協楊祥為衛標營令杜輝　改就演武亭熖五梅花陣法操練　藩督親操　江陰地方呈請平

兗中軍林天〻不服民望乞委官鎮守免虜兵騷擾從之以賞勳司裘德管江陰地方事時海壇逆民復還　藩令裘德〻近會平夷侯勤撫安報裘德等數日獲斬叛首林簡修等誅之　藩對衆言曰裘德從我行陣已久亦頗知兵堪與黄復等〻德林勝請乞裘德入戎旗鎮侯缺從之

是月築洒州新城并高埼五通湖蓮等寨拆運高浦所城以成之俱委馮工官督就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總督輔明侯林察并周瑞等入粵勤王師班回到思明時西寧師望我　師不至被虜戰敗退入梧州我師不遇而回　藩集文武官弔林察等責之曰勤王入援君命原無俟駕遲遲觀望而回朝典何在爾等合心畏避當盡正罪若有　沮征罪應料減於是衆俱以閩安侯對　藩令正罪以徇軍中

諸將勸免隨　削職奪爵改其兵柄永不叙用總督林察統領王秀奇蕭茂
各記責實降三級餘各降二級惟信武營陳澤遊兵鎮黃元殿兵鎮林文燦三人建
議請令往至廣海以探王師聲援總督不從
藩加其忠義各加陞一級各賞銀一百兩　委戶官忠振伯任水師右軍事以吏官
潘庚鍾兼管戶官事辭不敢受遂以吳慎加銜協理戶官幫之
藩大閱操吊各提督統領鎮營就演武亭合操炤五梅花操陣法如對敵賞罰軍令
吊設宴陳樂宴各鎮將大小官將賞賚有差時左提督赫文興督操隊伍不齊
藩閱之吊文興就操場令責四十棍諸鎮將跪勸免實降一級督操官陳武綢責百
二貫耳遊示文興因此悒悒鬱憂抱病　林勝綢責二十棍　護衛前鎮陳堯策操

不如法　藩令戎兵柄委管浪崎地方事以左先鋒副將蔡飛管理護衛前鎮事令其鎮守同安馬居巷時馬得光率兵乘夜襲王衛散其營蔡飛引敗兵來見王斬以狗　洒洲新城成以原後勁鎮陳斌來歸授護衛前鎮職率兵鎮守之

報清朝增兵入閩欲與偽世子會攻思明　藩令各餉官并各統鎮官兵田札漳州北鎮陳六御歸兵柄許之以姚國泰管理北鎮事　拔育胄儲賢二館諸生授監紀職僚配監各提督統領從軍出征紀錄功罪　另設大餉司同監紀隨各鎮出征查給糧餉　另設監督監營督陣官監同各鎮出征戰勤授鐵竿紅旗一面書軍前不用命者斬臨事[illegible]縮者斬副將以下先斬後報

是月偽世子　書云所發前諭特書爾名剿無他故以共叩國恩于為世子

爾封公爵了　〻〻無妨碍是以書名然揆之節文亦失簡點諒：不為介介爾
叔鄭將軍邀鄭學士講議于於本月初五日令固山額真都察院承政土衆梅勒章
京壽章京同鄭學士前來白沙是日至晚講議初六日復議爾叔惟發誓云我等無
有二心原有歸誠之意惟給發信札免宥從罪等語予聞之正合予懷不勝欣悦予
思信札不難罪有可免之例業載前諭今當重為申明一品官祖大壽大凌河困極
投降即全其生且加禮寵釋回復叛抗敵主上金州控濠圍困三年又勢迫投誠仍
加寬宥若兄若弟概荷保全皆作朝廷大臣此事公蓋聞之五省京畧輔臣洪承疇
當日帥兵十三萬松山杏山數次抗敵一戰盡破輔臣身被陣獲蒙朝廷寬宥全生
越次擢用此事公蓋見之若論二人之罪天下大罪孰過於此惟主上廟算體承天

地之道故如此也公之愆猶較之二人有所迥異而漳泉之役與閩省文武意不相
扶語言矛盾所致耳維則如此予審思之公罪不大若是扶識自益加慰皇上有何
所不容尚念及爾此等事耶公勿疑焉若即離髮扶識予必保奏免爾諸罪主上以
罪之大於爾又無主保者慨然免宥超用予為保公夫復何疑只為公不勞大兵以
靖封疆前來迎降予所以為公力保也惟欲招撫保全故每每敕師轉盼予保實心
又體知上意乃發信札耳公當勿疑

落後書云南陬海隅之地至煩萬里提師東來負矣驚馬折轅歷盡艱涉險京年而到
木須樗材何能乃亦重煩清朝南顧乎本國自匿漢爲豈意以其言相餂旋則二三
其令今士之　　　　馳於南北間笑两壘之間可知彼己前者全國山陳金敗挫以

不知之故耳

訊 用兵必使官壅蔽無以聞又遼遠不相知之故今王世子親舉征勦辱於水游試虎泛而觀之又承聽而思之則可以相知矣尊諭所謂信札夫勒之不信札於何有且所謂信者是何等交約乎憊勞而出憊勞而歸師行弗易願下執事實重圖之且國家大事非筆翰所能盡與細人能詳鄭內院因京風語者其使之面相通如何前承教語似謔戲因未違報荅併祈台亮 此束書并四書在十月錯寫在此

六月　落駕巡駐漳州時因和議不成虜多阻我餉道又增兵入關故全福永興之兵盡抽回漳傳令各徵餉屬邑一盡拆毀平地使虜無城可恃以便追殺故　落至漳閱兵就嶽亭捕大合操三日傳令拆毀漳城　遣前提督黃廷統轄戎旗鎮左右先鋒等共十二鎮錄漳浦詔安巡下潮州駐兵徵餉　落駕回思明州正兵鎮陳勳

以病辭兵柄許之枝韓英管理正兵鎮事

初設總理監營以管大小監督監營監同各提督統鎮出征凡有軍機重務必錄報聞

校督運都督翁天祐為總理監營板都督鄭德原正兵鎮陳勲為左右協理監營

七月　藩駕駐思明州　藩集諸文武議曰和局不就宜分兵與定西侯并忠靖伯等會師進入長江搗其心腹使彼不得併力南顧衆曰然遂命右軍忠振伯為總督北征水師水軍事務征戰機宜悉聽節制調度　陸原北鎮陳六御為總制五軍戎政總制六師以中提督為陸師正總督右提督王秀奇為陸師副總督征戰機宜與忠振伯陳總制商確而行隨率後衛鎮周全斌中衛鎮蕭拱辰援勦前鎮戴捷等十二鎮尅日以　并委右協理監營鄭德督監督監營隨督軍中另委餉司監

紀隨同出征始令知行先時周全斌密諫　本藩曰監督監營久在行陣至于監紀或初拔士子或衷袴公子能識軍中功罪為何物而可令其監紀兢鎮提督耶藩不從至是令葉儒羽監紀周全斌　藩知之諭曰葉儒非監紀全斌之才異日必不和須擇其可以服全斌之望者方可我思惟柯平可以監之渠出自乎父之轄貫又溫恭純厚足以協之也於是改柯平監紀後衛鎮北征

八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黃廷後提督萬禮戎旗鎮林勝等各鎮進兵圍困揭陽縣偽鎮將劉伯祿率馬步數千來援屯札排浦埔

十三日我師列陣交戰虜來迎敵我師賈勇湧進纔交一合虜即披靡敗走生擒偽中軍一員斬首七百餘級奪輜重不計餘衆奔回

二十四日劉伯祿又集惠州往鄉來援兵馬萬餘列營鶯瓜花埔前提督等議曰據兵數多未易輕敵當爲萬全林勝自對衆領曰我戎旗鎮願先鋒破之爾等隨後追殺於是衆等莫不奮曰獨戎旗鎮能殺虜我等隨後追殺耶各鎮無不爭先賈勇齊逼其營交鋒兩合虜又敗北被我師逐殺千餘所獲軍器衣甲馬匹不計揭陽縣同守將聞風而逃回師進駐揭陽縣以張一彬知縣事　本藩行令照大敵賞格陞賞戎旗鎮奇兵鎮功居多爲首功餘鎮俱次功大監督鄭文星大監營賴祐林福池仕紳等監督有功加一級總監營翁天祐督監有功加陞一級總督黃廷總制張英各加二級賞賚有差

九月　藩駕駐思明州漳泉各屬邑并漳城俱報拆完平地　比上師阻風乏糧就溫台取糧台州偽守將馬信聞風欲歸慕忠振伯名欲藉投附忠振伯遣人招接之時未得其便我師進發舟山信不果來

左提督祥符伯赫文興病卒　本藩親臨祭奠優恤其家　委五軍中軍張英管理左提督事英力辭不任許之官兵分作二鎮管轄以右鎮賀世明為左提督一鎮左鎮王雄為左提督二鎮暫隸其兵　省報爲金世子統率新到滿漢三萬到省札援民居養馬并吊本省兵馬一齊寇犯思明州時我師分遣南北征勦只有後提督奇兵左衝等數鎮守鎮城邑地方而已

本藩傳令併空思明州聽居民擬移渡海其將領官兵家眷擬往金門浯州鎮海等處聽從其便時有引禮舍人許猜李從直上條陳謂併空思明十不便不如吊回南

北之師與決一戰之語
本藩閱之大怒謂其借議軍國大事搖動軍心立令梟示國鄭吉傳等人勸免細責
八十棍隨密諭宮傳等曰清朝豈無宿將遣此乳臭孺子豈意在戰耶不過藉兵再
逼我和耳我若吊回大師彼他識從所以併空思明以疑之昔孔明城上操琴而退
魏兵此意豈異耶諒他必有書來講議一番我隨乘機迎之彼自入吾彀中諸人俱
曰　藩主妙算無遺非小人所能知也
虜世子至泉州又發札諭直書　藩名來　藩不答後令鄭學士到白沙見定國公
而回

藩令偽工官蔡白沙城成以援剿前鎮戴守之委監紀武大成管理晋南地方住白
沙城定國府委轄將黄昭楊恒幫守白沙城并兼寬寨
十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往來金門駐節〻〻并將家眷俱撤過海思明併空
偽世子顧知之
藩行吊北征大師并吊戎旗鎮回思明防守
十五日戎旗官兵到思明北征師至舟山十六日水陸總督同總制會議攻取機宜
已定
十七日官兵齊參江口一齊登岸分二路而進泊舟山城虜出〻列陣交鋒我兵合
力敵進虜遂不支時右提督右鎮陳瑞勇往登先陣斬〻千營中軍陳彪一員并虜
兵數十虜遂敗走入城堅守不出我師遂議攻城

二十三日圍攻城下時守將把臣功城上瞭見我兵強盛節制有方又見水師堵塞
援路孤城援絕無心攻戰陳總制遣蘇督李化龍進城招降把臣功果傾心歸附
二十八日把臣功同張惡等開城投誠官兵進城安民草木不動威聲振江南先時
行軍
本藩即發銀壹萬兩付陳總制等頒賞北上凡攻城畧邑有功先賞後報有罪鎮將
會議先斬後聞其官兵奸淫搶掠違罪將領阿徇不舉罪總制時師至潘洲北鎮下
有一兵取水拾人一鷄被監營報解遂集諸鎮議罪其輝對衆自認兢欒陸師失律
去衣請責示儆諸將遲疑輝曰爾等今日不責〻定致我總督與　本藩敎耶師仁
在邇令即不行尚望恢復致違於是總制請令箭致於前責十棍犯兵梟示付冀司
哨隊各綑責北鎮舟師後至免罪以故軍令嚴明官兵遵守進城秋毫無犯先時定

兩侯張名振與陳忠靖北上不和

藩委刑官程應璠解之名振尤未降心致我師至舟山馳會攻城不至中提督等議

曰名振謂我南來之師未知地利但我等攻城暴邑多矣此一孤島何俟名振會也

殆泊其城遂降至是城下名振等出自長江來會　定關守將張鴻德慕義棄家來

附忠振伯厚待載歸鴻德係皇廠宿將善騎射百發百中候　藩授以前鋒鎮

十一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知縣事參軍林其昌因審晉六假人命事失入人

罪吊責八十棍革職永不敘用以刑官理王士元知海澄縣事委戎旗鎮入鎮海澄城

藩差監督李長至舟山吊歸

十五日隨議鎮守舟山水陸官兵船隻以總制陳六御督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

駿等鎮守之

是日舟山降將把臣功張魁等官兵家眷俱配船同大師回思明州

十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

十三日舟山大師回至思明州林輝等引把臣功等見　藩藩大喜改名臣興即授

驍騎印管鎮事賞銀五千兩餘轄將官官兵陞賞有差時忠振伯師從至閩莆台州

守將馬信約歸至是進入台州港馳書達之馬信果棄城帶兵馬搯家眷附忠振伯

來歸　戎旗鎮阶請候扶裘德己知行陣善能求兵堪拔為親丁營　藩從之

十四日右軍忠振伯同台州降將馬信全師至思明州　藩喜甚令忠振伯發詹安
頓家眷設宴款會授中權鎮事掛征虜將軍印賞銀貳千兩并玉帶蟒服封母封妻
各賞銀五百兩珠冠霞帔所轄將勇兵賞銀一千兩另陞克復舟山有功將領官兵
各有差因諭諸將曰閩中提督至潯洲受羈請責其左公古名將不過爾等當勉之
吾亦拜下風矣另賞忠振伯銀五百兩以其叔服張馬二大將來歸
十月丙申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潮虜劉伯祿復集潮惠援兵萬餘來復揭邑佈札
西關外前提督集諸將議戰機宜左先鋒蘇茂請戰謂劉偽將去年八月內被我兩
鎮二提亡魂喪膽雖有新援之兵俱皆先年戰敗之餘何足濟事此來不過逼于請
平二酋來此塞責耳豈敢戀戰自顧援兵救截不動依寫令前提督依議進兵以左
先鋒領頭疊前衝鎮黃梧護衛左鎮杜輝爲二疊殿兵鎮林文燦援勦右鎮黃勝等

為後援前提督領後勁鎮湯正等抄攝其後約日 進戰詎蘇茂輕敵黎明出營虜探知先伏兩關城外待其過半虜首尾衝我兵遂亂分為兩截應援不及左先鋒併力與戰身中二矢一銃帶傷突圍而回虜殺傷相當幸前提督殺至虜始不敢強追我兵回營折兵大半又失鎮將黃勝林文燦二員死於橋下衣甲軍器所失甚多前提督將敗軍情形馳報軍前 藩隨委戎旗等鎮入揭應援 前軍定西侯張名振卒委總制陳六御兼管前軍事令水師前鎮英義伯阮駿專守舟山地方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差兵官張光啓入揭察報西關一戰左師失律之事命左先鋒蘇茂前衛鎮黃梧護衛左鎮杜輝等鎮回思明州令前提督戎旗等鎮棄揭陽縣

登舟下廣採聽行在聲息另差戶都事楊英查察張一彬徵收揭邑正供支銷并察

餉司監紀追收米石配載商船一盡回州計餉銀十萬兩餉米十萬石

二十日前提督等舟師南征左先鋒等回思明州　阮駿報護京王子勅諭定關造

船五百隻欲從舟山乞撥師援防　藩遣張鴻德馬信等督師北上協防

三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報我師南征巡至鹽州海州大星所等處生奪烏尾

船百餘隻兵糧甚饒惟行在駐蹕高瓊聲援難通　藩集文武官議揭陽喪師罪蘇

茂身為統領先鋒侵師輕敵致失兵喪將罪不待誅黃梧杜輝應援退却致統領失

機亦應如律諸將咸告曰蘇茂欺敵輕陣以致敗亡非我等罪衆供一辭於是杜輝

綑責六十棍黃梧寄責各戴罪圖贖俟後會事再犯二罪並舉是日斬統領左先鋒

鎮蘇茂狥軍中拔後衛鎮周全斌為左先鋒鎮陞木武營華棟管後衛鎮撥前衛鎮

黃梧同侯衛鎮華棟代守海澄縣城

二十日總制陳六御恢復健跳所獲偽印一顆　藩大嘉獎之

四月　藩駕駐思明州虜世子吊各灣船隻令韓尚亮統領水師船隻欲犯思明自統陸師出札石井窺攻白沙城　藩又令兵民家眷撒移過海調遣水陸官兵善布待敵虜水師分作三䑸來犯一䑸白皷犯白沙一䑸紅皷犯金門浯州一䑸烏皷犯思明分配已定

十六日虜水師齊出泉港來犯我水師左右軍奔援勳左鎮黃昌信武營陳澤水師內司鎮左右協統船出圍頭外迎敵虜前䑸被左協王明銃船先發一熕擊沉一隻虜船遂挽回不敢前進繇是信武等鎮營乘勢追進忽狂風大作陰霾濛霧對面不

見船䑸我師溜下杈泊圍頭虜船欲杈回泉港及深滬港不得俱被狂風壓下有杈入圍被我師牽生者有被浪打漂上青嶼金門登岸逃生之降者有飄出外洋至廣海者歸尚亮亦被沉溺我師生獲大虜船十隻閘破焚燬者三十餘隻杈回不上十數隻我師大勝班回　本藩招大敵陸賞信武營援勦左內司鎮左協王明爲首功餘俱次功將降虜割其耳每放回見虜世子諭令毋得輕爲動兵世子亦嘆服彼為之難杈軍回泉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設戎旗左右鎮以林勝爲左戎旗鎮援左衛鎮楊琦爲右戎旗鎮吊各處鄉勇訓練銃器配執銅丁尸花鈀銃設斬馬刀不空歸木棍每名兵另帯銃彈三粒在身遇敵擲擊俱自此始擬左戎旗鎮南日回吊選久歷戎伍精勇者

撥入右武旗為協將正副領班及班長以便管練鄉勇及新吊班官其鄉勇銃器日在操練出征　授副將洪善管理右衝鎮事翁陞任副將事

閏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日令鄉勇新兵操練　藩親督操并教銃務

授張魁管理奇兵鎮事魁善騎射發無不中一日同　本藩在船教習水師適有水鳥在水面乍沉乍浮　藩諭張魁曰汝善射能中貫此鳥即以此船賜爾魁即挽弓箭在手待其鳥浮一箭射去應弦而中　藩稱其能遂以坐舟賜之至是令管奇兵鎮傳令各鎮備辦出征候南下師四日全往北征著出征船隻各給船牌烙票以防混冒計大小船一千一百張另南船未算

六月　藩駕駐思明州前提督戎旗鎮等自南征班回至思明　藩吊選班配左右

戎旗將領班官得宜逕同合擬如法授左戎旗內領班杜斌為右戎旗前協魏國為後協李尾為左協何義為右協粟德為中協傳令配船候令出征

二十二日防守海澄縣城前衛鎮黃梧據城悖叛迎虜歸降報至

藩在中提督甘輝左戎旗林勝并右軍忠振伯率各鎮前往攻復援虜已入城不及其土堡係林明所鎮與黃梧抗敵不附於是衆等俱撤運粟石軍器　藩令抽回查城中所貯糧粟二十五萬軍器衣甲銃器不計其將領私積者又不計　藩嘆曰吾意海澄城為閩中河內故諸凡盡積之豈料黃梧王元士如此悖負後將何如用人也傳令出師副角進取後衛鎮副將林明并領兵康熙不從悖叛　藩嘉獎賞即授後衛鎮副將林明為右戎旗鎮楊琦管理護衛鎮楊琦先因黃梧揭陽敗陣所失衣

甲軍器甚多　藩查點楊琦盡將左衛鎮衣甲軍器借之應點　藩見其齊整無失故不殺之至是聞知忌琦與謀故削其兵柄而以林明代之拔康熊為左戎旗正領兵中軍陸都督僉事逮兵官張光啓兵都事黃璋俱下獄衆言黃梧之叛為二人所驚激又責以附同黃梧欺瞞查點軍器別借應點之罪吊令押赴忠靖伯船上監候

班師四日定罪

拔旗鼓史讚理行營兵官事讚賜改名與明陞遊兵鎮黃元為護衛右鎮同後衛鎮

守銅山

陞一鎮胡安然為援勦右鎮二鎮王雄為護衛後鎮

七月　藩駕駐思明州遣中提督左戎旗左右先鋒等十五鎮官兵在船北征諸將

啓授機宜

落付一札與中提督張五軍林戎旗等收受且諭之曰出軍地方機宜俱在此各鎮船隻開駕齊至滕羅灣即集諸鎮折看一一當照吾令而行傳視若完即時開駕直溜至所諭地方不可令其泊灣駕駛有違令者先斬後聞該提督此番代予親行毋

違明令

以右戎旗林明同前提督扈從　本藩居守思明撥右戎旗中協裘德官兵同左戎

旗出征

初四日隨開駕至滕羅灣依令而行直入閩安鎮逼至福州南臺城下札營整辦攻城器械虜報知堅守求援虜世子星夜馳赴防守故不攻大掠而回時官兵船隻滿

載輜重寶物不計足償海澄之失時虜兵來追被我旗左協黃安等殺退我師全獲而回出札閩安鎮羅星塔等一帶候令進取　援中提督中鎮鍾守管護衛中鎮事

八月　藩駕北征我師既入省界虜世子盡吊赴省　藩恐我師未免輕戰又恐閩安鎮地方難守故行親征隨以前提督為居守總督水陸防守以鄭會督思明州地方事出張光啓戴罪管兵官事同前提督居守都事黃璋隨扈出征

十八日　藩駕登舟統率右戎旗鎮林明官兵北上　其提督等克東球叛寨殺獲甚多

是月二十六日虜水師大小五百餘船進犯舟山陳總制阮英義等率戰艦五十餘號與戰時我師占據上順風片擊大敗虜船虜隨退回我師全勝回舟山

二十七日虜又令舟師來〃意在誘敵且戰且退我師悞中其計直追而進至定關
口水流湧急虜遂擁合交鋒我師少卻陳總制遂呼英義伯二舟率先衝破其鯮縿
不知水勢二舟被流水擁挖而入挽棹不進虜認知為先鋒總制之舟合力齊攻銃
矢如雨總制知不支望南拜畢赴海而死阮英義亦知深入無援必死將船中火藥
銃器齊發自焚其舟虜船被擊沉二隻虜兵亦死不計我師見二船俱失隨四散溜
下虜遂進克舟山遷移其民拆壞其城張鴻德亦戰沒陣中
九月初三日　藩駕巡至閩安鎮相度地勢知為省之門戶隨令馮工官馮澄世吊民夫增
築土堡城寨以為長久之計巡至羅星塔亦令增築土城撥兵鎮守巡至閩清承福
港蕭家渡派撥水師扼守斷虜往來以右戎旗中協黃德防守之撥左戎旗林勝鎮

守羅星塔總督水陸防守撥後提督萬禮鎮守閩安鎮總督水陸防守調遣已定

藩駕出駐壺江定海鳳埔等處

中權鎮馬信自北師回至壺江見　本藩親陳聰剿陣亡之事　本藩令優恤其家

并阮英義家後

遣左衛鎮洪善右衛鎮楊朝棟襲取連江縣克之虜將弃縣逃走以洪善守其城

十月　藩駕駐三都

初六日偽世子發兵將襲攻銅山蘇詔安四都大碰渡載過江被後衛鎮黃棟護衛

右鎮黃元等統兵擊殺無遺命忠匡伯督遣巨艦令各鎮徵積兵糧　陞右提督王

秀奇總督五軍戎務督各提鎮統領鎮守閩安鎮以中權鎮馬信會右提督事遣師

進入福安地方取糧以多積取者陞賞時正兵鎮韓英居最　授信武營陳澤為護

衛中鎮　委五軍中軍張英總督五軍戎政兼管水師前軍事阮美管水師前鎮事

十一月　藩駕駐三都時鑑岡寨負固不服遣前鋒鎮余新勦平之餘寨悉輸

太師平國公又遣家丁謝表小八等來勸就和議虜以　藩不受詔又攻破郡邑故

逮繫太師令逼　藩就撫至是書至　藩不從置之

十二月　藩督師進取羅源寧德等邑舟師至梅溪登岸繇飛鸞白鶴嶺踰至羅源

虜探知赴援遣梅勒章京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等帶真滿馬步數千尾後牽制

藩隨統師直搗寧德縣阿格商等又踵後繼逐　藩隨與諸將議授中提督甘輝左

先鋒周全斌援勦後陳魁等機宜令其斷後節節示弱誘敵待至險要伏兵齊出殲

之諸將定計斷後

二十九日　藩台師先行阿格商果直追而來見我師佯走放心追趕殆至蘋國嶺險要處中提督即令左先鋒伏左邊援勦後伏右邊中提督自引迎敵阿格商促兵迭戰矢如雨下我兵併力死戰殺傷相當雖而左右伏兵齊出虜遂少却我兵奮進阿格商等各下馬打死仗中提督與周全斌計曰虜倚馬為長技今下馬是來送死但聞格商名將每以打死仗得勝　本藩前程去遠虜衆我寡又俱真滿披掛未可輕視須令將領各抖精神死中求生以計取之彼下馬遇我我炤操法三退誘之彼披掛必倦然後我兵齊進以一當百可取勝也格商果三追我即三退彼力倦我兵齊力追殺陳魁執牌直取格商把作一堆身中二矢一刀下陳蟒雖至將格商殺死救回陳魁虜見格商被殺即少退我兵衆脉趕殺一時把未上馬者盡被殺死積屍

過野拾獲弓箭馬匹不計時虜以格高巴死又不見韋京巴都柯如良等數將即合
兵天未決戰奪屍時右提督趕至合力奮殺虜死者又不計生擒數十名格高身屍
莫可尋回虜敗回只存疲馬數百我兵收回時
藩死未知我勝殆陳魁被傷同中提督等至　藩始嘉慰親勞之令陳魁在船調養
先送藥資三百兩合師攻圍寧德縣虜不敢出戰令各官兵散處取糧各積足三個
月遂回札三都招大敵陸貴但未知虜失河頭因令人至省抹探稱格高巴都柯如
良等貪富清朝照故自入京未無戰不勝故特遣隨世子入閩作先鋒至是死焉
十一年丁酉正月　藩駕駐三都陸左先鋒鎮周全斌統領戎旗右鎮陸援勦後鎮

陳魁統領左先鋒鎮以右戎旗林明管援勦後鎮事

謝表小八等來 八．藩說告曰表等奉太師命特來稟請和局一事到此已久、、太師度日如年候回信復命難待耳　藩於是令諸參軍擬稟稿回覆太師各各進呈只不合意　藩即自作書稟後書云謝表小八等至備述苦情信疑参半情能不傷而勢無如何耳嗟嗟曾不思貝勒往見之時許多勸止竟爾不聽自投虎穴無怪乎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見料之以熟清朝待投誠之人猜忌多端有始無終天下誰不共曉先以禮貌相待後以魚肉相視總之挟一字若一挟而児豈可挟之人哉固已言之於先而決之於早矣今又以不入耳之言再於勸免前言已盡回之何益但謝表等日夜啼泣謂無可回覆為憂故不得不固其前　而明言其詳蓋自古之

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廓大度 惟實獻唐太宗於尉遲敬德輒為仇敵一見即待以心腹宋太祖時越王俶全家 入覲兩月遣還群臣乞留章疏封謝賜之此皆有豁達之規模故英雄感泣樂為之用若清朝則尚用詐力矣夫詐力縱可以服人而人未必心服況詐力之所不能行殆亦難矣自清朝入關以來喪許多人馬費許多餞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矣茲世子傾國來閩將歷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是禍茸破城搶掠焚殺女多於兵牛多於馬一弄兵於白沙而船兵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閩安鎮為福省之門戶遽爾遂破羅源一戰阿格商巴哈柯如良等亦行喪命況我未嘗揚一帆遣一矢而彼人馬喪川而相久持不服水土千里饋糧轉運難繼清朝之尚詐力果有獲耶有益耶此不待辨

而明矣今欲戰不得欲守不能罷珠崖置交趾何嘗失計乎舟山為南游之門戶既
幸得矣還而不　其力量亦亦執可見矣大抵清朝欲以剃髮則順逆不知須笆往
於心而不在於形試觀姜袁金聲桓李成棟海時行等豈皆非辮髮之人哉大丈夫
磊磊落落光明心事正大皎皎如日月終不肯設詐偽所為苟就樸局取笑當世清
朝試思今日之域中是誰家之天下乃損無數之甲兵費無稽之錢糧兆億萬之生
靈區區爭此數根無用之頭髮亦何量之不廣耶清朝誠能畧其小者而計其大者
安插我兵將併地廣足以處糧裕足以養何難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虞如此則奉
清朝之正朔無非為生民地而為吾父屈也文官躉　之錢糧照前約總無非為生
民地而為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清朝朝無南顧之　　左在海外別一天地兒

顧效巢許嚴光輩偃將山林高尚其志耳清朝多難　　人再往見至此心已盡

而心尤寔伏祈鑒昭謝表等持書復命自是和局永絕

藩令取運船料發各鎮造修戰船以赴北征一應船務俱委右軍忠振伯料理報稱

中提督甘輝假回思明養病。藩行戶官送藥資三百兩諭曰護國須力戰所致盡瘁報國先帝在天之靈實憑眡之須善調攝以赴師期二月初旬當馳赴軍前也軍

聞之無不感奮

二十五日遣總制行軍司馬兼水師前軍張英總督北征水師同總督後提督萬禮督同左右先鋒、中鋒等鎮前抵溫州福寧州牙城澁寨等地方取積糧餉

二月　本藩駐驛三都

初七日張英禹禮等師至溫州金鄉衛即襲攻城虜偽遊擊翟永壽守備王虎衛官
于起麟龍識時 方獻城迎降旨 敕中衛鎮蕭拱辰鎮守為先營安撫市肆不易[illegible]虜
官兵願回者聽之所報城內米粟甚多另容商湖蘇三百餘担 藩遣船運載回給
十一日遣右戎旗鎮周全斌等出師福安內港三十里地方取糧克搗坑寨積糧
三個月班札原汎
三月 本藩督師北上進至鎮下灣阻風遲留不得前往隨寫 思明州撥後提督
萬禮督正兵鎮韓英左右衛等鎮輪番防守閩安鎮并羅星塔等處寨城吊左戎旗
鎮林勝回思明州

遣水師前鎮左營李順同水師後鎮施舉前往浙省定海等處採探虜息并招徠松門一帶漁民以為進取長江嚮導後施舉至定關海口因風水不順施舉坐駕船飄流入港衆寡不敵被虜所執不屈投海而死　遣戶官主事鄭省英督理沙關地方事

四月　本藩駐驛思明州委前提督同戴罪兵官張光啓點驗防守思明州水陸官兵有無老弱旗幟是否鮮明盔甲大箭銃器被牌大熕彈子斧頭船隻等項是否齊仍逐項填註明白回報

本藩親臨閱視對各鎮稱曰援勦左鎮護衛左鎮後勁鎮等三鎮官兵俱驍壯軍器船隻俱整備而援勦左黃昌為最賞銀一百兩二鎮各賞銀八十兩禮武鎮等各以未盡美須加整備比後勁鎮等二鎮次之陳忠靖水師軍容器械齊是水師故步

比禮武鎮又次之右軍下陳明陳陞劉興等七大船各新整齊備大堪駕用皆右軍
忠振伯調度有方銃船如蔡青孫太等六船俱堅緻無患着兵官照次第賞賚功勵
若周鳳銃船陳榮武蕭樺二鳥尾與司總宋王等船只有內港裝兵運運未堪外洋
之風破浪着協理船務林泰估修啓報
前提督官兵軍器頗亦雄備調度得宜賞銀一百五十兩
張光啓戴罪圖贖能自勉勵與前提督協恭料理軍標保固地方安全准贖前罪照
舊仍理兵官事兵都事黃璋一併赦宥照舊供職辦事
授協守白沙城忻勤都督黃招為木武鎮援中提督此 司張華為木武鎮左營委張
遠為中軍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稽察各項追徵粮餉以充軍　又洋船事務本年二月間六察常壽寧在三都告假先回　藩行令對居守戶官鄭宮傅察算裕國庫張恢利民庫林義等稽算東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時林義因陳畧西洋一船本爲餘未交付等乙先造報　本藩存衆明白壽寧謂林義隱蹟此項係與鄭戶官瓜分欺瞞密陳

〻藩藩未見冊亦心疑之但報冊係　藩掾日鈐印可查時戶官覺知面斥杜壽寧見本藩壽寧執以此項沉藏無交算核戶官執為案冊造報明白只因林義侵交使不肯以受再算則此人必係虜之　奸細專來離間前責惶一二失錯被其播害後又將逆違端欲害擬勒前鎮戴捷并忠振伯章　藩主明鏡發六官察明無欺方釋茲又

誑乘同林義欺騙乞委多員逐件細覆如有欺騙願全家受罪如果無欺是 堂之奸

細欲離 藩主左右任用之員 藩主若不察為察訪輕信開計大恐左右任員輩

足寒心矣 本藩是夜翻閱簿帳件件違明堂六寮所駁條件處謬阿諛逢心惡之

仰令畢去六寮事連奪印劄出置閒住

六月 藩駕駐思明州臺灣紅夷酋長揆一遣通事何斌至思明啓 藩年願納

貢和港通商并陳外國寶物許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紅夷每多留難 本藩遣劄

示傳令各港澳并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繇是禁絕兩年船隻不通貨物

湧貴夷多病疫至是令斌求通年輸餉五千兩箭柸十萬枝硫磺千担遂許通商

堂六察閒置至是再啓自究仍陳户官匿賍實狀無忌亦有指壽寧受賂一二款狀

待實
本藩深怨令議置重典後念其萬江世襲勳功舉家肆拾餘口起義勤王被虜殺死
憐其年老遷令幽置臺灣令何廷斌供給衣食開銷
派定出征居守水陸官兵并船隻入寨貴在州各文武官并將領令
國母分作七程數請出征居守文武將領各妻子女入府宴待并給次賜賚金帛有
差一程請提督并六官父母妻子次將領次總鎮次署鎮次管理次營將次死難勳
功等錄是將士鼓騰歡聲並奮　左衛鎮洪善守連江港犯部有書諭之善原係
屬下將……沉沒不報右營翁陞之報聞至藩到鎮時將洪善推出斬之諸將勸免
綑責一百二十棍革職賞翁陞銀一百兩官兵四百兩撥副將林勝管理左衛鎮

七月　本藩興師北征

委忠振伯督理居守兵官事并調度援勦前左右等鎮水陸官兵防守思明

初十日傳令在船開篤集諸將議曰此番遠征當先積粮爾等當計何處可以取粮

諸將各忘所在　藩曰處處俱皆輸將惟興化涵頭黃石地方大師未有京臨倚虜未附饒富貯積可即取之我于十二月己令護衛中鎮陳澤密查地面現在分派各鎮察探取粮地方爾等當依令着力取積可也遂分中提督等督師進札涵頭

本藩督戎旗等鎮進札黃石地方

十三日一齊登岸各撥衛鋒官察探副鋒伏兵搬運粟石駐札三日各船滿載虜無

我犯隨揚帆抽進琅琦親往閩安鎮巡閱城寨以五軍戎政王秀奇為總制各將前
提督總督水陸官兵防守寨城吊後提督等輪番出征以護衛前鎮陳斌守羅星塔
撥護衛中鎮陳澤為水師同前提督協防應援著布已密　藩督師出札鳳捕樣綵
數日至二十九日即開駕北上只傳令各船跟中軍船篇駛并不傳進止機宜
八月十二日　藩師進入海門港時海門衛西岸係守將張捷前所守將劉崇賢各
發銃打擊我船俱不能傷我師乘風遙進黃岩縣內港諸將請見告曰海門衛所未
下侵入內地何策
藩諭曰海門台州門戶若先得台州堂奧門戶豈暇捲闊耶若先攻門戶則合力
守之亦難矣諸將曰然
十四日登岸進攻黃巖縣府守將王戎率馬步數百迎敵左戎旗雷程當其鋒一戰

陣斬步虜數十牽馬十疋餘衆奔回　王戎遂入城我兵直逼城下王戎見我兵精勇
布蘇城下孫城無救遂就西門竪起降旗　藩遣馬提督張五軍招納之戎出城迎
降遣水武營入城鎮守委五軍中軍毛恒署理縣事安民秋毫無犯一八日援勦後[illegible]
林明派札南門因未得帥令見城上無虜兵把守遂率兵登城馳報軍前
本藩怒甚即出令箭綑解林明責以無令登城重責六十棍革職戴罪圖贖管鎮事
十八日移師進攻台州府
二十日傳令提督總鎮照依派定次所札營聽令攻打　藩札營西南城外時虜總
鎮李必見大師威儀天關先台州守將馬信投誠重用持疑兩端　本藩見城上旗
幟參差官兵混亂遂集諸提鎮諭曰我觀城上情形虜將非走必降斷無有交兵之

安當此對壘而參錯如是馬提督爾前年守此有舊熟者可遣招之必斷然來歸也
依諭往招李必果降
二十六日李必率轄將常太初等出城叩見　藩親慰勞之遂遣北鎮姚國泰進札
南門援勦右鎮顏世明札東門仁武營康邦彥札北門右衛鎮魏騰札西門知府齊
維藩臨海縣知縣黎獻居叩見逆府縣正供戶口籍冊　藩禮優待之諭令照舊供
職遣戶官都事楊英進城查察倉庫糧籍等項解出　存銀三千餘兩版籍亦是合
州已復遣中提督率所轄官兵前來居中應援閩安鎮又先遣護衛左鎮杜輝赴
為鎮援勦後鎮林明聽前提督撥派協守閩安鎮右衛鎮楊朝棟辭退以營付魏騰
管理右衛鎮事

九月　藩駕駐台州府

初一日台屬太平縣守將高輝祖聞風歸附先時祖有書先歸　藩屢召故守鎮太平留春黃巖至是挈眷來歸　藩禮待甚優遣文武管親標率兵鎮守遣戎旗一鎮余新率右衛鎮魏騰等下台屬縣邑令北鎮前鋒營　勤代魏騰城守

初七日天台縣守將韓文武率家眷獻城投誠　藩禮待之仙居縣聞風亦下守將逃走余新進中軍安撫之市不易肆

初八日遣後提督萬禮率兵攻下海門衛所一城此衛乃台州門戶西北一帶皆高山峻險南面環海地險兵多負隅不下後提督請令安炮東南角攻擊之

初九日　藩遂移師到海門衛親臨歷閱地勢觸險攻擊必有所傷

初十日遣令監督宗維寧進城招諭

十一日守將張捷率兵出城迎附　藩優待之又遣宗維寧往諭所招降守將劉崇賢亦于十二日帶兵出城投降所有兵馬撥歸鐵騎鎮杞臣與管轄

是月　藩遣義師林忠襲破永福縣守將縣官俱殺死李率太發兵往援吊黃梧兵未至疑之將黃梧轄下官兵率太盡吊撥入八旗下黃梧只剩隨從數人始悔叛之悞也有思來歸　藩弗納之率太整兵復閩安鎮偵[illegible]而飼精銳者北上怀[illegible]守鎮者多係老弱副將伏兵隨吊衆潭水梢配船令土国山督鐵兵縣水對我水師留星塔吊集閩福民夫自古山開路達鎮城令郎國山率兵與我陸師對敵攻犯鎮城先於八月中閩民夫萬餘自古山開路縣溪南而下至九月初十方達烟墩寨腳時

藩亦悉劉鋒兵稍弱難敵令總理浚塘徐日彩馳赴鎮城與前提督商議機宜屢眾
來犯主到飛報赴援日彩到鎮回云討議烟墩上寨四面峻險虜不能施展銃炮寨
北山腰可容百餘人若來只可當我抛雷凡余右鎮全鎮獨守則無虞矣其鎮後山
頂寨亦四面險阻惟寨西山徑一條可容三五百人耳 兵雖寸不齊已撥補所營隊
興幫守虜若來只攻一寨不能兩寨俱攻若攻鎮後寨暫撤令程兵幫守烟墩如攻
上寨亦如此提調至於水師舊鎮外 該流舟不能成列出口出口正好乘東北風
衝擊是我皆處必勝之勢似可無煩南顧 藩聞報驚訝集各提督統領書曰似此
提調閩鎮危矣李率太頗能知兵聞路吊悄必水陸全力協攻鎮上數寨分兵齊擊
左右夾善首尾不能相應豈有專攻一寨俾我得全力堵禦且我不敢遣兵應求 戰

守兵移動往來兵心未免驚惶虜知我虛實聲東擊西使我奔馳不暇坐受〻之

於水師尤我長技嘗先擊勝豈可聽其敵到出口若至出　則反客為主順流直出

將何抵敵水陸俱出敵下關鎮難矣此報緣何纔到爾等速集兵馬繇陸路至楚門

所下船往援率太行兵來攻若出竹外則援及無虞若虞我兵知援竹內來攻則危矣

十八日巳時令旨撥促刻限中提督赴援水師左右戎旗赴援　師繇路兼程赴鎮

本藩已歸恐關安鎮有失省虜為患隨搶台州府縣臨海戡永而下二十一日巳辰

時陳五軍前提督叩見陳虜來犯鎮果如　本藩所料已於十四日卸主国山水陸

齊擊攻破矣前提督右鎮余程守頑寨戰死守羅星塔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諫

俱被獲遠去不屈殺之

藩回不必言矣使亂人意耳是我數敵夫援之過也行令提督戴領收拾刮餘兵歸配隊伍候令聽然仍以協理五軍陳堯策駐鎮浪琦地方撥護衛中鎮陳澤護衛右鎮黃元二鎮水師聽堯策調度防守

二十六日　藩駕督大師至思明州時五軍戎政兼[illegible]　月軍事張英請中衛鎮生營黃興大有將略乞撥歸轄下委任將兵生營未足以展其材畧、　請乞藩許之黃興撥張五軍調用委材官陳卯為中衛鎮中軍

十月　藩駕駐思明州

十五日集提督戴鎮文武各官於演武亭定失守閩安以失功罪先究總制喪師失律之罪王秀奇進曰李率泰集全閩之虜吊民夫數萬開路運銃水陸齊擊而[illegible]、　以

一提督下之兵萬衆水陸不亦難乎其餘所撥劉鋒之兵雜處幫守主持又一　倚
非服雖康加約束未免觀望前委督將已京面啓蒙　藩主諭云我提師占據上游
攻服郡邑偽虜帀集應援不戰自虜何暇及此劉鋒之兵以之戰征不足以之守城
有餘萬一有急主撥鎮兵赴防可也秀奇領受様宜不得推委况虜連攻四日夜銃
砲連續不絕城垣灰粉人無站足亦與先年五月初七日金門小之攻海澄等爾欲
以劉鋒當之其能保乎　藩思其言姑不深罪責降〻級示懲前提督總督水陸失
律應究因右鎮余程全師殉沒以手日饒鼓舞搢下勁死勿去之方足贖之掠降三
級其革職戴罪尚晴嘗援勤後鎮事林明護衛左鎮杜輝貴以救援無功幫守致潰
令推帳門正法中提督甘輝等勸解各捆責一百二十棍以懲杜輝充前提督尾名

操兵林明左戎旗下尾名操兵另察各鎮副鋒翼將司哨先濟者四十二員一併梟

示軍中插辰

拔義武鎮陳鵬管援勦後鎮事拔萬義為重設左鎮　是月以萬爵其為重設鎮

藩欲拔師南下議攻鷗汀壩賊寨以屢阻我潮揭糧道又遣安右先鋒統領英兵等

鎮札澄濟遣仁武營守新城揚武守海門援勦前守高崎援剿左守泉港以右軍忠

振伯督理兵官事調度居守鎮營軍務事宜

二十八日　藩親督各提督統領南下

十一月初一日　藩督師駕至南澳駐蹕青嶼山少師忠勇侯陳豹請見訪問潮屬

年鷗汀逆寨情形次第陳對甚釋困進勸曰王師退處久無聲息潮患破敗、、、之

在下方得其地不足長驅何如進搗漸直攻心為上也至若鷗汀小寨用遣大鎮鼎尖殄倒耳何勞　藩駕親臨鄭左戎旗林勝等亦以此言勸自願領克破逆寨復命

藩從之授以攻取機宜

初八日令左戎旗中協洪復亀駕田思明其各提督統領左右戎旗等俱達就潮揭派取粮餉并攻取鷗汀逆寨

是月二十一日英兵鎮唐邦杰率前鋒親隨二營叛歸吳虜左營將鄭然中軍許廷桂不從密報右先鋒楊祖智武鎮藍衍追之不及

二十二日報知　本藩驚訝曰邦杰自戊子年同安來歸一馬兵耳見其頗善騎射於侍人之中每加賜妻賜宅壬辰年授入北鎮副將乙未年陞授英兵鎮寵渥亦云

周矣此而叛去將何用人也棄之

我師攻破鷗汀與逆寨報聞此寨負固已久四畔皆深泥水田惟一面近港通海有

數千強僕出沒波濤之間時或商漁時或洋劫屢屢阻截糧道至是破之此寨罪大

惡極本藩日在痛念國三年七月我師攻圍潮州抽兵　隊彼寨外京過被其藏誘截

殺忠勇侯左鎮呂未死之至七年六月

本藩督師攻　　　　深銃炮難施抽回至是前提督同左右戎旗等相議砍取茶草

鋪塞城溝平地踏破仍一面用厚枋作人字牌傍城牆逐身人藏牌內用鐵錐挖遠

後用地雷滾進登時城即崩裂各傷而進將城中大小盡屠之馳報以聞　藩曰此

皆小醜逆我後生之誅向下去一概化矣尚有許孫未服須收滅之以免留貽之患

十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傳諭分遣各鎮官兵就剳於地方駐扎練兵以左衝鎮林勝統領宣毅前鎮吳豪正兵鎮韓英等札達濠埔右衝鎮周全斌統領後衝鎮黃棟水武營朴世用等前鋒鎮余新為正提調右提督馬信為副提調統北鎮姚國泰援剿右鎮賀世明文武營毛標等俱札海山訓練兵馬其前後提督等札銅山漳浦詔安等地方中提督統轄鎮駐晉南地方

十二年戊戌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特軍政頗暇稽查糧餉事務問各提督統鎮南下取糧稍裕恐軍士未充將本業胃鹽發銀五千兩初二日令戶都事楊英雜銅山巡下與各提督統鎮議就官兵積貯三個月外有餘者盡行發糶載來預給守汛官兵各官兵俱要有銀買糶計運回米五千餘石存派給侯程水武營後衝鎮官兵三

個月糧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吊各提督統鎮班回思明選練征勦迨至集諸將議曰先年護國嶺被敵阿格商所拾衣甲全身披掛是鐵所以敵下馬打死伏者特有此耳其如我兵精勇何今我亦欲用此披掛勦殺醜虜諸將以爲何如戎政王秀奇進曰披掛全身穿帶不下三十觔虜有馬駝載穿帶尤易若至下馬打死仗戰勝不能追趕戰敗則難收退今我兵欲以一人穿帶三十斤步行雄壯者步伐不難瘦小者未見其便　藩曰須揀選雄壯強健者當之甘輝進曰戚家軍多自負帶我朝戚南塘合令兵卒兩腳股負沙操練甚畏重耶要在揀練得法耳時適左戎旗管理大侯缺將

王大雄將披掛付其穿帶雄手執戰旗步伐止齊如赴敵狀動疾如飛　藩喜曰似此可縱橫天下矣遂行馮工官傳督造陳啟等日夜製造披掛鐵面專意為之諸將亦以為可大雄長樂縣人腰大數圍力舉千斤有武藝後因拔為左虎衛正領兵中軍官行各提督總鎮挑選勇壯者吊入親軍

二十七日吊左右戎旗下壯勇將領協將林鳳何義正領班林登何吞楊龍黃高副領劉德許貞此數員　藩素深知者隨吊用又正領張愛葉丁陳蛟副領黃忠林盛曾姐峻候吊用

三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一日拔左先鋒鎮陳魁援勳代鎮陳鵬為親軍左右驍衛鎮會援掛官兵改左右戎旗為左右武驤鎮後改武驤為武衛鎮改驍衛為虎衛鎮陞右先鋒楊祖為左先

鋒鎮拔侯提督領兵劉光署援勦後鎮事

行張五軍王戎正同陳魁親赴各提督統鎮營中挑選分為上中等撥入左右虎衛

鎮其中等選而又選方同上等吊入另設一大石重三百斤于演武亭前持選中者

藩親閱令其提石繞行三遍提不起者雖選中不隸入每班帶班長六員配雲南斬

馬各二牌鈼各二弓箭則全班俱執又十班之中弓箭居四刀牌居六每班另募伙

兵三名挑帶戰裙手臂披掛隨從遇戰便宰帶行伍免勞頓各給口糧每員各給大

糧月三四兩不等每副領管十班每正領管二副領每協管四正領各員銜給烙左

右武衛例

左虎衛左協林鳳　右協王侯　前協鄭仁　後協陳蟒　署領兵事管侯缺正領

班王大雄　副領班林鳳　大攻營倪正

右虎衛左協黄安　正領班洪羽劉雄　副領班張桑許貞　右協賴興　前協萬

宏　後協陳冲　領兵正中軍張彩每鎮四協并大攻領兵計上戰官將一千二百

員名早晚日令穿帶披掛操練二次慣習如常惟鐵而晒日領熟後不用操一日考

試武藝一日弓箭令都水司高陞掛銀牌考選時候缺將盧參黄善張伴班長陳罷

二正領班劉雄班長許順石英陳英吳元等俱皆發無不中親閲隨行文紀錄

四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十日　藩與左武衛林勝密議先取許隆壽其船隻破其巢穴免其出沒海上使

我師北征有南顧之慮勝曰然即令林勝密尋鄉導以勝澄海人隆迹薛也傳令行

軍北征中後提督并右武衛前程先行俱泊圍頭　本藩同左武衛左右虎衛等鎮開至浯洲是夜溜下不及會綜恐許隆偵知逃走出其不意故也許隆戢於作逆以港門內深外淺非深識港路船多閣破此日洪水緣何漲滿　藩督舟師直搗其港各鎮至次日方知溜下惟親軍鎮先到所得輜重米粟不計船隻分發各鎮配兵許隆僅隻身率衆而逃焚其巢穴而回時軍中謠曰亦戢亦溜後行先到鐵人着做一出便好以　本藩實有意披掛也時後到諸鎮獲糧米幾　藩令各師沿路取糧并令攻克澄海縣虜守將劉進忠副將高進威等率兵千餘獻城迎降知縣祖之麟典史江景雲亦揭家投誠　藩加納之隨駕回思明各賞賚有差隨以劉進忠任後衛鎮事時後衛鎮黃棟病故令進忠任後衛鎮事忠仁從來人入藩籍　藩恐未知我

軍中事宜令材官曾煜會生營中軍事

五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二日通行各提督統鎮自行挑選兵將出征大舉諭云　本藩選將選兵用心有素察現在官兵俱京挑選訓練隨征多年個個堪以自信但精而益求其精選之中又加選茲大舉殺虜對壘在剋思臨敵之際成敗呼吸惟前驅首當其鋒膽勇成列則心力俱齊無堅不摧何敵不克今再行精選分為三等以最上者為上上又上次之上中次之平日區別既定臨機使於調撥此是制勝要著大家功名富貴所係定限甘結回報

初六日又再通行選將諭云兵之勇怯在乎將領如將領稍却則兵雖勇亦不肯向

前如將領敢勇雖弱兵必勉力赴敵所謂強將之下無弱兵是也故兵貴精而將尤貴乎選最為當今切要　本藩屢京通行面諭挑選矣但恐有一二徇情明知不十分膽勇而故舊牽掛不忍擺換夫知故則可優以賞賚別行委任至於管兵萬萬不可輕易茲特着各提督統鎮再加察選將領要以膽勇為上求兵次之互相公結如有未十分膽勇不敢保結即詳換補至於臨敵之時將領退卻將保結連罪重處各取具結回報存案

傳各提督統領整備船隻器械粮食以便聽令北征以前提督黃廷總督防守思明州軍機事務與兵官忠振伯計議而行其兵粮移居守戶官鄭泰支給候報吊左軍輔明侯林察為居守工官時左軍官兵分配水師尚工官已吊出征故令林察為居

守工官其防守海門新城衆港等處俱照原防守鎮而行拆白沙城令援勦前鎮戴

提官兵配船仍舊防守白沙等處

初七日重布出軍嚴禁條令傳示照得恢復伊始信義為先故逆者勦之順者撫之勦撫分明所以示大信伸大義於天下此誠今日之要着如嚴禁姦淫焚毀虜掠宰殺耕牛等項本藩已剴板頒行諄諄不啻再三爾提督統領鎮營帶捱苦戰十有餘年所為何事總從報國救民起見亦為無名留貴後來子孫計況姦淫焚掠等項皆犯造物所忌為將者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不特為救民地又是自家分內事耳雖兵丁叢衆紛紛不一然在上之稽緝必嚴則在下之奉行惟謹如提督用心稽緝各提督指而行之各鎮營又從而效之以至到翼及大小將領莫不

整頓遵伏且互相告訐互相結獲如是而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四方聞風向化百姓
壺漿迎師仁義何害不利乎若泛視悠忽以致兵丁違犯歸罪於上累及身家明有
王法幽有冤責錄此觀彼果孰得而孰失從今之後爾提督統領鎮營凡京過及屯
札地方務要遵依明禁翕然畫一以共奏恢復之大業而享無疆之福澤今將歷頒
條禁開列於左本藩令重如山有犯無赦各宜著實凜遵毋得狃為故套也

計開

一就地方取粮亦不得已之役官兵只准取粮不准姦淫擄掠婦女如有故違
本犯立即梟示大小將領一體從重連罪不論鎮營官兵從伕人等有能拿
報首明者賞銀五十兩

一攻剿地方有附虜十分頑抗負固者攻破之後明令擄掠婦女以鼓用命以示懲創不在禁内如係虜擄不服百姓罪有可矜如無發明令擄婦女者不准擄婦女在營在船如有故違本犯梟示大小將領從重一體連罪不論官兵役伏拿解首明者賞銀三十兩

一擄掠婦女在營必難瞞同寓舖之人如致察出本犯梟示同班同隊連罪盡行梟示若班隊中能攻擊首舉不但免罪仍照格給賞

一擄掠婦女在船必難瞞在船之人如致察出本犯梟示本船舵梢盡行梟示若本船能攻擊首舉不但免罪照格給賞

一發勦搶地方非奉明令焚燬一切嚴禁不許擅燬居室敢有故違本犯梟示

大小將領一併連罪不論鎮營官兵伕役拿報首明賞銀二十兩

一出征船隻各舵梢俱要請給號布以防混冒如無號布將船沒官舵梢梟示家屬發配有能拿報首明者賞銀十兩

一發勦地方非奉明令不准擄掠男子為伏兵如有故違本犯梟示將領連罪有拿首明者賞銀二十兩

一嚴禁混搶沿海地方多係效順百姓官兵登岸之時不准混搶致玉石俱焚須明聽號令如有未令敢有擅動民間一草一木者本犯梟示大小將領連罪不貸

一禁宰牛農業民生大本牛畜耕穡重資若肆牽宰民將失業不惟百姓俯仰

無賞而且軍務重類自今以後不許牽取寧殺敢有故違本犯梟示將領連

罪

一官兵出征所有船隻載運各官兵不許借坐給牌商船或奉本藩吊借公事

完畢立即放回毋得刁難如違致船戶稟報本官兵梟示將領連罪不貸

以上禁條如荒淫擄掠焚毀假冒等項誠恐巡緝官兵耳目不周另懸賞給至於混

搶宰殺等項已着各鎮營輪流巡緝難以漏網但有能拿報稟明者亦分別錄賞各

項禁條有犯斷斷無赦但官兵不識字者着副冀司哨書記逐隊解說曉諭遵守

十三日　藩督師思明開駕北征緣阻風逆浪戢上至二十一日駕到沙關風雨未

順駐札十數日官兵之糧議就溫州界屬登岸攻復郡邑取足糧食

是月十四日行營藩戶官張僚北征船到圍頭閩標溜回思明偕整至夜分撤移安春上山遇前提督守水兵盤問語言未注不遜疑為回來撤眷歸虜中軍翼將鄭進隨報前提督將藩戶官并家眷船隻羈留馳報　本藩藩疑信參半賞鄭進銀五十兩前提督壹百兩以防守嚴謹令押遣戶官到軍前其家眷諭令照護不阿不嚴可也自是文武不和矣

六月初四日　藩督師從前岐港登岸進取錄分水關達平陽縣縣界有大溪達金鄉衛大海流水湍急先令小船船渡戰過江

初七日大師進至平陽縣傳令衝鋒架梯劄鋒取粮并辦攻城器械　藩瞭見伏兵至城下拆料造雲梯守虜並無發銃隨集諸將議曰此城可無必攻招之必降不然

豈有聽我兵擲取城下乎此城若降瑞安咫尺相望必無拒理以了一番殘害我兵
亦得取糧足食亦云幸也即發諭令張五軍同馬提督招之
十一日守將韋仕遷果獻城投誠城中撫綏草木不動隨移師遣札瑞安縣令韋將
招之
十三日艾誠祥率部將實奉先楊志道等亦獻瑞安城納欵　藩喜二將胞厚雄夫
善騎射有福將器甚禮待之
是月十四日行令各官兵取足七個月糧食仍着監督監營傳取足額以城邑歸附
不用防備殺虜且近水易載候十五日有令載往三盤部貯如無足七月之糧究處
守領從各鎮候報足七個月糧

鐵騎鎮把臣興病故以黑雲祥管鐵騎鎮事

十六日　藩督師進圍溫州虜堅守不敢出敵是月風雨大作　藩駐營溫之南門外高山古塔邊一日同各鎮在塔前設酒議事會風雨大作方宴畢起送各鎮歸營忽一迅雷從塔前邊遠奮起烟黑霧動移時方散打死本處民夫二名　藩與我眾官兵俱無礙傳聞溫州城內亦知天意所鍾偵報頗有順意諸將俱加額慶賀是晚藩出營邊聞民夫答語此一老人云此亦天意有在若尤宴聚不動恐亦難矣藩聞語會意次日集各鎮議設溫州之圍亦以民夫亦難之語述之隨傳令拔軍下船

二十六日前提督報虜來札白沙意欲窺犯思明鎮援勦前鎮率兵截敗獲馬匹軍

云不計自足虜不敢犯無煩〻藩主南顧之憂居守一熏合啓請賞

八月初二日　藩督師閱駕往舟山駐札官兵出征日久未有操練遂令各鎮逐日赴舟山教練委禮都事蔡政辦祭戎政陳六御前鎮英義伯阮駿等弁陣亡將士儀禮備至三軍感泣

初九日陞賞韋艾二將帽靴斗牛服玉帶各一俱都督同知職銜花紅銀各四百兩部將審奉先楊志遣姚來太崔官王虎史大成等各陞賞有差

十八日　藩移師食鹽灣駐札操練以風信不順暫移師候風

八月初九日　藩駕至羊山先較日前問引港都督李順水路遠近港門山與流水何如順曰舟山至羊山鷄鳴開駕好西南風午後便到此處有二山不甚高一名猴〻俱係猴而無羊一名羊山係羊而無猴無人居住有一号小廟號傳稱祀羊山王

亦靈惠子泊船必祭祀又稱海中有蠔皆二龍泊船不可全數獻紙恐其驚動翻覺

也凡有泊船不祭而全數獻紙船多不平安　番曰焉有此理况武涉濟淀之河全

八渺混洞之水天意有在嶽瀆為之效靈我提師望復神京以為社稷涉歷波濤有

年矣未見如此妖氣也不信之是早雞鳴開駕風平浪恬至午果到羊山傳令寄泊

候鯨生駕泊山下越初十日午各提督來見　番過六中軍船議事見黑雲微起風

轉不順催各鎮歸船傳令小船開山大船多寄椗灣泊去後　番隨過新中軍船不

移時即風起浪湧迅雷電閃雨大如注昏黑對面亦不相見只聞呼死呼救拆聲斷

聲悲慘之聲時官船都督陳德跪告曰六中軍近在尤違今不見矣風濤異常本船

〻棕椗三條俱斷今卸一舊草椗去未知何如　藩主上意天生請上拜棚拜告肴
風息浪救此數萬官兵　藩叱之以天意有在豈人所能求禱移拜椗手又報草
椗又去一脫時太監張忠等與各官俱跪求哀勸　藩姑從就船四拜隨雲狀而忌
波浪稍恬自午至酉方始霽靜遂令人查訪六中軍船已不見惟船桅漂閣在岸矣
船中失去六妃嬪并二三舍五舍三位餘男婦老幼梢兵計二百三十一人俱沒水
中惟存一老婆及老梢浮水逃生　藩發一笑令各收屍埋瘞
次日天氣清光有報失船失兵者有報失將者有報漂流未知去向者現在灣沒矣
左衝鎮林燦行營兵官史興明正史滕洪消餘如副翼司哨生死未知者尚多遂請
各提督統領來會有稱坐駕閣破在山衣食飄流無存者有稱逃過小船坐駕飄出
知存〻否時見各提督統鎮呵慘之情　藩令太監張忠王守楹將所帶行營衣

户一畫寸出分運各一二件三四件不等仍分賜南將金二錠北將金三錠以慰勞
之言曰前李順對我言羊山斗怪我不信之今豈是也以後俱如李順而行寧信有
勿信無也又曰今船隻兵器損失長江難進矣須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區處其哭船
官兵須併載而去焉載不去者暫寄山養飼候明年來牽也肥壯然速歸收拾仍令
各差小哨遂與巡視有官兵閃破漂上山與者遂一載來限次日起程
十四日　藩督師回到舟山時各船有被飄先至者有別與隨後收入者遂一查點
時未見也中軍船壹楨船并報左虎衛左協黃安未到　藩曰此人沉厚溫黙也未
可量豈至死耶次日林勝報黃左協生船檣根俱失飄二日夜入普陀港　藩令隨

行船往載之至隨委署左衛鎮事曾七中軍船碇東躲來見責以離艍私逃殺之并
練習營廖達以其在船同逃也達係平和人前關中衆隨頗曉操練教法凡軍中
教操教藝俱委任至是殺之曾靈熕曾銃報船閘破竿山外與其靈熕被泥壓沒不
見　藩委阮美等撈起繒撈拾得之曾銑并殺以儆不謹此靈熕重萬斤紅銅所鑄
係外國夷字戊子年抄定國府入揭陽港夜半發光定國見而疑之至次夜又見
定國隨令善泅者入撈之出云一條光物約丈餘有兩耳其大難量定國再令善泅
者詳視出回云係熕銃兩耳二龍隨傳令船中用纜絞起須刻即進船上定國即遣
熕船載達教放容彈子二十四斤擊至四五里遠發發無不擊中揭中頑寨并門關
厝炮城俱被擊碎達逃閩風俱云神物後送歸
丶丶多勒發靈

六月　香駕在舟山集各將議曰官兵船隻破損粮食不足須溜入温台各港奪船取粮并畫進取諸將各依而行遂傳令初七日開駕初十日至象山縣取粮令諭守將歸降不降則攻破屠戮其温守將徐縣官即遣里老生員送猪酒犒師并具啓陳禀云　藩躍至邑有何堪敵而不早為迎降也況聞風慕義又孰不願執戟而前驅乎特以各眷覊留在省使遣員報效家属灰粉　藩主仁心仁聞所不忍也倘大師直攻省邑我等為之看守此城或令備作嚮導無不可也如或別畫攻取我即為藩主看守此城保全此土或有軍中應用者一一辦付是我等今日受恩保全之負即從来報効知遇之日　藩得禀遂傳令不攻并不許取城下一草一木只就鄉間

積粮米而已時有北兵逃走者多以羊山風浪驚怕故也又密報援勦右鎮賀世明等船頭桅俱粉紅不知何意有熟仔謂欲引虜叛去吞化等盡去之語　藩聞之令密察營中偶語紛紛又令察船桅果有紅號是日遂輒去賀世明鎮任并令萇五軍吉勳水武營朴世用大武營魏光華中權鎮李必奇兵鎮張旭等歸謝兵柄惟北鎮姚國泰陞補援勦右鎮事賀世明以心迹不明遂忿激氣死時所撥官兵多未繞屈

十二日遂令總理監營翁天祐署左提督事隸其兵

十四日遂傳令下船是日雨雹如注如彈子大打死民夫二名我兵無傷亦是怪事

行各提督統鎮將船上米粟行李物件駕往三盤山限三日撤卸安頓仍撥副鋒兵在山看守粮米其粮船各到紅花澳聽令

二月初二日　藩駕督師至台州港後衛鎮劉進忠叛入台州歸虜在海門所登岸

稍以甚公尚在所城即令攻打虜棄城逃走拔之尚拿獲虜百餘俱鑿手棄於田仍
駐札各處取粮再令攻海門衛城拔之駐札取粮傳各文武官輪番回家候明春齊
吊北征
拔木武鎮黃招管理後衛鎮事
二十二日　藩駕至磐石衛時令偽守將等衛官來降不從隨令各鎮攻城築棋
十一月　藩駕駐磐石衛
初五日行各提督統鎮攻打衛城以援勦右鎮姚國泰後衛鎮黃昭石衛鎮萬祿等
架梁温州大路堵禦援虜
七日合攻破之擒殺無數先有踰城進走被獲著有在城殺死盡投獲等　藩令

之一解出分別處置踰城者聽其回師戚充兵隨其便其任戚私獲者着鑿左手以
回以其與我對敵者時攻破衛城頗有擄掠婦女 藩以為虜所擄傳令釋放恐有
未逃者令搜出究罪時後提督下副將胡雄伏兵屢一婦人違罪俱殺副將胡雄驚
自縊死何祐亦違其罪伏誅諸將冤之曰此猛勇難得處處有勳殺之可惜力保之
乃免降兵綱責右武衛釋忠營責應攻城有功板官者兵鎮事
大師進圍樂清縣虜聞大師將到棄城逃走克之緣人民逃散棄不守
十二日遂分派各提督親汛泰兵派餉造船製器左武衛右虎衛札磐石衛永嘉塲
一帶地方右武衛左虎衛札沙園所一帶地方前鋒鎮統領左衛鎮黃安中衛鎮蕭
拱辰札平陽一帶地方左先鋒楊祖統領右衛鎮為祿後衛鎮黃昭提勳右姚國泰

凡參與水灣欽城等地方左提督翁天祐督奇兵鎮黃廷正兵鎮韓英札亍石地方

從提督右提督五軍等札台溫一帶地方諸鎮各歸汛地訖　藩駕駐磐石衛令宣

毅左鎮萬義督兵護侍

十二月十五日　藩駕駐沙關會理沙關戶部主事鄭省英料理供侍萬義督兵扈

從左右

十六日故後衝鎮華棟母陳氏贖出虜獄到家據中軍陳有慶報稱本官十載從征

父弟戰死於虜七旬老母生滯虜獄搥胸抱憤不幸五月謝世臨終垂淚嗚囑遺恨

以為終無能出母獄期也幸蒙　藩主詢知遺語敕諭宮傳鄭泰囊金賂脫以慰將

蒙宮傳用銀二千兩令旗鼓盧恩多方幹旋賂脫本官　一於本月還生枕六、

〻此日奄奄垂暮之年得揭骸骨歸以雖不及見其子亦見其孫不特棟生死皆安
藩主鴻恩即軍前將士亦云詩死士也今比則我生者益當感奮百倍矣棟係異化
人起義從王原名燧第因母在獄特令改名華棟

十三年己亥正月　藩駕駐沙閣

初四日周全斌陳魁等報偽阮趙國祚吊集馬步數千欲來攻復平陽沙園所
藩馳諭摠宜云國祚必不敢來犯倘果妄動此地利非用馬之處則平陽蕭家渡會
前鋒鎮一枝兵馬進入可抄平陽虜奴之後會磐石之師錄瑞安港直抵飛雲渡抄
虜之右先發右協楊富全協班官同領旗協大攻營弓箭鳥銃分配小船十餘隻大
銃船四隻直抵釣魚嶼下發銃攻虜之左衛等全力直搗其中則國祚直釜中之魚

矣全斌等焰係機宜而行圖作探知出瑞安十五里延札商田地方不敢進犯

十三日周全斌等又報偽鄭院數時再吊安馬再封大小船五百餘號另吊石匠篾匠火藥數戲人當安港現封小艇百餘隻并拆層紋排配運火炮給發行糧在此十四五間來犯磐石沙園等處　藩再馳諭機宜圖作見我基布已密斷無來犯之理特虛張掩人耳目耳如來焰會前日機宜而行萬無一失虜竟無來犯

閏正月十二日　藩在沙關馳諭左武衛札云目今交春時多霧天恐虜駕小哨乘霧而來貳天未亮突至各船拋泊日久官兵懈怠殊於防備必至倉卒悞事可將船隻改出七都近樂清一邊拋泊不時往〻　札為萬全且百姓日間來此買賣焉知無探知我虛實山上不足慮船中十分防備左武衛薄令各船又出乘潮出入江

逆夷虜眾紋排同小船東霧真夷原札處所焚燒知不能移動而回　藩令提督
統領以趙國祚現在府城擒賊必須擒一次進攻溫州討將安出各議妥馳聞周全
斌啓云趙國祚前集陳梅勒宜偽酋不敢來犯一處使倆可知矣今所聚兵馬盡是
烏合之衆蹤言新兵將至亦是虛張雖來亦是寥寥疑之真易為力也眾攻溫州客
溫城外房屋自行拆盡築短墻樹木柵多置火炮此時城池頗堅我師壓境彼若堅
守不出以待援兵攻之似難立致莫如攻其所必救方可誘虜截殺計織國祚此時
瑞安縣城鉅立樁木柵相其地勢情形我師攻圍透撥一鎮兵馬帶伏兵畧取青田
太順之糧以餽我師國祚必統醜出援誘而殺之在吾掌中衆勝逼溫不用力而可
得也於以台處可傳檄而定則水陸並發進取寧紹覓延攬英雄廣募士卒然後

直抵長江痛殺虜奴一場則金陵可得再殺虜奴一場中興業過半矣此得寸得尺之謂也　藩如議示玫

二月二十日　藩駕到磐石衛行催各提督統領總鎮速辦船隻催完餉務限三月內齊到磐石衛聽令另行各提督統領傳諭官兵搬眷隨征諭云官兵遠征不無內顧攜眷偕行自然樂從　本藩親統大師北伐驅虜肅靖中原以建大業意各鎮將領官兵永鎮之時有為家之念已京著兵戶官撥趕繒船配載各眷各令有眷官兵俱依派船載來皆住林門候令隨行時官兵俱各欣悅惟女眷醉船頗有怨言另著水師一鎮忠靖伯陳輝宣毅前鎮陳、、俱護眷船隨後而行

月　藩駕駐磐石衛差官催促各　提督統領嚴限本月二十二日齊到磐石聽

：不許一船留汎

二十五日各提督統鎮俱如期到衛港々[illegible]石地方窄狹難泊多船派前鋒鎮左先鋒二統領下札大門湾中左二提督下札小門湾親軍札七都外與　藩駕札小門湾撥奇兵鎮黃應防守南日地方　藩傳令就大小門湾考較弓箭令禮都事辦銀牌每兩三五錢一兩不等掛百步外令各協將正副領班官比射中者賞之又製金牌每兩伍錢　藩同提統領將較射中者賞之日各賜宴時金牌銀牌製不到射計用銀牌千面

四月　藩駕駐大小門湾日比試弓箭考較器械并行操練以風信未順姑湾泊教練十五日行提督統鎮限十九日開駕進征　藩差[illegible]札督統鎮議曰大師進取南都

定關尚有虜船百隻為一出沒阻我往來船隻於前於尾後使我長慮却顧亦非全勝之道我欲先取定關奪其船隻用藉配兵資其粮餉賴以飽騰起手制勝先聲奪人一則雪洗忿制前日戰沒之恨二則定虜必求援于浙直之兵待其救到然後揚帆直取金陵使虜罷於奔命以逸待勞百戰百勝之道也但定關有二炮城船隻俱泊在炮城內又有滚江龍橫江為限須奪其城斬斷滚江龍揚帆直抵寧波城攪寧盡船隻然後攻其城池此舉諸將以為何如衆俱曰　藩主算無遺策當領檄宜而行於是令各提鎮選衝鋒繇陸進發到鋒兵配船聽前鋒鎮總督繇水進發約二十八日齊到定關取齊

廿日領首程督師繇梅山港登岸　程二日俱到定關炮城時炮城有守虜兵丁

仍尚發擊炮

本藩傳令每伏兵取柴一把將城焚燬〃〃二九日柴草擁壘及城其守將縣滾江龍

浮水而走　藩令右提督姓招之尚存守兵三百名俱降其水師進斷滾江龍進入

寧波港牽取船隻時虜已將梳舵杉起難以駕出　藩令將船焚之令辦攻城戰棋

二十九夜有我馬兵五十餘名叛逃歸虜而虜亦偵知我師要犯寧波預請浙直之

兵集至　本藩又集諸將議曰查浙之兵既至與之相持無益說奪炮臺斷滾江龍

又焚其船可無後患不如抽回下船乘勢進入長江攻其無備到處垂手可得也諸

將俱曰謹受機宜而行隨抽至定關港口下船

是日抽回下船　藩同數匹馬馳至後提督隊伍勻〃行至一小溝前呼者關閘班

官穿戴閒聽不真藩爲走過頻上被班官陳勇斬焉、僅一痕血愴不止至下船後

提督細陳勇至處斬

藩釋之發銀賞慰之諭曰爾非故弒乃悞也亦我自悞今傷痕已愈眷勇立功更不

爾負勇幸赦生回又得賞銀各兵聞皆悅服

五月初四日　藩駕至舟山烈港傳令聽議進取長江事宜一各小船屢不聽令先

行搶奪今如不照睬各提督統鎮面議已定本船頭目舵工梟示三犯通船盡行梟

示照令而行斷無更改各僉號爲定規俾無後言計提督統鎮二十八員押號存據

再傳諭曰　本藩親統大師不憚數千里、　跋遠涉進入長江剋期恢復上報國恩下

、蒼生此行我師一舉一動四方瞻卩　天下見聞關係非細各提督統鎮十餘

沐雨勤功名事業亦在此一舉當從〃〃協起見同心一德共勤大事進入京都之時
凡江中船隻貨物准其採生但要和衷一洋爭競其岸上地方百姓嚴禁秋毫無犯
已有頒刻禁條炳若日星總以收拾民心上為國家大計須體此意諄諄嚴飭所轄
登岸之時不准動人一草一木有犯違罪非不念爾等從征有跋涉風波歷試鋒鏑
特以法之所在難以情宥各遵毋忽
十五日行提督統鎮設杖兵進兵紅白高招旗號諭曰進兵杖兵原以金鼓為號我
大師一畫穿帶盔甲而臨陣制勝只在呼吸之間恐盔甲掩耳鐵甲有聲玲瓏雜於
金鼓聽聞不真進退狐疑誤耳聞不如目睹兹議再設紅白高招二樣定進兵執紅
高招收兵執白高招撥官有馬者派執臨陣進杖〃〃〃〃亮執軍中飄揚俾三軍知所

進止也

又傳諭䭾船泊宿機宜　一大小船隻衆多若混雜而行必有衝犁之患且小船輕快大船鎮重恐致參差今定大船爲一䑸拋泊吳山處所派首程進發　本藩親督而行各水船船爲一䑸拋泊馬目處所派中後左提督等督領而行各小船爲一䑸拋泊蟳港口外處所派右提督左先鋒前鋒鎮等督領而行限此十六日俱赴吳山拋泊聽令而行候好風信　本藩中軍船開往羊山大船方可開到吳山各船方始程而進另南船未熟長江港路行張五軍馬提督張兵部各取引港三人分三程配船令都督李順帶總兵王耀武在　本藩坐駕常川伺候以備諮問另撥小烏龍船二隻跟中軍引港分程開駕入崇明事宜

一本藩幕文武官船隻先行擬泊排沙港

一各大船為首程聽張五軍督行撥訖門　督羅蘊章馬隆船引港盡泊排沙

二程水師船撥喬之鳳陳佩李隆船引港泊新興沙

三程小船李國賢林繼忠船引港泊新開塢引港船隻分作二隊前後日則桅上掛高招旗一面遇夜在前出燈三盞在後出燈二盞其餘船只出火號相連續接引到泊灣則在頭抛椗即發大熕一門大箭三枝各船照次第同泊　先令水師蕭鎮院都督差船同差官張亮先往大筋山夜間放火大使各鎮船隻知是大筋山岙明排沙港口交加嘴在此候天光便於進入羊山閑駕至岙明排沙好風一日夜俱無山與只有大小筋係沙線高堂必如此詳慎方保船隻無虞調遣已定候風開駕

是月十七日　藩督師聞篤到羊山

十八日篤到崇明新興沙移札蘆竹洲查各提督統鎮轄下大小船隻盡行遣入內港平安齊到

再行軍令崇明等處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統鎮大小將領家眷為我師根本之地與思明州一體其地方百姓最宜撫綏凡有騷擾有殺奔連罪無赦

十九日移泊吳淞港口　差監紀劉澄齋書通報偽提督馬進寶合兵征剿以前本友正之意至是未決欲進圖京都時舉行故密遣通之未報

長江內港惟劉家沙狼山俱有沙坛深〻　藩令楊戎政都督李順蔡翼兵都吏楊珍等押督張兵部沙船前往狼山等處號勘淺深其〻處豎標為記大船毋得衝犯致悞其大船另各撥小船二隻隨行恐閃淺擱輕易沿傳各通知而行

二十三日　藩督師至承勝洲會集仍札營數日操練再重申約法諭曰自古做大事以得民為本至於行師而耕市不變則聲威遠播四方咸有傒蘇之望本藩數十年苦心生聚教誨以有今日諸將同事盡瘁總皆從恢復起見茲本藩親統大師進取金陵雖克詰戈矛為殺虜要著而約束兵士收拾民心書與戎勳至重諸將能遵令戢兵即是本藩之聲名各官兵能遵禁不擾即是提督統鎮之聲名故曰名者實之副不可不謹也本藩頒剴禁條不許擅騷百姓又申之文諭可謂詳且盡矣茲又重申前意言之不厭詳者其中必有大關係存焉願諸將深體而力行之時時刻刻吊集大小將領官兵詳詳告諭未有不遵依者至本藩如此詳詳而該提督統鎮猶

有漠然不省者真頑冥之極不諳提督統鎮立行軍稿仍照令究罪道之毋忽
數日乃天永勝洲難泊多船不堪避風茲各船俱停柱順江洲上大沙會集擇精兵
落小船伏兵上大船以便登岸殺虜到鎮江時各統船水艍船跟正到熕船近岸協
整各船及各照提督下歸鯮以便一齊登岸不准零星拋泊以致殺虜不齊
本藩又恐官兵或有不一未遵約法令都督張光啓正儀衛吳助督監督江振曦爲
締祖宗繼亭等派帶新兵巡緝南北岸但大師未進長江南北岸尚是虜地各官兵
未敢登岸混搶只有北岸地方如劉家沙永感洲六十分洲合應巡緝至大師起程
之後官兵登岸須照所派南北岸分遵巡緝如致騷擾罪在猜汛〃法重處
二十七日官兵之粮到順江洲就太興縣地方取粮官兵遵照約法而行

再申禁令云　本藩統兵十餘年歷盡艱險勞瘁實爲救民恢復大事起見乎
于因地取粮不得已以佐兵糈若專主搶掠此乃相聚爲盜絕無遠大規模本藩何
苦爲諸無賴之巨魁身受罪惡爾各將官鬚眉男子亦何苦跋涉追隨而事此不濟
之主帥乎大家俱上爲千古勳名下爲身家顯榮故不辭櫛風沐雨之勞苦今〻〻
大舉數千里而來克復南京天下瞻仰政若盡其未之時須各〻打起精神古云民
爲邦本雖取民之中必存愛民之意其約束禁條不啻三令五申然猶諄〻於此者
誠恐有不法兵丁并犯三尺而一二將領約束稍踈甚而藉口飾非如前有令江中
船隻准生今思江南一帶地方當務嚴禁秋毫無犯以示安撫若聞一生船之影即
登岸搶掠落船必藉口爲船中貨物紛〻莫辨茲再嚴飭禁令江北地方准其取粮

准其坐船至於江南地方務要一草一木不動伏兵水梢不准上岸不准坐船繳如火柴亦就江北取去供江南之用使柴令得以畫一且江北瓜州六合儀真素稱富庶之地所取定不勝計官兵盡已富饒亦可知足若江南敢有故犯者是真真兵無王法目無天道目無本藩明明欲做盜賊不肯做大事本藩安用管此頑冥之將管此頑冥之兵為也如有違令斷必盡法而行通船通隊盡行梟示該管大小將領盡行梟示本提督統領一體連罪決無姑恕如本藩不敢盡法則再不敢號爾三軍大小將領推委炤管不及自古說將來兵兵之有罪罪達主將古今如是為將不能束兵所司何事此理之不可通者此令字字金石可矣天日各宜凜遵毋以勳名富

責身家性命等為兒戲也
六月初一日　藩督舟師至江陰縣時伏兵登岸拾取文棨守虜二
官兵上山扎營勦斧令攻城虜兵逃走堅守不出諸將告以恐延日子小縣何足濟
事止之錄是揚帆進發
十四日舟至焦山塔近在鎮江瓜州地方集諸將議聽攻取調遣機宜　藩諭云
瓜鎮京都之門戶峙立兩岸必有重兵鎮守又有譚家洲炮臺與瓜州柳堤炮臺對
峙又有滚江龍把截未易輕敵須分一枝綠水攻取譚家洲奪其大炮另撥陳大勝
善泅水者斬斷滚江龍又以大師搗其瓜州使虜左右支吾間風膽破瓜鎮不日可克
下矣爾等各依行令機宜而行內
一右提督前鋒鎮督轄下鎮營官兵船隻分取鎮江潭家洲大銃

一各大船北港水淺難行須跟右提督從南港而進到瓜州北岸拋泊聽令各小船繇北港而進

一親軍并中後左各提督左先鋒等鎮跟　本藩乜中軍船前行進取瓜州

一長兵部陳永達等并水師一號船隻俱到潭家洲放炮以便右提督前鋒鎮中衝鎮左衝鎮宣毅後鎮等陸兵登岸殺虜奪炮

一阮前鎮李順袁起震及正副熕并左右武衛左右虎衛五軍中後左提督右[illegible]等銃船并水師船隻俱到瓜州放炮以便陸兵進取殺虜

一着工都事謝維傳各船上火藥或多者撥別船配載恐防虜炮動火大為悞事遵行料理毋遲時刻

一隨營大銅熕及攻城大銃俱要時刻跟隨隊伍江邊駕駛以便臨時立刻吊用如

不到者依軍法工都事督催不謹并罪

十五日隨進師札瓜州北岸傳令進師委刑官程應璠催督右提督前鋒鎮等各水

師船進取譚家洲大炮　令戴羅材官張亮督泅水盪船刻限斬斷滾江龍

令張兵部水師羅蘊章督轄兵候斷滾江龍即直進據瓜州上流焚奪蒲州木浮營

此浮營用大杉木板釘圍內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門大藥大礶不計上流　船

遇之立碎此項最利害

誠諭刑官曰此謂人取功名富貴在此起手委爾此行代予親督爾速嚴諭倘有退

悔日後委爾用刑自無辯訴之爾若逗遛罪加一等當肴　本藩陸師進圍之時即

指揮督押前進可也

又誡諭諸將曰此番孤軍侵入重地當於死中求生勝此一陣直克其城則破竹之勢成功名富貴近之矣進生退死　本藩當身先陷陣以爲爾率爾等其免之俟令

十六日五鼓造飯辰時進兵是日天氣明亮東南風威發水陸齊進我師先得天時矣虜守將操江軍門朱衣佐同遊擊左雲龍率滿漢兵馬數千屯札瓜州城外迎敵

本藩得左右武衛居中中提督在先鋒居左左提督五軍居右令後提督抄生、之後埋伏揚州大路以絕援虜并防勦敗虜兩陣相對只隔一小港銃矢交擊俱未合陣時水師進斷滾江龍揚帆兩岸對擊　本藩揮兵大進時右武衛率兵浮水直衝其陣一鼓破右協楊富等陣殺滿虜數十諸軍直逼而進虜見難敵隨退入城

我師乘勝逼進正兵鎮精英左先鋒楊祖等已先登瓜城樹幟我師齊擁而入勦殺
不計溝井皆滿其有奪陣逃回者又被後提督截殺無遺是日己時遂克瓜州程刑
官又馳報午時右提督等攻奪譚家洲大炮殺虜不計張兵部羅蘊章等已奪滿州
木城三座各捷報聞未時　本藩發諭瓜州安民時查虜守將遊擊左云龍陣亡六
大來橋下江防徐騰驍敗走惟操江朱衣佐同滿虜數十逃匿在衙　藩令搜出滿
虜盡殺之朱衣佐乞降獲至鎮江乞歸養親　藩賜銀五百與之聞風者歸慕
藩駐恒河菴集議鎮守瓜州并攻取鎮江事宜其陞賞功次候克南都日一齊議行
以援勦後鎮劉猷鎮守瓜州監紀柯平督理江防地方并與劉猷參議官兵城守機
宜兵部張煌言進曰瓜州陸兵雖敗尚有水師逃入蕪湖彼若偵我師登岸必當嚬

流衛下未免牽掛當速整水　而直擣蕪湖一則可殺虜船二則擊取南都以分其勢

作不敢來援然後陸師可無郤顧進取鎮城必矣

藩之之委張兵部楊戎政總督水師前鎮并羅蘊章朱起震等大小船進入蕪湖直

　南都再令各鎮派撥船隻著總監營鄭德督押前往以壯聲勢傳諭諸將曰兵貴

神速瓜州已下水師遂進南都虜不暇及鎮江我全師來勝直逼其城虜若嬰固自

守攻打遲我數日工夫倘不揣來戰則一鼓而敗之城可立降也爾等須將行諭[illegible]

當若遇有敵須賈勇百倍再勝一陣則獲虜破膽南都不攻自下矣

十八早令各船隻盡放上流官兵俱各在船聽　本藩掌號三聲中軍頻船放炮三

聲升七星大旗各省兵各依分位一齊登岸紮隊務要相度地方相離紮隊不[illegible]

擒混雛

十九日　落督舟師進泊南岸七里港二十日登岸札營未定虜分路前來對面咫尺我師靜以待動虜遂未敢打仗退去十里下營我亦下營然虜原札在銀山一帶及我師札在銀山對面山上只隔一港遽即驚移大路札營留住銀〻只是著〻寸步虜作疑兵耳　本藩親見銀山遙近鎮江府離虜營不及三里若待此山則我待其勢虜必捨性遙近鎮府不是打仗又不是則此山乃必得要緊之地　本藩細思明白右日開移營占據山頭則虜營甚近于我虜得更捷于步勢必再來據占銀山諸山不惟銀山難得恐我隊伍未齊然登半山不無衝突之虞大非萬全之策　本藩于二十一日密看山勢分其路知某營札某處某營截某路一一派定則　於二十

二日二更移營御枚而行到琅山下站隊聽令調遣至寅卯兩時即刻傳令分營扎
知[illegible]山東方將亮要站隊完備所以齊備打仗比及天明相去不過一二里地虜一見
之[illegible]駭無措虜即布陣勢我亦布陣勢　本藩即請各提督統領議事派某為頭疊
某為二三疊議論未完虜遂大喊三聲跑馬奔上分五路而來一股先衝中軍營來衝
之虜後知一千八百餘騎亦作三疊　本藩親督親軍右武衛左虎衛特當其鋒以
二百人衝殺滿漢八百餘騎時有虜騎二[illegible]直衝過我頭疊之內在二疊之背[illegible]
疊之兵任其衝突安然不動被我二疊之兵併人馬砍死頭疊之虜連爾少退二疊
之虜站住射箭箭如雨下我師頭疊之兵任[illegible]射箭即喊一聲[illegible]衝二疊之虜殺死
頗多虜遂退回一箭之地仍合二疊三疊之虜[illegible]一處勢在[illegible]衝虜步兵馬

行營炮先伏在後臨敵虜騎盡行下馬死戰步營前發我師步馬銃行營炮亦

齊發炮聲震天地雨下齊喊一聲衆作一堆我師奮勇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虜衆披

靡[illegible]奔下山欲逃人帶馬跌陷無數道路小而溝河多一時各自奔命自相踩踏而

死屍淹河填溝而死者不計其數比破其一路之時餘四路虜見衝我中軍營下丶去丶

勝敗未分只以一路千餘騎牽制我各提督統領之兵其三路再來衝我中軍營

本藩親督左武衛五軍馬步官兵堵禦虜騎銃炮矢石不啻如雨虜見右武衛已未

退其二疊又長我大炮弓矢大箭甚多隊伍不動以待衝突遂爾站住不敢衝盡行

馬死戰我師奮勇直衝其陣斬殺不計其數隨皆瓦解虜騎逃潰者死於溝迸河

皆死於河自相踩踏人馬異屍強者相爭奪搶大路而走弱者被擁墜馬[illegible]

逕對横屍我師乘勝直追十餘里其一路牽制我提督統領之漢馬兵早見回兵砍殺無遺即驚惶四散鼠竄而逃矣大發伏兵捜山殺其馬步亦不知其數生捉馬匹駱駝并盔甲弓箭鳥銃行營炮等器械亦不計數自辰鏖戰至未時收軍查點我師只是被箭重傷被炮打死數名而已是亦一大勝也

時鎮府守將高謙并轄下將領同知府戴可進同知等在城上觀我大師雄壯推鋒陷陣斬殺無遺天下不足敵各各驚服心心向附　本藩一面傳令進兵圍城一面差人進城招降高謙遂同戴可進等獻城赴銀山軍前投誠　藩嘉納之

二十四日令右武衛周全斌統轄鎮守鎮江　時全斌克陣身帶重傷故令守鎮調治

後衛鎮黄昭督兵協守高謙老練仍令協防其麾下兵將選帀隨征以行營〻
滏世為常鎮道行兵都事李徵知鎮江事務以進取南都行營兵務繁重非紀〻
不果行暫令戴可進署府印以監紀林若霖矢訓聽事諮事俱隱常鎮道委行
二十五日　本藩迎閱鎮江城觀兵作四抽行繇西門河邊大閘過北門甘露寺站隊
一程後提督　二程左提督　三程右提督俱教場下山中臣中札不准札手扎虎
四左先鋒五中提督六前鋒鎮七右武衛左虎衛八張五軍專派防後九左武衛右
虎衛專派防後尾各行過閘至甘露寺調遣聽令於鎮都會之處　本藩故令排列
行伍壯觀時觀者傳聞謂之天兵
戕諭右武衛并常鎮道曰城守貴乎嚴肅寧民必以簡靜鎮江首先歸順乃為伏行
以始當十分加意撫字以為天下榜樣宜嚴束官兵日夜住宿窩鋪不許混落城下

擅入民家致行騷擾該道不時緝解有擾民者罪連該統領其民不准遁府署投擾

責該統領須為查察有病民者即拿究報罪連該道此處騷擾即四方望風而逆天

下事自爾等壞矣慎之慎之至於守城機宜商確而行馮道錄是　撫如故帝不易

肆民不知兵句容縣歸附遣都督李必安撫儀真縣遣張兵部楊我政安撫浦口遣

袁兵部徐長春安撫滁州六合等處時歸附者接踵而至

二十八日集諸提督統鎮議取南都問官兵行程水陸孰得快便中提督甘輝進曰

兵貴神速乘此大勝狡虜亡魂喪胆無暇預備繇陸長驅晝夜倍道兼程而進逼取

南都倘敢迎戰破竹之勢一鼓而拔不則圍其城以絕援兵先破其郡則孤城不

攻自下若繇水而進則此時風信不順時日稽遲虜必號集援虜據城固守根〻

戦我亦多一番功夫矣　蕃如其謀時諸将以謂我師遠来不習水土兵多勇〻此安暑酷熱難責兼程之行也時因大雨溝江难過不得陸行更議從水進發

七月初一日　蕃駕駐舟中陞賞鎮江捉誠將領守將高謙掛破虜將軍印都督同知官服玉帶等物花紅銀一千両其轄下李發高繼芳潘麟温璟〻〻美等俱授烈總遊撃都司職銜共賞銀五百両并給官帶我師有功將領俱限克復都日同瓜州有功一齊陞賞惟令先賞現傷官兵并賞發炮并火箭鳥銃手以發無不中動敵神功故也

是日蕪湖江浦縣父老前来迎附兵部中軍楊嘉瑞報奉差徐明小哨往蕪湖因不識港路徑入浦江港適有虎衛将四員在岸與二百餘虜相持本哨四人亦登岸幇

助虜遊驚走八人來勢追趕去南門本縣弁防守虜兵雖北門逃遁本縣士民迎接
官兵八人入城鎮守現有縣書手田沛同父老前來軍前迎降給諭安民隨行張兵
部委員鎮守時畫諭有云是虎乎否八勇鐵將驚走滿城守虜
初二日六合縣弁浦口鎮歸順縣官守將逃走委楊我政安撫其地
初三日太平府守將劉世賢詣軍前朝見迎降獻府中兵馬錢糧軍器冊籍藩親勞
之厚加賜賞掛鎮南將軍印委羅蘊章協鎮太平府
初四日　本藩督師進取南都
初五日蕪湖縣歸順委張兵部參及安撫其縣官照舊委用
初六日當塗縣繁昌縣歸順委張兵部察兵馬錢良軍器等項解繳業多

初七日　藩駕至觀音門集諸將謀曰大師現在進攻都城其陸師攻取敵
成算惟水師一項最為吃要必得　員獨任扼剿各處水標廣船使我陸師得無卻
顧多員則無用獨任恐難勝爾等會推一員或敢自領者不妨略陳以聽裁奪另授
機宜時宣毅後鎮吳豪正兵鎮韓英等各請願任水師獨當一面　藩諭曰爾等水
陸固長但合衆則有餘獨當則不足蓋此處上通九江黃河北達蕪〻采石南達京
口處處各有水師彼若偵知我師登陸速札會合寇犯請援則不及堵禦則周章臨
機應變非智勇周全者恐難得勝算也時提督甘輝統領親軍林勝前鋒鎮余新等
正〻會舉左衛鎮適左衛鎮黃安徽言自請曰　藩主若詳授機宜妥任之未知何
如　藩喜曰是矣爾能勝任矣諸將亦僉曰可隨諭〻曰此番水師比陸師得勲更

大陸師惟我統之水師則爾一人是任各船家眷糧米陸師決意征勦俱係爾之一
人也 亦知爾智識慎重勇銳無人敢傾心 爾當日夜加謹 又當思火師一
路怎犯何以禦之各路齊犯何以應之何船何樣可當頭疊副鋒何器何藝足以殺
敵配船須一一預先料理先聲制人無負委任至意爾其勉之時左衛鎮請曰海中
水師必用大船乘風衝犁今江中風微流急大船不便職議只用六槳船十數
隻每小船用長櫓二枝兩舷邊各用長槳八枝每槳前配銅百斤一門并頭另配銅
花干銃一門遇敵先發花干然後將左槳撥轉右邊發銃右邊發完右槳撥轉左邊
發銃徑衝入陣中兩銃齊發如此等來飛擊疾奔無完船但火藥火箭火罐火炮之
弓箭等項須發齊備足用虜若敢犯先擒解以振軍威 藩曰是如此吾無忘矣

初八日委令左衛鎮都督黃安總督水師泊三叉河口堵禦虜船傳令曰大江

登岸殺虜攻取南都料虜船必下引出但無事當為有事之備須出萬全茲特委爾

為水師總督節統後開各鎮船并各大小船隻前往泊札三叉河口用心防禦日夜

嚴加提防有無有賞毋致疏虞其臨敵之時有不用命賜爾一　將以下登時梟

示啓報該鎮之令即　本藩之令爾往領配大熕船九隻大小船六十五隻往守之

行令陸師各提督統領遵照官兵現在登　進取都城其各大船須近南北岸兩邊

一條擺拋泊小船俱停在近岸內中央港心以便船隻往來不許混雜擁擠衝撞候

令飭　年　月　日據并書甲搶掠姦淫軍令

初九日傳令各官兵船隻進泊鳳儀門下　本藩親臨令提督統領前去踏看地勢

分派明白然後照依後開派定處所聽令上山札營不許參差登岸

初十日行令官兵就鳳儀門登岸下營獅子山一帶分程而進

一程右提督　二程前鋒鎮　三程後提督　四程左武衛　五程右虎衛

六程左虎衛　七程左提督　八程五軍　九程中提督　十程左先鋒

一令大船泊江東門外跟正中軍而行多用旗號掛拋〃待至上新河以上蘆洲北

岸一條鞭拋

一令銃船　三人河口聽左衛鎮調度征戰

一傳各提督在此辦小杉大竹數[illegible]梯　本日楊戎政報六合縣鹽船載米萬石〃

石係伊北京糧運押官揪藏民家乞差官盤貯　藩委戶都事楊英陣中　一一照

萬 枚、貯在船候支

丹陽縣當塗縣俱歸順發示安挿

十一日伏〻 探報一名稱南京總督管効忠自鎮江敗回日將防城器具料理并

差往蘇松等處討援兵并帶報急於都奏請救援稱〻師二十 戰船千餘艘俱

全身是鐵箭射不透刀斬不入瓜鎮二戰敗回者魂膽尤驚策戰者輒縮不前現攻

下鎮江太平寧國等府浦口六合丹塗葉昌句容浦江等縣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馬

進寶陰約歸現在攻圍南都危如累卵乞發大兵內一 救援撲滅免致燎原焰天云云

藩弟報喜曰似此南都必降矣重賞之

是日 藩札鳳儀門得報甚喜見虜有畏畏情詰令以 善招諭并微寫疏內一二語

另抄疏并令射進城中管効忠四有書報俱有稿在札科　藩另密書與馬提督知防

十〻日傳令熠分汛處所移營屯札前鋒鎮中衝鎮〻札獅子山堵禦鳳儀門〻〻仝提

督為應援中提督後提督左先鋒離前鋒鎮之後面〻尔二大橋頭山上屯札中提督

〻〻後提督居左左先鋒居右右提督宣毅後吳豪札漢西門〻教場并撥水師應援

儀鳳門　本藩督親軍并五軍屯札嶽廟山相機攻取

寧國府知府高〻一階獻城歸順委張兵部安撫之弔〻階寧〻

十三日〻〻袁起震報和州合山縣來安縣唐守將　聞風逃遁震委生員

孫蔭孫慥孫衛藩徐開祥等前去〻〻〻安集之發〻　〻　張發江北附近〻〻

方以〻〻　藩主招徠安撫至意許之

十四〻委浦口總兵徐長春同兵部袁起震前往滁州安撫并招徠屬縣令〻

帶被民膳仰以正〻明威儀司〻〻水關風向附

十五日張〻〻軍報和州歸附時和州兵馬閑大師進圍都城乘勢私逃者多有小將

謝明與張元軍有交至是來見請兵鎮守啓聞　藩令總兵張〻　前往安撫時和州

不時自附者緣一起流棍假冒大師頭目印信兵馬於鄉村焚掠諭令獻城投降

如數攻破〻〻盡屠之故守將聞風先逃和州以歸

十六日〻書錄鳳儀門衛犯前鋒鎮營焚燬民居斷搶劫兵文書往來被前鋒鎮殺敗之

是〻張兵部送到鈔關抽分戶部主事陳猷言等至　藩前歸附呂解餉銀三千兩

弁為印牌劉繼換　藩令禮都事黃昱厚欵之弁賜〻服織衛印信仍將餉銀三千

兩興之令其撤眷到軍前

十七日各提督統領進見甘輝前曰大師久屯城下師老無功恐援虜日至必費一番功夫請速攻拔别當進取　藩諭之曰自古攻城必邑殺傷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虜齊集必撲一戰遂而殺之管効忠必知我手段不降亦走矣況屬邑節次歸附孤城絕援不降何待且銃炮未便又松江馬提督今約未至以故援攻諸將暫磨勵以待各備攻棋候一二日令到即行諸將回營

藩時以諸　急請攻城必有緣故非兵有故必糧不足密喚兵都事李胤戶都事楊英諭曰爾兵都事往各營訪軍心　平何如爾戶都　往問糧餉何如乎各各行伍整束如對敵一樣否已差鄭德去後不如爾等之

時各分路訪問去訖至酉刻回報各甚釋稱杳帳杻

時問前鋒鎮以對云云之際緣何聽之兵撤網取魚城　必又

新應云軍本變通總在將妙其用張飛以殊而獲嚴顏云云　云云

言答謂　藩主可也　藩曰兵者係伏兵則可或戰兵則事云矣云即是張五矣

傑於此之曰余新書之其實吾每慮其積事今如此甚者爾須警戒之勿致畫虎不

成反類犬須時身家攸關軍法無赦并發諭責之

十八日行令左提督翁天祐即將該轄之兵今夜戌亮即移與前鋒鎮同札幇守至

禁　札併分兵堵禦之法即與前鋒鎮議妥而行并行令前鋒協和對守毋致冰虜

時前鋒欲建全功隨立軍令啓請曰鳳儀門只有一大街路左邊城下係大河深

潰無地可容兵而來侵右邊是長流大江流上則有左衛水師截守惟兩傍衛層己折々壠可伏兵馬其路頭塞斷設三重大炮堵住營內嚴密如鐵桶雖飛馬難過狡虜何能々來衝犯況前日已被殺敗略知手段必不々再來故示弱以誘之縱若敢犯新與中衛鎮應當其陣不用撥兵幫守如有疎虞應依軍令新亦無顏面見藩々々立於三軍之上時　藩見其措認之當又張兵部回稱果堪獨當一面而左提督之兵隨中止吊回原札

是日張兵部又報池州府歸順遣掛印王戎安撫之

上元縣溧陽縣亦報歸順遣原兵部張先啓往安撫

是日遣監督高綿祖禮部事蔡政前往蘇州松江往見偽撫院馬提督約日起兵

打都城并令掌鎮道馮監軍撥大官座二隻多設儀仗供帳戴高蔡二使前往蘇松會師

十九日張兵部報安慶府徽州府屬哥將帥入南京防守府縣官逃遁城中無主父老請示安撫

簿〻科部劉世賢安撫之時江西九江等處聞大師圍攻都城起義嚮應有明光祿寺署丞金軒主員吳襄方正馮懋昂星夜馳赴軍前請給牌札印信起義殺虜見戎宮 兵恭儀嘆曰人傳天兵不虐虜不足敵矣　藩〻夫遠來忠誠厚賜賞賚加金軒監紀同知吳襄等監紀通判寺發安撫招降令諭十數張與之

傳令各辦銃器攻城令蔡翼帶各中軍目栯樓之正到壹墳登岸攻城

委監紀鄭潛曾往江北接遞偽朝上下來往文書傳報

發々　往來雜事馬上接遞軍前時本處傳遞舖兵凡屬有緊急上下公文俱來遞軍

前　落厚賞銀五十兩自後各處關汛俱越水來々々　以官兵攔阻故委二員專理報

內有燕都不通文報近一月矣南都未知明清之句又有家書附搭云南都音信久

說以海門鐵兵難敵有遷都遠避之議大事可知可令子與弟先投國姓以為我後來

進見地云云時王子王孫公侯附馬伯馳書稟乞給牌札起義者比比

二十日張五軍傳遞杭州徐閣下謂子徐楷報稱杭屬俱吊入南京城中空虛乞付

劄以便攄城迎降云々杭屬與家入永決赴京云戰其々利害有機會必投順之句

落令給札與之

傳令各提督統領限二十二日安炮攻城以右提督漢西門兵大稍薄令正兵鎮韓英帶所轄官兵往漢西門與右提督協力攻城另吊左衝鎮督兵同右提督宣毅後鎮正兵鎮協守攻取其水師暫委轄下的員料理

二十一日城內塘報報各處虜馬吊集齊備欲來衝殺一陣以決勝負云云落料牙必先犯前鋒右提督二處隨遣左提督帶轄下官兵移札王家擺渡洲項迊大廟水乾與前鋒鎮右提督等接連如遇有警互相應援限二十晚移札 定着具結

再遣禮都事蔡政往松江見馬進寶再安插陳忠背々發前鎮陳澤等賚森舡接以樣々先時祖等見進寶以家眷在燕都未決回報至是再遣諭之曰見馬提督先以婉言開陳須不剛不柔務極得體要之以先事々之妙若王攻破南都日方會兵為晚也

二十二年虜就爾儀門撞炮與前鋒鎮對擊我炮[illegible]并堵塞路口俱被擊碎官兵無站

虜擁大隊衝來或緣虜項已下敵應不及前鋒鎮余新左營董廷并各大將

員官兵全軍戰沒中衝鎮副將蕭拱柱亦戰陣亡[illegible]下辰浮水而逃時　藩見前鋒

營中炮響必是虜攻催左提督迅援不及虜破前鋒鎮營隨蜂擁出城往札

是晚傳令抽札觀音山待敵各汛地分札令左先鋒鎮楊祖統援勦右鎮姚國泰後

勁鎮楊正前衝鎮藍衍屯札大山上作犄角應援中提督五軍伏在山內左武衛右

虎衛列在山下迎敵　本藩督右虎衛右衛鎮萬祿在觀音門往來應援援提督宣

毅左等堵禦大橋頭大路令右提督宣毅後正兵鎮綠水抄躡其後令左衛鎮專理

水師防其綠水抄犯分遣已定是晚虜乘勝從近吾營對壘

二十三早辰刻虜大隊兵數萬抄出山後直衝出左先鋒鎮之營時因本藩傳令中軍營無令不許輕戰而山下山上又隔遠不見只聽虜擁擠蜻集對山用炮攻擊虜攻具齊備一齊下馬打死伏炮矢交擊無可容足衝突死戰我兵冒死迎敵退却三次 本藩已遣右衝右虎往援山高兜不及到左先鋒等衆寡不敵遂被殺敗下虾鎮、藍衍戰沒陣虜乘勝從山促下中提督五軍等在山內被圍死戰不出亦在陣亡左武衛左虎衛在山下整擱死敵但大勢已潰獨力難支亦在戰沒後提督諸船入橋頭與虜對擊被首尾合攻戰沒宣毅左鎮萬義浮水而走 本藩見大勢已潰遂抽下、䑸水師蟻集齊擁下來左衛鎮一面堵禦一面防護眷船而出其我兵有被逼浮水而逃者左衛鎮遂令載上眷船配載而出、合活數千人我船竟載無失仍擊沉

虜船二隻虜是以不敢輕犯時轄下陳諒張祿、蔡、進劉明之功居多

是〻 本藩隨傳令出師鎮江仍委左衛鎮黃安宣毅後鎮吳豪等啟後再等我去

有逃回者着令戴來

二十四日 藩師至鎮江官兵有歸路逃回有泅水浮回者有被左衛戴回者惟查

不見大將甘輝萬禮林勝陳魁張英監紀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并戶官潘庚鐘儀

衛吳賜等回 藩嘆曰是我欺敵之過輕信余新所致也然勝敗常事亦何慮〻

吊常鎮道馮御史右武衛周全斌後衛鎮黃昭并瓜州地方柯平援勦後鎮劉猷等

俱各在船聽令別作良圖

二十五日戮正楊祖楊正姚國泰等失機之罪令梟首示衆使諸將勸免楊祖楊正

暫管事姚國泰發刑官監候

二十六日令右武衛叔拾左武衛官兵令前協粱德副領兵林瑞劉國軒等營來
右虎衛叔拾左虎衛官兵令前協鄭仁後協陳燐等營來
右提督叔拾五軍驍騎鎮官兵令中軍虞允升協理黑雲祥等營來
中衛鎮叔拾前鋒鎮官兵　右衛鎮宣毅左鎮叔拾後提督官兵令右鎮補
後勁鎮叔拾中提督官兵令右鎮李昂親隨營林正營來
宣毅後鎮叔拾前衛鎮官兵
二十八日派程班師篤出長江
三程本藩文武各官親軍四鎮　二程左衛鎮〻〻毅後鎮後勁鎮左提督中衛鎮中

提督

左先鋒提勦右後提督宣毅左右衛鎮

衛鎮援勦後等斷後并專押運粮船　右提督正兵鎮先行堵口

八月初一日師回至狼山上沙時粮運船多重載不堪駕駛委戶都事楊英分派各中軍船并各提督統鎮船隻運載預作兵粮各船俱滿載粮船放回賜手植各路粮千餘石

初四日師泊吳淞港遣禮都事蔡政往見馬進寶進京議和事機宜俱授蔡政知之亦無書往來

初八日舟師至崇明港集諸將議曰師雖少挫全軍猶在我欲攻克崇明縣以作老

營然後行思明吊換前提督等一枝再南進取一則逼其和局速成二則探訪其提督等諸將生死信息三則使虜知我師雖敗尚全力攻城不敢南下衆我諸將以為何如衆僉曰可於是隨派防太師并攻城官兵

以左衛鎮黃安督配援勦右鎮前鋒鎮右虎衛左武衛協將張德五軍左虎衛等共戰艦十六隻提調羅蘊章防禦七了港口泊白木沙外洋

以援勦後鎮劉猷宣義左鎮萬義中衛鎮蕭拱辰右衛鎮萬祿等共戰艦十二隻防禦吳淞港口泊新興沙外洋

以水先鋒楊祖後勁楊正督配中提督前衛鎮等防禦狼山上流泊王家港各分宜防守去訖

初十日傳令登岸札營攻崇明縣城派定營所

一右武衛諸攻西門并護大炮　一宣毅後鎮諸攻北門橋　一正兵鎮諸攻東北角　一後衛鎮諸攻西南角　一右提督為各路應援　一左提督札土墜為老營接應北門　一伏兵限初十夜俱到城下照所分汛地在河溝乾吶喊分其銃路使安逸篨

十一早辰時開炮至午時西北角城崩下數尺河溝填滿　藩親督催促登城〻將梁華鳳死敵不退時正兵鎮韓英勇壯登梯被銃傷中左腿跌下矢石交加有如雨下監督王起俸亦被銃傷而退

藩見城堅難攻傳令班回越數日韓英死之王起俸亦被傷而亡時　本藩又欲吊

集諸將前來攻打右武衛周全斌言曰此城深溝高壘朵華國請加守援已難驟拔況官兵被創之餘昨日韓英被傷聞者寒心無意戀戰且得此孤城絕島亦是無益不如漸回舊汛休養號召精銳候明年再進長江以南大舉未爲晚也伏請廣裁藩從之隨傳令班師是日 賊遣馬提督差中軍官同都事蔡政至營言馬提督聞大師攻圍崇明特遣中軍前來說和稱既欲奏請講和仍又加兵襲破城邑殺我將何題奏貴差將何面君不如捨去崇明暫回海島候旨成否之間再作良圖亦未爲晚 藩諭之曰爾酋等大張示諭謂我水陸全軍覆沒國姓亦沒陣中清朝無有遂英雄之患吾故打開崇明安頓兵眷再進長驅爾主其亦知之否我今撥砲數銃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既爾主來說姑且緩攻留與爾主好覷請說

詰也令人同看營中兵器船隻整備嘆曰 京都覆沒豈有是耶

藩隨令撤營在船

十二日遣蔡政同馬提督中軍再回吳淞往京議和

十八日 藩督師回至林門傳令左武衛左虎衛中後提督等各協營將所收拾將領官兵并配執軍器造報查點操練查報陣亡將領官兵家眷安頓給賜左武衛前協裴德收管中協并後協官兵副領兵林瑞收管領旗協驍翊營文攻營正領兵下官兵 左協蕭泗收管右協并後缺官兵 隨征營劉國軒自收并同張鵬收左右協理官兵 一營洪善收二三營直庫

散左先鋒楊祖後勁楊正准革職戴罪暫管鎮事援勦右鎮現在擬罪其官兵船隻

撥歸後衛鎮黃昭管轄正兵鎮韓英已故全鎮官兵未有管束傳令集諸將會推一員以代時會推衆德洪羽蕭泗劉國軒鄭仁楊富張志等以進惟右武衛獨保張志堪任楊祖惟薦楊富　藩諭曰二員俱各堪任但思功次則楊富係洪益進親隨從堯花山以來歷有戰績尤多張志從施郎時到功次尤較不如當以楊富惟是於是諸將覜謝曰　藩主照功次陞授諸將益當勵効矣

二十七日行委楊富管理正兵鎮事派各地方發各鎮官兵休養訓練

援勦後鎮劉猷後提督右鎮顏望忠札右提督原札溫州石塘一帶地方

宣毅後鎮吳豪中衛鎮蕭拱辰宣毅左鎮萬　札原左武衛清江一帶地方

親軍右武衛并左武衛衆德等札原前鋒鎮全鄉瑞安一帶地方

左先鋒右衛鎮札綦嶴一帶地方　後勁鎮後衛鎮中提督右鎮李昂札[illegible]地方

左提督正兵鎮札興化南日一帶地方、忠靖伯陳輝督水師前鎮阮美弁都督羅

蘊章李順等為水師泊住舟山防禦各港抗禦上流右提督馬信同左衛鎮黃安為

陸師鎮守舟山應援

以掛印都督李必管舟山地方事

九月初三日　藩令各鎮駕歸汛地　藩駕至沙關灣分派餉地安插官兵俱已得宜

初七日　藩駕回至思明州廣行招募舊時散逃將領官兵

十月　藩駕駐思明州援勦後鎮劉猷侵入臨碩所內地徵餉為虜所襲與戰不勝

碩右鎮救援不及猷死之　右武衛周全斌屯札沙園所就地徵輸兵餉遏虜未阻

餉道斌衆辭率兵與戰不勝左協方英死之

十一月　藩駕駐思明州脩整船隻備造軍器

十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蔡政自京回京報和議不成達繫馬進寶入京偽朝委滿酋長達素帶滿漢萬餘騎前來勦海另吊浙直廣東數省水師合勦

藩令差監督李長吊各汛守官兵回思明州議遣前提督黃廷戶官鄭泰督率援勦

前鎮仁武鎮往平臺灣安頓將領官兵家眷

十四年己亥（庚子）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

初八日行兵官造報南京陣亡將領家眷厚賜優恤并查陣亡提督統鎮有男女者與之姻親時只中提督甘輝左武衛林勝有子女合婚遂令禮官擇吉行聘

十一日傳令督練官兵催前提督等督練官灣各文武官隨侍帳房住宿付行在 全軍標

十九日陞禮武鎮林順為援勦右鎮 陞前提督右鎮劉俊署前衛鎮

陞禮武鎮左營林福管理禮武鎮事以其有居守之功

二十一日遣蘇廸章押送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到龍門港登舟往行在復命

虜酋達素頭站兵馬至福省

二十四日北汛右武衛仝左衛鎮等師吊至思明

二十六日吊仁武鎮康邦彥出征以左衛鎮黃安交代防守新城諭之曰重地鎖鑰

非爾不可爾勉之

撥正兵鎮楊富代前提督右鎮葉伯防守思明東渡

右武衛周全斌啓爲切陳末議仰祈應聴事竊謂治外必先治内查據各報虜添設兵馬脩造船隻乘我失利之時故敢狼逞但彼悉皆北方之衆未習船務區區水戰與我慣習之師相角逐實天資我戰勝之會恢復亦未可知也而今日我所要著者惟在強兵裕賦固足兵心察各鎮營官兵來令屯札舟山各處皆離鄉有日在外風霜各有歸思兼以措餉維艱日復一日暫爲弊端尚有缺少軍器衣甲者有奪未充空拳赴敵不如調回思明剋日練擇地取餉以裕兵食以鼓兵心以戰以攻以守則固虜雖百萬未犯亦可立破也　藩批曉得已先吊回了

二十八日委左衛鎮右營陳廣接授正領兵中軍以左武衛劉領兵林瑞管左營事

二月　藩駕駐思明州

初二日陞中提督右鎮李昴為義武鎮左虎衛前協鄭仁為正領兵右武衛中協

忠勇提督後鎮

初四日陞左提督左鎮胡爾為遊兵鎮改名胡靖

十八日陞右提督左鎮陳瑞為英兵鎮謝任為左營陞正領兵陳璋[illegible]鎮林却

為左營改名明祚

二十六日陞後提督右鎮顏望忠為智武鎮何祐為左營

以原護衛左鎮革職降尾名兵杜輝為水師

改左提督翁天祐爲舊總理監營事官兵船器交與左鎮胡靖任遊兵鎮事

敕姚國泰罪撥為右提督協理黑雲祥為左協理

遣前提督黃廷右提督馬信率後勁右衛等鎮下揭取粮

三月　藩駕駐思明州報偽酋長達素到泉催促船隻舵梢齊備剋日犯攻思明

藩令宣毅前兵陳澤同奇兵鎮黃應援勦左鎮黃昌等各水師拋泊岞後獺窟灣等處堵防泉港吊田南下取糧官兵分派屯札防守

時官兵多思逃躲將領每有驕悍故左衛鎮黃安有款為定制束兵以一體統事竊炤同仇敵愾責在和衆而兵士參差尤宜嚴束近察一二兵士沿習刁風只知本管將領而藐視別鎮遇有交加輒敢侮慢優容之自可視為細故苟責之遂不免於生端、妄滋戒此弊屢諭轄下將領切責班官不准在外生端尤慮故習難以驟消必使尊卑相承管轄無分於彼此有犯立懲驕悍庶儆於將來無體統一而兵自知　俾紀

親而戰自克矣伏請通行申飭施行　藩從之

寧國府知府高一階報家後被遠陷為天恩曲賜矜憐以全孝治事臣係南都首先效順之員矣竭犬馬以佐中興是以破家捐軀隨駕東下依戀聖明有死無二臣之願也詎家從八十老母被虜辱拿嚴酷聞報肝腸寸斷日夜涕零淚泣盡而繼之以血也向在鎮江蒙　藩主面諭憐臣家有老母至性關心催促撤請不則送臣還里以完天親時臣未忍奉詔者以國爾忘家虜未必至是吹求也今老母遠矣方寸亂矣以風燭之年萬一不測終天遺恨則萬死不足以贖罪也求忘臣於孝子豈用不孝之臣以玷聖明哉姑瀝血哀陳賜臣還里捨身救母倘徼天庇得全剋期再趨報効不然雖在異鄉亦無異依依闕下啣結以報之　藩許之令禮都事要送并贈二百金盤費諭之曰漢中之不留徐庶亦以母故爾欲回用銀救得爾母可即還人

来取雖千金亦不靳也感泣辭回

行兵官忠振伯議南京功罪

四月　藩駕駐思明演武亭報虜出征兵馬備到船隻器械舵梢齊集約期來犯思明

初三日改右提督馬信為提督親軍驍騎鎮隨啓轄將黃興行陣久著智勇臨敵多

奏功績應授驍翊營缺俾試錐利以策奇勳許之隨以黃安為提督親軍驍騎鎮驍

翊會理南兵營事

營內各提督統鎮下將領官兵家眷撤住金門仍委英兵鎮陳瑞督轄兵往金門保

護家眷并令余宮鎮鄭戶官幫同照管家眷

初四日遣中衛鎮蕭拱辰率轄兵同援勦左鎮奇兵鎮宣毅前鎮宣毅後鎮合綜拋
泊武將架泉港并上流虜船委輔明侯為總督水師共商搗剿機宜
初九日　藩大諭諸將佐官兵略得狡虜有必敗之機在我益決必勝之算去歲
我師數千里直抵長江登岸殺虜八鎮之滿漢精銳殲殆盡何況虜欲捨　焉長
技以與我爭橫於舟楫波濤之間以寥寥船隻驅敗兵殘卒而嘗試之主客之形既
不相如水陸之勢又甚懸絕其勝敗固已瞭若指掌矣此天奪虜魄而假手於我將
士我將士鼓勇用命何難殲此朝夕且虜數十年來戰守伎倆已不遺餘力今之狡
焉一逞是所謂不到黃河心不休也此番大破虜鋒則虜計無復施束手以聽命自
茲而中興之大事已定我將士之勳名富貴在一舉我將士數十年風波鋒鏑從征

之苦心從此而發舒是役之精神意氣尤當百倍今　本藩與諸將士約除退縮軍

令另行申飭外特懸一賞格開列於左不論大小將領官兵勳次一一如格施行

本藩信賞必罰衆所共知勉之哉　退縮軍令并賞格俱在兵科

防守舟山地方水師前鎮阮美報定關𤞑虜果以大師班回遂畫窺犯不出

藩主所料據探報稱順治偽旨令明虜統水陸馬兵會合吳淞寧紹溫台戰船五百

餘號直抵思明合師著三省撥運粮米已於四月初下船無さ月十八日到舟山取

齊明虜初丁在武林等拔掛二千餘杭省滿漢俱吊出征只要岁り　杭州田雄出

兵小山不准過道內地佟偽撫為海上事拿問到蘇州自盡趙偽院亦削職虜船

二十日開駕五月初內的合綜犯思明　藩傳諭前鎮等知云偽虜虛張聲勢斷

無來犯之理即來徒送死正善其來耳軍機勝敗呼吸咫尺不能相援豈有千里遠

〻〻汛水洋料天能如期赴約會合卿倘果閒駕直來該鎮即同張兵部袁兵部

各船從閩外洋　一隨其後隔渡泊宿以逸待勞不必與戰彼必去舟行到海壇南日

崇武澄地我有水師堵禦上流如遇打仗爾等即從上抄　一從之路生擒主客不敵

一鼓可破也爾等敬書如令有功之日炤格陞賞

派援勦右鎮林順禮武鎮林福防守海門

派右武衛周全斌提督親隨驍騎鎮防泊莿嶼尾

水師忠靖伯陳輝併原水師右軍閩安侯并轄前衝周瑞并水師同轄驍領頭壹衛

條殺虜許之

派遊兵鎮胡靖殿兵鎮陳璋并陸師守高崎等處援勦後〻張志為水師撫〻高崎

應援

禮武鎮林福防守倒流寨撥會理大炮劉安世幫守擊放大炮

二十四日行令各水師將領此番殺虜水師船隻衆多遇敵之時爭先擁擠

與陸戰隊伍不明同一弊也且虜無大船我只用中號船駛之今面議預先派定分

明以便堵勦每鎮挑選二號中船及水艍作預壹梳尾掛紅旗為號一號大船作二

壹艘梳尾掛黃旗為號遇敵頭壹船前衝二壹船洄棣赴應須[illegible]另要挑

將領督兵配駕坫舵每船又另選配船精兵入船約四十名中船約二十名水艍

十五名坐在艙內候本船衝穿虜船可以過船時即齊擁過船未對時不准輕動

債事得勝奪船賞格陞賞遇船官兵亦先領元寶一錠作養銳氣至於麾下挑選外

〻〻十分京戰大船眾後駕駛以作聲勢不許先時亂進自相紊亂〻〻 張宣立

將頭〻三登及時共具報請給旗號并領銀兩

行尹官鄭泰即將前派并該 防守圍頭船隻一盡吊回防〻〻

防廣虜并許隆戰船并護家眷其圍頭地方交與宣毅後鎮防守

二十六日泉港虜船二百餘號駕到洋〻〻遇我師輔明侯等堵禦迎敵虜先〻〻

上放炮擊我舟不得近彼船虜船遂隻依山邊而進欲合同港并潯港齊犯我師住

泊圍頭

二十七日虜船又依山進至圍頭 藩令林輔明侯中衝〻宣毅前鎮宣毅左鎮黃

元督水師泊劉五店過止圍堵虜船不得進入同港胡、

報同港虜船百餘號俱二十 日在船出港會綜

報澤港虜船叁百餘號限五月初一日發江出師會綜頭兵係真滿虜披掛船艘俱

添熬二疊係滿漢船艘俱添爲其黄梧[illegible]郎之兵配八槳荒守號船達素自安一

札星與

另一枝滿兵札潯尾備小船渡過東渡并峰頭等處一枝[illegible] 劉五店備小船

過五 湖邊等處一枝滿漢水師繇新城出犯赤山[illegible] 蕃令[illegible]

[illegible]高埼[illegible]一帶

据勤前鎮防守高崎寨殿兵鎮前衛鎮智武 兵方守嶼仔寨并赤山坪述兵鎮防守

東渡寨各選副鋒伏兵守寨其衛鋒臨敵馳赴名路應援仍委戎政一旁奇督守高
[illegible]崎理戎政楊朝棟督守東渡高砌調遣合仁武營康邦彥[illegible]札崎尾[illegible]沖前一
帶另[illegible]宣毅後鎮[illegible]豪後衛鎮黃昭援勦後鎮張志左衛鎮鎮兵[illegible]水
師船隻應援堵防逆擊高崎五通等處
三十日右武衛進言大敵在即賞罰尤當嚴明則將領知所策勵前年南京之失總
係天數非戰之罪在　藩主固不深究然前此當敵之將領未免疑慮今此將領[illegible]
官兵恐多觀望三月間行兵官同都事擬呈功罪未蒙批奪擬定似一所以策後效
而儆將來以開使過之門也　藩曰是隨擬批云南京[illegible]門之役左先鋒後勁鎮
援勦右鎮前衛鎮等一股札在[illegible]山[illegible]　衛大山左牙[illegible]　抵敵不[illegible]官兵[illegible]散此

一股當以失陣論罪姑從寬典勦右 革職不管領 左先鋒鎮楊祖後勁鎮
楊正准革職管鎮事戴罪 轄下將領着革職論罪 施行前衝鎮藍衍陣亡
兇議轄下將領着革職管事立功贖罪時惟 本藩親督右虎衛右衛鎮在觀音門
殺敗步虜數千將領官兵奮勇可嘉應行獎賞其餘中提督五軍等札在山內大山
鋒大山上潰散下自難當武衛左鎮虎衛左鎮等札在山下上面大勢既潰雖鼓勇
力戰死殺相當竟亦不支後提督宣毅左鎮等札大桂 須相 之至大隊潰敗之
餘力 乞 及但 後督統領總鎮力戰陣亡轄下將領應當連罪
六鎮李 五軍下領兵戴燦等左武衛下協將蕭泗 德等虎衛左鎮下協 鄭仁
陳蟒等宣毅左鎮萬義等俱各分別降級革兵官行文達照其陣亡提督五軍統領

總鎮為國〻心擇吉進祀忠臣廟恭吳配享

六月　藩駕駐思明州演武亭

初一〻撥前提〻　督右武衛援勦左右鎮正兵鎮水師忠靖伯〻

本藩親督堵禦漳港大隊水師

初八〻報各港虜兵俱配在船約期初十日進兵　藩駕駐舟中督師海門

初十早辰時漳港虜船大小四百餘號〻湖直犯圭嶼　藩見虜舟至我潮勢〻

汛未順遣陳堯策傳令不准迎旋泊定一條鞭與之打仗候潮平風順有令方准駕

駛衛殺時忠靖伯陳輝同〻　〻周瑞坐駕領作頭督〻衛同援勦右鎮下楊元標

銃船泊在上流虜船數十隻衝風順流前來衛犯二　兵令不敢起椗相援虜

擁攻二船衆寡不敵楊元標劉□仰□一死敵相當後攻至忠靖伯一船官兵與

之死敵矢石如雨閩安侯日死陳堯策傳令船中亦戰死惟忠靖伯陳輝入

官廳內滿虜攘擁上船輝令列火藥從下發上與之俱焚時虜以為必得之將合來

爭功計有二百餘真滿一時擁發而上賊而飛裂虜在船面上者俱死殺無存矣

緊要後遇戰亦不敢過船謂我師俱如是所戰二船交戰餘船只是對擊砲矢自辰

至巳時潮平風順傳令趕棧衛擊虜排擁衛下我師稍退矣　本藩親駕小哨

船督官兵直衛侍衛石武衛坐駕同正副領船破棕而入左衛

於本書甲拜章眼紅等一船滿虜俱死船中另生擒真滿哈喇土心虜蝦十

餘員續後虜綜衛散我師乘風衝從前提督左鎮翔永多忠靖伯下王錫王兵驍翊

顏哥等與右武衛馳驍衛擊爭併張紅眼一船右武衛下驍翊嚴保領旗張貳擒獲
虜先鋒[illegible]少一船蕭泗奪回楊元標銃船前提督生駕擒焚梅勒耿滕虜船一隻時
滿虜[illegible]先鋒船裏[illegible]被我擒焚并生擒真滿呪馬勒石山虎黃梧記[illegible]
我前進只在觀望至午後南風盛發宣毅右鎮左先鋒鎮吾古官水師從浯與駛進
協勝[illegible]鋒虜始退却逃走時虜先鋒三船不知港路閣淺圭與我師趕至滿虜三百
餘俱登嶼山死戰　藩令生致之遣馬從督招諭不殺來降至次日　恐查無奉[illegible]
盡押沉之水中後只得滿將已馬勒土心石山虎等俱善弓馬隨征
一股係同安南北港來犯　[illegible]與炮響擁擠駕至牟尼與從赤山坪登岸依地木
淺泥深滿酋督漢兵先登岸　[illegible]真[illegible]俱登時前衛[illegible]　[illegible]爵等當頭壓迎戰退却

虜即擠擁而上殺兵鎮陳璋　　多戰死如雨下勝　分王戎政隨督右虎衛

兵助戰右協陳蟒從右邊　　旗協劉雄從水尾抄出岡至赤山坪陸來拒戰時

右虎衛鎮陳鵬與虜有通禁不出兵前協萬宏領兵林雄力請往援鵬不能禁即奔

馳繼至前衛鎮劉俊見此處大敵亦從泉奔衛而到協力拒殺時水將漲虜下水為

　諸殺不得一齊登岸而我水師宣毅後鎮船又追至虜即駕船對敵其先登

岸之虜大半在水泥中被我師所殺及淹死者不計數而後衝鎮水師從高崎過至

左衛鎮　兵陳輝　吳裕等從新城港衝出輔明侯　衛鎮宣毅前

下渠各　　數隻自辰至巳虜始退走入港尚浮尾虜營至十三日被中衛　毅前

鎮等追擒俊餘方始退回此一役也

三股水陸集蒲漢精銳費許多軍器船隻俾秋我師殺死不計生擒老本酋長斬

[illegible]割耳[illegible]以四不計違棄只率陸師回福省會議再犯

十一[illegible]大提督[illegible]總鎮將領將擒獲虜船生擒虜兵軍器等項解詣[illegible]

事蔡政驗被傷將領官兵厚賜醫治

今[illegible]議殺虜功次遲呈議云高崎之捷赴水樓戰使虜不得擁齊登岸者論首勲

殿兵陳瑋也繼而陳璘劉雄協力殺退又繼而萬寄林雄并劉俊等奮勇追殺[illegible]

死水中應先後次勲水師刑[illegible]殺後鎮當虜登岸之時衝下斷作兩截登岸者溺沒

在船者驚避應為首勲繼　[illegible]鎮至又繼而中衝宣毅前鎮等至協力追走并奪

虎虜船亦其次勲也至於陳[illegible]　[illegible]同吳裕船衝[illegible]　[illegible]急行另議

其海門一戰俱係真滿死殺之　仍先鋒頭壘遇衛我々即速撲釘住擊沉
藩主登陛親督諸將協力爭雄一時搶奪焚燬衆々俱均難以指明其有居最
藩主洞鑒了然難以懸議備擬呈進　藩批云水師用兵必論其事勢此番虜船過
海錄水登岸我師所致力者全賴水師既水師不能制勝而陸師用命拏殺則陸師
之剽忍矣設水師何用哉所謀厥兵真陳璋首惡陳瑹劉雄次惡萬宏林雄又次之
前衛一翼官兵見虜稍卻而該鎮親督所部從東繼衛論勳又其次之准如議行翼
將黃麟已行申飭治罪其水師宣毅後鎮援勦後鎮崙泊高崎時援勦後鎮仍不
迎各船々和前進已行申飭并梟示劉視外宣毅後鎮時在潮頭政賴衛擊々仗虜不
壘登岸惜乎無料理小船而虜皆小哨我大船尚涉深水駕駛不快故虜哨疊進登

岸為陸師盡殲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策以後宜戒之然查敘後鎮猶能擄沉拖截

並□沉虜□沿獲虜將虜兵少壯陸師聲勢亦行議賞後衛鎮洞石湖頭來初六快衛

沉虜船一隻亦以議賞至領兵陳廣生一沙船出入虜綜攻擊用命可嘉應當□叙

定賞向使水師船隻盡如陳廣一船則虜哨可盡撲滅片帆不逞矣其餘中衛鎮查

護衛兵弁陳繼美等初十日之衝截虜船十三日之擒獲後綜此當水師職分宜然平

平無奇何足議勲接勦前鎮戴捷發火攻營許祥傳勒及協理大炮蔣罷在寨演放

大炮擊傷虜兵虜船俱當議賞日者海門之役虜船乘風連排而出初時西風甚靜

我舟錯在不起椗以致忠靖伯叔船失事至風起以後政好乘風施展左衝右突使

虜首尾不能相顧俟虜船思　亡偏□擒獲焚燬收其全功斯為奇勲若大綜以

未散佳擒獲其一二隻何況[illegible]旦日各鎮船隻游移氣缺心力不齊諭比一
罪多而熟少今本藩諗中配議叙賞以示鼓勵當南風初起右武衛生駕[illegible]衛[illegible]虜
船逸併奪章眼紅一船時翁求多王錫正兵驍翔顏哥許新陳六船協力剿之應行
叙賞虜先鋒烏沙一船縱横莫何而嚴保張威奮力協擊前提督下劉仁正兵鎮翼
將李長之船協力獲之叙其巨艄餘虜盡殲亦當叙賞右武衛協將蕭泗風靜時駕
小船奪回楊元標銃船亦可議賞至虜船三隻來救虜先鋒哨我前提督生駕同所
轄許勝[illegible]鹿[illegible]德等船擒焚虜哨一隻又前提督下翁求多許國[illegible]盛[illegible]右
[illegible]衛下[illegible]料等船擒焚虜哨一隻亦當叙賞其餘衛散零星船隻雖有[illegible]焚不
足為武無容議及若宣毅右鎮下風撼上系圣與北直進一齊衛擊察轄下將領有

擒獲虜哨者准與議賞户官船原泊浯嶼趕來接應向前擊敵深藉下將領有擒獎

斬哨者八人議賞其正領船演放大熕攻擊虜船虜兵者亦行厚賞著兵官照格議行

命兵官〻張伯同〻、政王秀奇逮右虎衛陳鵬至并拘家屬訊服通虜誤師之罪登

時寸磔以狥軍中并誅妻子拔陳蟒為虎衛右鎮以不與鎮謀并有功次

二十日拔前協何義為虎衛左鎮拔陳廣入侍衛管劾缺

二十五日報達素回省傳令各船并舵梢暫發回候七月有令再吊

藩集諸將議曰此番達虜來侵雖被我殺敗其船隻所失無幾滿虜領先鋒者所喪

殺亦不多偽朝既吊數省兵馬船隻動費許多錢糧若此一戰達素奉太亦難回〻去

勢必湊集再決勝負但舵梢〻、留〻動京數月我師糧〻浩繁豈能坐待其戰

浯州金門併思明以待之諸將但
等各歸原汛就地養兵又汛　宗
聽令汛札汛北遣左先鋒札佛潭橋宣毅右鎮札劉山石當宣毅左鎮右衛札雲霄
義武鎮遊兵鎮札舊鎮杜潯智武鎮前衛鎮札南溪錢山龍井援剿右鎮札海門禮
武鎮札三都援剿左鎮札崇武奇兵鎮札湄洲正兵鎮札南日宣毅前鎮札海壇後
勁鎮札詔安玄鍾援剿前札高崎左衛鎮札新城前提督札思明州親軍等鎮隨
本藩駐札浯州
六月初　日　藩駐浯州後埔城其思明州將領官兵家眷一盡移金門浯州烈
嶼等處只不准移過水者聽其自便不禁
藩發諭與達素并偽院李率太約其合兵再戰仍遣以巾幗不敢再戰則受之羞禮

武、鎮犯罪中軍吳亮并罪犯俞豕二人俱持巾幗并諭赴達素等二處投遞達素奉

公、答、書係受、幗厚待差員而回書諭俱在禮科

七月　、駕駐後湖城

初五日　藩差員特頒左衛鎮黃安銀三百兩賜之以孤城鎮鑰前臨大敵尤擅出

陳廣為水師得功受賞其自守城池固如金湯拒審大隊出征併空思明又獨任而

不請代真良將也左衛鎮望北拜受仍以〻三百兩頒分將領官兵均沾　藩賜三軍

倍為歡騰

初十日遣右武衛周全斌提督親軍驍騎鎮馬信率左右虎衛鎮後衛中衛正兵等

兵等鎮北征畧地取糧　吊　力　日協防漳港

二十日右武衛周全斌等功ㄏ〻　破寨其寨依山近水我師灣泊時常於

阻梗山後竟我哨船至是平之藉其資重糧米甚多

八月　藩駕駐後甫城

初八日吊回奇兵鎮札興化一帶地方正兵鎮札福清一帶地方

宣毅右鎮黃元統領仁武義武二鎮札澄海小埕長樂一帶地方聯絡徼餉

九月　藩駕駐後浦城

初三日　明知州鄭會條陳思明附城內外百姓未有田家惟有禾山四都一二質

民俗女窮自遷回擾百姓紛訴　本藩令諭撥移出於愛民敢不遵依第撥移日久

風餐露宿百苦備嘗撥回出於不得已也職思狡虜既已敗回再犯必奉偽旨百姓

撤出已久若不歆其歸回四民失業未困于歛先死於鋒之際撤回者皆准安住其

未回者聽從民便　藩批曰是錄是思明百姓并將領家眷絡繹而回

二十日　征右武衛等班回　藩令各鎮修葺船隻輸番出征

十月　藩駕回駐思明州報達素回京各水師盡吊俱閒在岸遣

催各鎮修葺船隻限月終報竣赴十一月出征

十一月　藩駕移駐金門城

初二日遣右武衛周全斌為總督提調左右虎衛鎮援剿後鎮以為掛印為副督提

調羅蘊章仍以宣毅後鎮吳豪暫統領宣毅前鎮殿兵左衛一鎮及後衛副將與率

以中衛鎮暫統領宣毅左鎮右衛　援剿前鎮暫統領英兵後勁二鎮而去

衛鎮總領水師官兵前往南下取𡉏

是月右武衛等師到潮陽縣進入和平貴嶼取粮攻之　虜小〻殺敗潮州援虜各船

俱取有粮米稱是

十二月　藩駕駐金門吊右武衛等南征大師班回

十五年辛丑正月　藩駕駐思明州南征師班回至思明州傳令大修船隻聽令出征

集諸將密議曰天未厭亂閏位猶在使我南都之勢頓成瓦解之形去年雖勝達虜

一陣偽〻來必遂有悔戰則我之南北征馳眷屬未免勞頓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

一年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制器吾〻鱗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占

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

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乃可生聚教訓也時衆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惟
宣毅後鎮吳豪言到此處獨言風水不可水土多病　藩心含之謂其有阻武師也
獨協理　單戎政　祿偕言可行　藩嘉與之故於事平日任以府尹事誅吳豪
二月　藩提師札金門城候理船隻進平臺灣時船隻修葺未齊派官二程而行
首程本藩并文武官親軍右武衛左右虎衛提督驍騎鎮左先鋒中衛後衛鎮宣毅
前後鎮禮武鎮援勦後鎮等到期先行令鎮守澎湖遊擊洪暄前導引港
以兵官前提督居守思明州戶官居守金門　藩親祭江傳令舡隻盡駕到料羅灣
催官兵候齊總令下船開駕
三月初一日　藩駕駐料羅候順風　官多以過洋為難思逃者多遂安定
矢鎮陳瑞捷獲扱解

二十二日催官兵在船二十三午天時霽靜自料羅〻〻　二十四日各船俱齊到彭

湖分各與駐札

藩駕駐峙內與候風開駕

二十七日大師開駕至柑桔與阻風又收回彭湖峙內與時官兵多不帶行粮因何

廷斌稱數日到臺灣粮米不竭至是阻風之粮　藩令尹都事同洪遊擊親彭湖三

十六與〻取行粮〻〻〻　正供時並集各湾長追取積給各湾長捜索二日回稱各與

並〻〻田園可種禾粟惟蕃薯大麥黍稷升斗湊解合〻〻日餘石不足當大師一餐之

用　藩駕之粮又恐北風無期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時風報未息風雨陰霧管中

留船蔡翼并陳廣等號稟暫候風雨開駕　藩諭曰冰堅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付

我民于定臺灣今晚開駕後自然風恬浪靜矣不然官　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是晚

一更後傳令開駕　風雨少間然波浪未息驚險殊甚迨至三更後則雲收雨散天

氣明朗順風駕駛

月初一日黎明　藩主駕船即至臺灣外沙線各船魚貫絡繹亦至辰時天亮即

到鹿耳門線外

本藩隨下小哨繞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大綜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

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漲數尺我舟極大者亦無　く　意默助也是晚我舟

齊到泊禾寮港登岸札營近街坊梨下　[illegible]督虎衛將坐銃船札鹿耳

門　水師甲板并防北線尾

是晚亦獲城戕長猫難實叮發炮擊我營並弁焚焉 其亦獲衛係我民居華層
落恐被焚燬粮粟特差戶都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揚戎政督同援勦後鎮張志官兵
看守堵禦不許官兵混擾亦不可致紅夷焚燬候明日分派發給官兵粮食錄足名
衛來粟者守完全無敢侵擾次日即令戶都事楊英將衛中米粟一盡分發各鎮兵
粮計匀足半個月
初三日進發前往 官兵札營北線尾夷長揆一城上見我北線尾官兵未滿逺戰
將拔鬼仔牽烏銃兵數百前來衛 叉畫獲前鎮督向敵一致而殲夷拔鬼仔
登死陣中餘夷被殺殆盡

初四日赤崁城夷長猫難實叮以孤城援絕城中乏水款降先一日其弟同婦外 遊

被我兵捉獲解

藩藩慰諭 加[illegible]送歸赤崁城與兄實叮道述德意至是日議降 藩遣通

事吳邁李仲同楊戎政招諭之并無殺害之意遂赳 [illegible]納降仍令原駐城中并

賜唐山土儀

藩遣實叮往臺灣城招揆一來降

令諭招我百姓回家樂業

初五日夷王揆一遣我民充番通事胡興同揆一人[illegible]說和 藩諭令夷長來見

初六日揆一遣夷長 等同實叮[illegible] 藩賜宴[illegible]之令[illegible]廷斌啊[illegible]

撥一何日出降答云撥一無降者 藩主兵米才回集如 稍若干萬衍土產六
貨隨齊聽從年年照例貢納至此番大師船隻俱納餉 歸官兵應送勞師銀十
萬兩云云餘無數言 藩即之令發回
各近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感等里 藩令厚宴并賜正副土官袍帽靴
帶餘是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賜之土社悉平懷服
時紅夷尚有水師甲板在港 藩遣宣毅前鎮侍衛鎮陳澤並虎左協陳冲等為
水師攻打甲板一、、擊沉甲板一隻燒燬甲板一隻走回一隻自後甲板泊宿臺
灣城下
初七日 藩督師移札於鯤身山傳諭候令進攻臺灣城

十二日　藩駕親臨蚊港相度地勢并觀四社土民向背何如駕過土民男婦壺漿

迎〻者塞道

藩慰勞之賜之〻　〻　〻是喜悅

臺灣城未攻官兵乏糧

二十二日遣楊戎政并戶都事楊英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積粟石

及糖麥等物回報發給兵糧計粟六千石糖三千餘担

二十四日　藩以臺灣孤城無援攻打未免殺傷圍困俟其自降隨將各鎮分派汛

地屯墾〻

派提督馬信督轄兵札臺灣街守困〻〻檳式〻其〻令福被紅夷〻〻傷撥協將洪羽管

禮武鎮

五月初二日　藩駕駐臺灣集文武各官會審侵掠臺灣百姓銀兩盜匿粟石罪犯宣毅後鎮吳豪伏罪被誅以右武衛右協魏國管宣毅後鎮事虎衛右鎮陳蟒亦有罪綑責革職

二程官兵左衛前衛指武英兵遊兵殿兵等鎮到臺灣以左衛鎮黃安管虎衛右鎮以提督驍騎親隨營蔡文管左衛鎮事

改赤嵌地方爲東都　明京設一府二縣以府爲承天府天興縣萬年縣楊戎政爲府尹以莊文烈知天興縣事祝敬知萬年縣事行府尹查報田園冊籍徵納銀　改臺灣爲安平鎮

十八日　本藩令諭云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為萬世不拔基業本藩已手闢草昧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聿來胥宇總必創建田宅等項以遺子孫計但一勞永逸當以己力京營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茲將條款開列於後咸使遵依如有違越法在必究著戶官刻板頒行特諭

一承天府安平鎮本藩暫建都於此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暫住於此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京商取一時之利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各處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隨意選擇創置庄屋盡其力量永為世業但不許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本藩開覺形勝建都之處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設立衙門亦准圈地

庄屋永為世業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文武各官圈地之處所有山林陂池具圖來獻本藩薄定賦稅便屬其人掌管須

自炤管愛惜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

一各鎮及大小將領官兵派撥汛地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開闢田地盡其力量

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京商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一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汛地其處有山林陂池具啟報聞本藩即行給賞須自炤

管惜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

一沿海各澳除現在有網位罟位本藩委官徵稅外其餘分與文武各官及總鎮

小將領前去招管不許混取候定賦稅

一、文武各官開墾田地必先赴本藩報明畝數而後開墾。至於百姓必開畝數報明

承天府方准開墾如有先墾而後報及報少而墾多者察出定將田地沒官仍行從

重究處

六月　藩駕駐承天府遣發各鎮營歸汛左先鋒札北路新港仔竹塹以援勦後鎮

後衛鎮智武鎮英兵鎮虎衛右鎮繼札屯墾以中衛義武左衛前衛遊兵等鎮札南

路鳳山觀音山屯墾頒發文武官照原給額各六個月俸役銀付之開墾

十六日宣毅左鎮萬義右衛鎮萬祿據銅山所以叛逃歸，前此掌銅山地方事忠匡

伯張進以歸不從死之先時　藩派萬祿等二程來邪督札銅山地方至是催兵．

到漳援城從虜扶張進同叛進詐 六容室錄 藏大蔡與

頗知不赴其營見虜進 自焚死虜王銅兵守忠派伯令留守兵

忠勇侯陳六御師復之二萬同虜進走銅山如故報至 藩令總理監營翁天祐鎮

令旌獎忠匡伯進祀忠臣廟位第一議官其子保保

七月 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粮船不至官兵乏粮每鄉斗價至四五錢不等令匠

開輸納雜子藩薯發給兵糧紅夷甲板船至吊右武衛前協 藩帶守安平鎮

援勦後鎮後衛鎮官兵激變大肚土番叛衛從左先鋒鎮營楊祖與戰被傷敗回至

省而死之甲援勦後鎮張志營右虎衛兵智武鎮日左兵都事監制各

准撥援土社吊後衛鎮等移札南社

八月　藩駕駐承天府戶官運糧船猶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饑日憂脫巾之變

藩〃令之大書於座前云戶失先定罪遣〃戶同〃〃〃　楊英往鹿耳門守候糧

船并官私船有東來者盡行買糴給兵初七

甲板船來犯被　藩令宣毅前鎮陳澤并戎旗左右協水師陳〃沖〃朱堯〃羅蘊章等

〃〃敗之奪獲甲板二隻小艇三隻宣毅前鎮副將林進紳戰死自是甲〃〃永不敢犯

十二日遣戶都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殘兵　司李胤察點〃〃

如巡〃〃特報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有病沒兵心嗷嗷

二十〃〃日　藩令戶都事楊英持金十錠同楊〃〃〃〃馳往四社買糴禾粟接給〃

之〃〃〃　〃口果千萬宜不〃〃〃

計可給十日兵食回報隨從英染

十二年壬寅四月病愈啓陳農務〻 爲本民以食爲天〻

局之法不外勸農力耕而已未某老屯編諏書〻 才〻去〻論美至于各社〻

敬〻〻求擬其衆而耕〻者 敬其法〻〻竭其力使適意前墾趁行〻件則擬州

年可歲供百萬也矣隨

憲主十四年許矣屢從歷過未有如此處土地青腴饒沃也惜乎土民汁種方得其

法無有人教之耳莫去年四月間隨駕蚊港路京四社頗知土氣風俗至八、月奉旨

南社適秋收之期目觀禾稻過於土民逆標採拔不識鉤鎌割穫之使一畝之稻

去採收十日方完訪其間竟不知芟耙鋤〻〻〻一快只用〻然則擧一甲之田必一月

至近水淫田置之無用如此雖有廣土衆〻竟亦人事不盡地力

盔令[illegible]秦京[illegible]上貢乎以[illegible]昧謂宜二縣順各社每社分發[illegible]

一[illegible]鐵犂耙鋤各一副熟牛一頭[illegible]耕[illegible]法[illegible]五穀割[illegible]之[illegible]

耕習便見其[illegible]而敦勤速耕種易而收[illegible]謂不然勤[illegible]變其[illegible]

[illegible]皆未之有也書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illegible]必[illegible]

三者公同心撫綏家諭户曉恩威教導多力耕者有賞怠玩少作者有罰

[illegible]度其力量授田然後計畝徵輸焉行見衆無[illegible]民[illegible]

知禮義[illegible]足知榮辱[illegible]社上者教以事上死長之[illegible]

俗易共躋雍熙之世 [illegible]

勝任[illegible]至於[illegible]